中国武艺图籍考

唐豪 著

唐豪文丛



唐豪是武术史和民族体育史学科的奠基人，是迄今唯一一位对武术文献和民族体育文献做过系统整理的学者。深入认识他的开拓精神和学术成就，把他所汲汲开创的武术学业继承下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武艺图籍考

唐豪 著

唐豪文丛

中华武学

唐豪是武术史和民族体育史学科的奠基人，是迄今唯一一位对武术文献和民族体育文献做过系统整理的学者。深入认识他的开拓精神和学术成就，把他所汲汲开创的武术学业继承下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山西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武艺图籍考/唐豪著.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1
(武学丛书.第3辑)
ISBN 978-7-5377-2976-5

Ⅰ.中… Ⅱ.唐… Ⅲ.武术—资料—中国—古代
Ⅳ.G85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3476号

中国武艺图籍考

著　者　唐　豪
校 点 者　常学刚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太原建设南路十五号
发 行 者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太原兴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4
版　次　二〇〇八年一月第一版
　　　　二〇〇八年一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字　数　148千字
印　数　1-4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377-2976-5
定　价　30.00元

唐豪文丛



中国武艺图籍考
唐豪 著



少林拳术秘诀考证
唐豪 著



王宗岳太极拳经
王宗岳阴符枪谱
戚继光拳经
唐豪 著



少林武当考
太极拳与内家拳
内家拳
唐豪 著



行健斋随笔
唐豪太极少林考
唐豪 著



清代射艺丛书
王五公太极连环刀法
中国古佚剑法
唐豪 著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 如有珍贵的古旧拳谱、拳经、拳书；
- 如有传统的武术经典之作；
- 如有宝贵的信息和线索；
- 如有任何问题和建议；
- ……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

通讯地址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邮　　编　030012
联 系 人　王跃平
电　　话　0351-4922107(编辑部)
　　　　　0351-4922121(发行部)
电子信箱　sxjlwk@163.com
传　　真　0351-4922121



中国武艺图籍考

唐豪 著

唐豪文丛

中华武学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策划人　瀚海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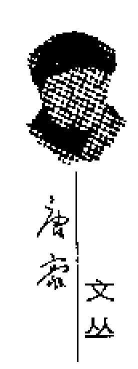
前言

本工作室收集到一份1959年1月26日出版的《体育报》(今《中国体育报》)，上面刊登了唐豪先生逝世的消息，全文如下：

本报讯 国家体委运动技术委员会委员唐豪同志，在1959年1月20日因患支气管炎哮喘呼吸衰竭不幸逝世。享年63岁。

1月23日上午10时，国家体委在嘉兴寺举行了公祭。会上由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同志代表机关全体同志献花圈，运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王任山同志介绍了唐豪同志的生前事迹。参加公祭的有唐豪同志的生前亲友和国家体委机关的一百多人。公祭后已移灵八宝山安葬。

唐豪同志曾多年从事司法及教育工作。1919年参加上海救国十人团积极宣传抗日；1927年受国民党迫害逃往日本留学，回国后仍积极参加爱国活动。1932年在上海法政大学，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五卅惨案大游行被推选为法律委员会副委员长。并曾为"七君子"史良等同志在法庭进行法律辩护，与国民党反共法律作了



多年政治斗争。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公安局法律顾问，华东检察署调研室主任，华东行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委员等职，并于1954年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

从这份报道对唐豪先生40年人生经历的追述上，人们看不出这位"国家体委运动委员会委员"同"体育运动技术"(更不要说"武术"了)之间，存在哪怕一丝一毫的联系，这真是令人费解!一代学人倾心从事的学术和他学术生涯的华彩乐章，竟被上述393字由权威部门发布的报道盖棺论定，抹杀殆尽。联想到1949年之后，唐豪先生早年著作大都未曾存版"(吴文翰先生语)这个不争的事实，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学者个人的悲哀，更是一个学科整体的悲哀。

然而，唐豪先生其人其事，是不可能被如此抹杀掉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武术学会委员、暨南大学教授马明达先生有着客观且精到的评论，马教授说：

"我们一直为当代武术界出现过唐豪(字范生，号棣华)先生这样的武术家而感到庆幸，感到荣耀。他是杰出的律师，是学养宏深的文史专家，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社会活动家；同时，又是武术家，是武术史和民族体育史学科的奠基人。唐豪先生是迄今唯一一位对武术文献和民族体育文献做过系统料理的学者。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唐豪先生发表的《中国武艺图籍考》及其《补篇》，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中国民族体育图籍考》和许多论文专著，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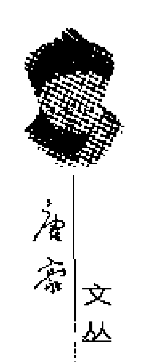
20世纪武术史和民族体育史的划时代的著作，也是武术目录学和文献学的创轫奠基之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的著作中也不免有这样那样的疏失，这其实很正常，我们既不必为贤者讳，也不必横加指议，重要的是深入认识他的开拓精神和学术成就，学习他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卓越的武术识见，把他所汲汲开创的武术学业继承下来，并不断加以恢宏发扬。对武术和民族体育史来说，这是科研工作的基础，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遗憾的是，唐先生所开创的武术文献学和目录学，在唐先生以后竟成了一门‘绝学’，不但后无来者，而且连他的著作也差不多成了无人问津的尘封之物，更不要说整理出版了。这是一个耐人深思的现象。深入地探索这一现象的成因，对研究当代武术为什么不断萎缩衰变而无所适从的原因，对分析武术理论不断浅薄化的原因，肯定大有帮助。”(马明达《说剑丛稿》)

本工作室同仁，深以马教授之言为然，这也是本套《唐豪文丛》之所以会编辑和出版的大背景与初衷。

唐先生的离去，至今已经快五十年了，武术史学界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的人，大概谁都不能无视唐豪先生的存在，泼脏水也好，唱赞歌也罢，他都是“我国现代武术史上一位绕不过去的人物”(顾元庄先生语)，为学而能如此，当复何憾!

从上文《体育报》近五十年前的报道中，我们知道唐先生被“移灵八宝山安葬”。光阴荏



苒，世事变迁，唐先生的墓葬是否安然不得而知，而此套丛书，就权作我们心底为唐先生再树的一块墓碑罢。

本书出版尚有若干事宜需同唐氏后人接洽，唐先生身后萧条，本工作室曾多次托人寻找先生的后人唐世敏女士未果。现书数语，留此存照，以为日后联系之凭证也。

本书编辑出版得金仁霖、林千清、吴文翰、顾元庄诸位先生大力协助，谨此致谢。

瀚海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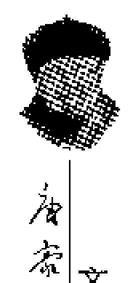
序

略知太极拳史和武术史的人士，对唐豪先生必不陌生。

唐豪（1897—1959），字范生，号棣华，江苏省吴县人。幼年家贫，十余岁时即失学到上海谋生，得从山东省德州名拳师刘震南先生学习六合拳。后任上海尚公小学校长，即将武术列为教学内容。在去日本学习政法期间兼习柔道与劈刺。回国后，应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先生的邀请任编审处处长。在此期间曾多次赴湖北省武当山、河南省少林寺、温县陈家沟等地考察，著文阐明少林拳始于达摩，太极拳源于张三丰都是后人附会之说，在武术界及太极拳界影响很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唐先生曾任华东政法委员会委员。1955年调国家体委任顾问，专心研究中国武术史和体育史，主编《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计8辑。1959年因病逝世。

唐豪先生是我国武术史学科、太极拳史学科先驱者，20世纪30年代他在中央国术馆任职时，就大力提倡研究武术要科学化，主张发展质朴实用的传统武术，反对花拳绣腿式的虚假套路。他在《武艺丛书·自序》中声称：“武拳



界中……以口头或著作广传其荒诞的、邪魔的、神秘的谬论，毒害了中国一部分人的思想与行动。”为了反对这些不良倾向，他自1930年即投入中国武术史的研究之中，先后撰成《手臂余谈》、《太极拳与内家拳》、《少林武当考》、《内家拳的研究》、《戚继光拳经》、《廉让堂太极拳谱考释》、《中国武艺图籍考》等专著或论文。由于作者治学态度严谨，知识渊博，对中国武术史的研究取得了丰厚成就。

遗憾的是1949年之后，唐豪先生早年著作大都未曾再版，致使读者有望洋兴叹之感。所幸近年山西科技出版社为了“裨益当世和后学，使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传不息”，不遗余力地搜求、整理出版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武术典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深受众多读者的赞许和欢迎。继客岁太极拳史论家“徐震文丛”出版后，今年，又将唐豪遗作分编出版。因为唐豪遗作比较分散，不易收集，承蒙上海金仁霖、林子清、顾元庄诸位先生太力协助，将珍藏多年的唐氏遗作献出，典襄盛举，“唐豪文丛”才得问世，既为武术爱好者提供了研究资料，也使唐氏遗作不致因时光迁移而湮没。

这套丛书不是按原作面世先后顺序编排，而是按内容分类，方便读者购阅。其要目如下：

《王宗岳太极拳经》、《王宗岳阴符枪谱》、《戚继光拳经》、《太极拳与内家拳》、《内家拳》、《少林武当考》、《少林拳术秘诀考证》、《中国武艺图籍考》、《清代射艺丛书》、《王五公太极连环刀法》、《中国古佚剑法》、《行健斋随笔》、《唐豪太极少林考》。

《唐豪太极少林考》中的《角觝》、《角抵半解》、《太刀》、《王寅》、《旧体育史上附会的达摩》等文，为上海林子清先生提供。林先生早年曾随徐震先生学习武派太极拳。在他的大力协助下，山西科技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了“徐震文丛”。林先生与唐豪先生也是旧识，这次为赞助“唐豪文丛”的出版，提供了上述佚文。

太极少林考中，《中国医疗体育概况》为唐氏生前好友顾留馨先生的哲嗣顾元庄先生提供。

继“徐震文丛”出版之后，“唐豪文丛”也得以面世，有益于中国武术史和太极拳史的研究，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由于受时代影响及掌握资料不同，唐豪先生早年提出的太极拳源于河南温县陈家沟陈王廷之说，当时就受到其他研究考的质疑，迄今仍有不少人士认为唐氏此说过于武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对太极拳的起源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唐豪先生重视实地考察，认其收集史料予以研究的朴实学风，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吴文翰

于北京燕居斋



古拳谱丛书

太极拳讲义 / 姜容樵	40.00 元
形意拳谱 / 宝　鼎	6.80 元
龙形八卦掌 / 黄柏年	6.80 元
金台拳谱 / 金　台	9.00 元
形意杂式捶 / 姜容樵	12.00 元
少林破壁 / 阎德华	10.00 元
国术名人录 / 金恩忠	13.00 元

（第一辑）

形意拳术 / 李剑秋	8.00 元
阴阳八盘掌 / 任致诚	11.00 元
象形拳法真诠 / 薛　颠	22.00 元
灵空禅师点穴秘诀、五形拳 / 薛　颠	23.00 元
国术太极拳 / 吴图南	12.00 元

（第二辑）

陈氏太极拳图说 / 陈　鑫	38.00 元
形意母拳 / 姜容樵	20.00 元
形意拳术抉微 / 刘殿琛	13.00 元
岳氏八翻手 / 王新午	8.00 元
国技论略 / 徐哲东	9.00 元
中国技击精华 / 金一明	9.00 元
练功秘诀 / 金一明	13.00 元

（第三辑）

太极剑 / 吴图南	12.00 元
太极刀 / 吴图南	8.00 元
形意拳图谱 / 凌善清	11.00 元
八卦掌真传 / 陈锡堃	13.00 元
写真太师虎尾鞭 / 姜容樵	9.00 元

（第四辑）

国术大全 / 中央技击学会	16.00 元
太极拳势图解 / 许禹生	16.00 元
棍术科（上）/ 马子贞	22.00 元
棍术科（下）/ 马子贞	25.00 元
写真太师水磨鞭 / 姜容樵	19.00 元
意气功辞解、易筋经图说 合编	20.00 元

（第五辑）



古拳谱丛书

手臂录 / 吴　殳	36.00 元
拳经拳法备要 / 张孔昭	18.00 元
太极拳阐宗.上 / 王新午	17.00 元
太极拳阐宗.下 / 王新午	25.00 元
武术汇宗.上 / 万籁声	34.00 元
武术汇宗.下 / 万籁声	22.00 元
少林枪法阐宗.少林刀法阐宗 / 程宗猷	16.00 元
少林弩法阐宗 / 程宗猷	14.00 元
少林棍法阐宗 / 程宗猷	23.00 元
武艺精华 / 汤　显	17.00 元
陈氏太极拳图说(珍藏版)/ 陈　鑫	49.00 元
陈氏太极拳图说(简体版)/ 陈　鑫	40.00 元

（第六辑）

国术丛书

古拳论阐释 / 马国兴	25.00 元
宋氏形意拳 / 宋光华	18.00 元
宋氏形意拳续编 / 宋光华	48.00 元
形意拳技击术 / 尚　济	28.00 元
形意拳图解 / 苗树林	10.00 元
形意拳练法用法与功法 / 曹志清	30.00 元

（第一辑）

心意拳真谛 / 马琳璋	28.00 元
心意六合拳 / 李洳波	26.00 元
形意拳体用功法学 / 李玉栓	23.00 元
戴氏心意拳 / 郭瑾刚	35.00 元

（第二辑）



国术丛书

古拳论阐释续编 / 马国兴　26.00 元
形意拳教程 / 申华章　28.00 元
形意拳述真 / 杨遵利　42.00 元
八卦掌秘传拳谱拳法
/ 高银鹤　30.00 元
戳脚汇宗 / 刘学勃　45.00 元

（第三辑）

大成拳站桩与求物 / 于永年　28.00 元
形意拳器械技击功法（第一集）
/ 房丹才　26.00 元
形意拳器械技击功法（第二集）
/ 房丹才　27.00 元
形意拳器械技击功法（第三集）
/ 房丹才　25.00 元
武式太极拳阐秘 / 庞大明　23.00 元
杨氏八卦掌秘法 / 杨　维　26.00 元

（第四辑）

宋式八卦掌与器械 / 王举兴　25.00 元
三环套月鞭 / 曹志清　18.00 元
龙涎集 / 马国兴　22.00 元
李派太极七星如意拳
/ 杜子宇　25.00 元
李派太极八法奇门拳
/ 杜子宇　28.00 元
李派太极五行捶
/ 杜子宇　26.00 元
宋氏三皇炮捶拳 / 张成仁　30.00 元
邓州心意六合拳 / 马雷石　30.00 元

（第五辑）

大成拳——科学的站桩功
/ 曾广骅　23.00 元
武当丹派武当剑 / 马　杰　28.00 元
山西鞭杆技法精要
/ 张希贵　苗树林　30.00 元
形意拳器械技击功法（第四集）
/ 房丹才　32.00 元
形意拳器械技击功法（第五集）
/ 房丹才　32.00 元
邓州心意六合拳续编 / 马雷石

（第六辑）



国术丛书

大成拳筑基功 / 张东宝	22.00 元
古朴大成拳 / 黄景文	28.00 元
张氏古太极拳(配盘) / 尚　济	25.00 元
六合八法拳(配盘) / 陈亦人	25.00 元
戴氏心意原传拳械功法(配盘) / 王　毅	34.00 元

(第七辑)

武术养生丛书

武术运动养生法(配盘) / 尚　济　刘光陆	26.00 元
健康长寿功法(配盘) / 苗树林	18.00 元
按摩点穴健身功(配盘) / 苗树林	20.00 元

(第一辑)

武功秘笈丛书

秘本文武八段图说 / (清)邓钟山	16.00 元
秘本虎啸金钟罩图说 / (清)邓钟山	32.00 元
秘本浑元阴阳五行手图说 / (清)邓钟山	18.00 元

(第一辑)



真武丛书

万籁声武术教范 / 万籁声	25.00 元
万籁声技击教范 / 万籁声	23.00 元

（第一辑）

武学丛书

苌氏武技书 / 徐　震	22.00 元
苌乃周武术学 / 徐　震	16.00 元
太极拳谱理董辨伪合编 / 徐　震	15.00 元
太极拳考信录 / 徐　震	22.00 元

（第一辑）

武学丛书

吴文翰武术文存 / 吴文翰	28.00 元
太极拳谱笺、太极拳发微、太极拳新论 / 徐　震	18.00 元
太极拳原理与练法、定式太极拳、简式太极拳、意气功 / 徐　震	22.00 元
徐震佚文集 / 徐　震	24.00 元

（第二辑）



武学丛书

少林拳术秘诀考证	唐　豪	32.00 元
中国武艺图籍考	唐　豪	30.00 元
少林武当考 太极拳与内家拳 内家拳	唐　豪	34.00 元
王宗岳太极拳经 王宗岳阴符枪谱 戚继光拳经	唐　豪	23.00 元

（第三辑）

清代射艺丛书 王五公太极连环刀法 中国古佚剑法	唐　豪	30.00 元
行健斋随笔 唐豪太极少林考	唐　豪	22.00 元
顾留馨太极拳研究	顾留馨	28.00 元

（第四辑）

老拳谱辑集丛书

陈氏世传太极拳术 太极拳精义	陈子明	30.00 元
太极拳术的理论与实际	黄寿宸	23.00 元
吴鉴泉氏的太极拳	陈振民　马岳梁	22.00 元
太极正宗	吴志青	38.00 元
太极蕴真	宋史元	46.00 元
太极拳图说 / 金铁盦 太极剑图说 / 金倚天	合编	28.00 元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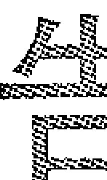
太极拳全书	于化行	33.00 元
新太极拳书	马永胜	20.00 元
新太极剑书	马永胜	16.00 元
太极拳浅说 / 徐致一 太行拳术 / 朱霞天	合编	30.00 元
张三丰内功炼丹秘诀		38.00 元
拳　经	大声书局	26.00 元
药功真传秘抄	陈凤山	18.00 元
伤科真传秘抄	陈凤山	24.00 元

（第二辑）









国术丛书

意拳理法 / 张广玉
武派太极技击术(配盘)/ 高连成
武当太乙神剑门真宗(配盘)/ 张桂生
张策——五行通臂拳(配盘)/ 李进唐
大悲拳(配盘)/ 赵喆

(第八辑)

太极拳 24 式(配盘)/ 李寿堂
太极剑 32 式(配盘)/ 李寿堂
太极拳 42 式(配盘)/ 李寿堂
太极剑 42 式(配盘)/ 李寿堂
太极拳 88 式(配盘)/ 李寿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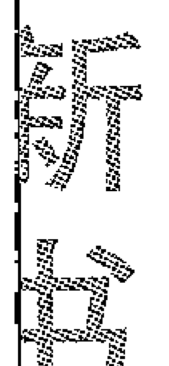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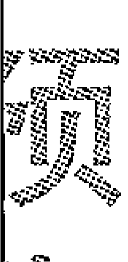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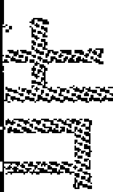
(第九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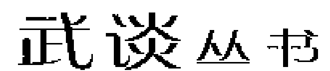
武术养生丛书

洗髓经健身功(配盘)/ 布华轩
非药物疗法治百病(配盘)/ 任德

(第二辑)





太极拳之谜

- 太极拳的创始人和真正的发源地
- 张三丰与太极拳的关系
- 通背缠拳与太极拳有关系吗
- 唐豪对太极拳的考证武断吗
- 徐震与唐豪的分歧在哪里
- 世上真有《三三拳谱》吗

……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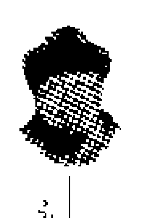
目錄，為甚麼在學術上占一個地位呢？因為憑籍了它，可以即類以求書，因書以究學，在研究方面可以省却許多精力，得到許多便利，歷來學者間的重視它，就是為此。

近人姚名達，著有目錄學一書，他以為目錄也者，必須能夠領導一切學術，向新的未來世界前進，然後方算達到其任務。所以他歸納了歷來目錄學家的意見，演繹出一個目錄學的定義來：『目錄學這種學術，是把許多亂七八糟的書籍，一一考察牠的性質，分成許多種類，按照一定的次序，放在一定的地方，再編成一種目錄，使得看書的人，先查目錄，可以知道書籍的所在，明白書籍的大概，決定應該看什麼書，應該在什麼

自　序

目录，为什么在学术上占一个地位呢？因为凭借了它，可以即类以求书，因书以究学，在研究方面可以省却许多精力，得到许多便利，历来学者间的重视它，就是为此。

近人姚名达，著有《目录学》一书，他以为目录也者，必须能够领导一切学术，向新的未来世界前进，然后方算达到其任务。所以他归纳了历来目录学家的意见，演绎出一个目录学的定义来："目录学这种学术，是把许多乱七八糟的书籍，一一考察它的性质，分成许多种类，按照一定的次序，放在一定的地方，再编成一种目录，使得看书的人，先查目录，可以知道书籍的所在，明白书籍的大概，决定应该看什么书，应该在什么



地方找。這種目錄，不但應該有名目，把書的名稱，著者，册數，出版地點，出版年月，告訴讀者；而且應該有序錄，把書的主要篇目，內容大概，著者生平，版本好壞等等有關係的事情，用極簡明的文字，告訴讀者，使得讀者不但知道某書在那一類，某類有什麽書，而且明白某種學術應該讀什麽書，某種書籍值得讀，不值得讀。像這樣，才是目錄學的正軌，若不能辦到這樣，便不是目錄學。』這本中國武藝圖籍考，就是依據了這個標準，略加損益編成的。

有人以爲古舊的武藝，已經成爲歷史上的殭石，新時代的裝甲車，不是代替了從前的盾牌嗎？新時代的鎗炮，不是代替了從前的弓弩嗎？此種目錄，指引別人去研究武藝，究竟能夠發生些什麽作用呢？

地方找。这种目录，不但应该有名目，把书的名称、著者、册数、出版地点、出版年月，告诉读者；而且应该有序录，把书的主要篇目、内容大概、著者生平、版本好坏等等有关系的事情，用极简明的文字，告诉读者，使得读者不但知道某书在哪一类，某类有什么书，而且明白某种学术应该读什么书，某种书籍值得读、不值得读。像这样，才是目录学的正轨，若不能办到这样，便不是目录学。”这本《中国武艺图籍考》，就是依据了这个标准，略加损益编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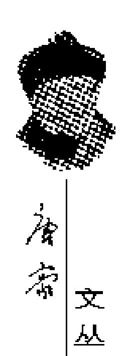
有人以为古旧的武艺，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僵石，新时代的装甲车，不是代替了从前的盾牌吗？新时代的枪炮，不是代替了从前的弓弩吗？此种目录，指引别人去研究武艺，究竟能够发生些什么作用呢？

我們來放眼一看：世運會競技項目中的擊劍。拳鬥，角力，日本所提倡的劍道，弓道，柔道，相撲，不都是古老的武藝嗎？爲甚麽現在會成爲新時代競技運動的呢？德國國防部頒布的陸海軍體育教範，其第四篇的刺鎗，擊劍，擒拏，空手奪白刃，拳鬥，不都是古老的武藝嗎？爲甚麽現在會成爲新時代陸海軍體育的呢？概括地說：這些古老的武　，不但有其體育上的價值，而且有其軍事上的意義，所以，不獨運動會中有此等競技項目，陸海軍體育中也有此等競技項目。

固然，現代戰爭，並不依賴肉搏來解決全局勝負的；但在有些情形之下，是需要肉搏來達到一種戰鬥任務的。假如：步兵的襲擊，騎兵的衝殺，就要依賴鎗刺與軍刀了。甲方的技術精，氣勢壯，就能勝乙方；反之，乙方的技術精，氣勢壯，就

我们来放眼一看：世运会竞技项目中的击剑、拳斗、角力，日本所提倡的剑道、弓道、柔道、相扑，不都是古老的武艺吗？为什么现在会成为新时代竞技运动的呢？德国国防部颁布的陆海军体育教范，其第四篇的刺枪、击剑、擒拿、空手夺白刃、拳斗，不都是古老的武艺吗？为什么现在会成为新时代陆海军体育的呢？概括地说：这些古老的武艺，不但有其体育上的价值，而且有其军事上的意义，所以，不独运动会中有此等竞技项目，陆海军体育中也有此等竞技项目。

固然，现代战争，并不依赖肉搏来解决全局胜负的；但在有些情形之下，是需要肉搏来达到一种战斗任务的。假如：步兵的袭击、骑兵的冲杀，就要依赖枪刺与军刀了。甲方的技术精，气势壮，就能胜乙方；反之，乙方的技术精，气势壮，就



能勝甲方，這種精神與技術，是需要體育上的搏鬥來訓練的。

德國陸海軍體育教範第四篇說：『體育上的搏鬥，乃養成各個搏鬥之士，使其體魄上及精神上具有優勢的感覺，亦即滋長接近敵人的雄心。』又說：『軍人藉搏鬥的訓練，乃能習成堅強，果斷及謹細的戰鬥能力，並能藉此深悟爾虞我詐的伎倆，疲勞創痛的經歷，自制的能力。』

有人以為刺鎗，擊劍，空手奪白刃，為軍事上肉搏的重要技術，是不可否認的。但拳鬥，角力，又有何用呢？難道說學了這，可以抵抗鎗炮嗎？不，當然不。我們要知道戰場之上，進退閃避，看似一件極微細的事，卻繫乎出死入生之大，所以軍中的練習手搏，是準備拿便捷來勝遲鈍，並不是企圖用拳腳來勝鎗炮。同時，這種搏鬥性的競技，能將軍人的意志和才能

能胜甲方，这种精神与技术，是需要体育上的搏斗来训练的。

德国《陆海军体育教范》第四篇说："体育上的搏斗，乃养成各个搏斗之士，使其体魄上及精神上具有优势的感觉，亦即滋长接近敌人的雄心。"又说："军人借搏斗的训练，乃能习成坚强、果断及谨细的战斗能力，并能借此深悟尔虞我诈的伎俩、疲劳创痛的经历、自制的能力。"

有人以为刺枪、击剑、空手夺白刃，为军事上肉搏的重要技术，是不可否认的。但拳斗、角力，又有何用呢？难道说学了这，可以抵抗枪炮吗？不，当然不。我们要知道战场之上，进退闪避，看似一件极微细的事，却系乎出死入生之大，所以军中的练习手搏，是准备拿便捷来胜迟钝，并不是企图用拳脚来胜枪炮；同时，这种搏斗性的竞技，能将军人的意志和才能，

。發展於最小的格鬥範圍之內，既可督促精神上的鞠躬盡瘁，亦可養成勇猛犧牲和攻擊意旨，使身體上獲得多方面充分的教育基礎。

角力雖不如拳鬥的敏捷活潑，但其發達體力的效果，却較拳鬥爲高，調露子角力記，在近乎一千年前，已經抉發其價值，說它能夠宣勇氣，量巧智，決勝負，騁趫捷，遠怯懦，成壯夫，這些優點，無論在體育方面或軍事方面，都是中國民族需要養成的。

至於射藝，它的審固，不是同步鎗的瞄準一樣嗎？它的撤放，不是同步鎗的射擊一樣嗎？倘然採用射藝爲學校，社會，軍隊的競技運動，使它普遍起來，以補軍訓。我想無形之中一定能夠養成許多精良的鎗手，增高其殺敵致果的効能。

发展于最小的格斗范围之内，既可督促精神上的鞠躬尽瘁，亦可养成勇猛牺牲和攻击意旨，使身体上获得多方面充分的教育基础。

角力虽不如拳斗的敏捷活泼，但其发达体力的效果，却较拳斗为高，调露子《角力记》，在近乎一千年前，已经抉发其价值，说它能够宣勇气，量巧智，决胜负，骋趫捷，远怯懦，成壮夫，这些优点，无论在体育方面或军事方面，都是中国民族需要养成的。

至于射艺，它的审固，不是同步枪的瞄准一样吗？它的撤放，不是同步枪的射击一样吗？倘然采用射艺为学校、社会、军队的竞技运动，使它普遍起来，以补军训，我想无形之中一定能够养成许多精良的枪手，增高其杀敌致果的效能。

由此可以證明，世界各國的提倡古舊武藝，實含有其時代的使命。但中國呢！幾十年來，只走一條單純的體育路線，他們一味遷就把勢匠所造成的環境，他們不去揀選一下，他們提倡的大多數是些花假虛套近乎開玩笑的東西，甚至如九節鞭，虎頭鉤，三節棍，流星鎚，峨眉刺那些玩藝兒，都視爲國寶。這些玩藝兒，除了在體育方面發生一些影響之外，不要說在現代的戰場上毫無用處，就是在古代的戰場上也不能發生一些作用。然而十餘年來國家消耗了幾百萬巨款，廣設國術館，其所提倡的，十之八九，是這些江湖玩藝兒，對於軍國民教育，可謂風馬牛不相及。推厥原因，最大的病根，由於領袖人物知的不夠，所以對於武藝，應當提倡的却不提倡，不應當提倡的却大提倡，於是形成了一種無計劃而瞎幹的局面。他們雖則大聲

由此可以证明，世界各国的提倡古旧武艺，实含有其时代的使命。但中国呢！几十年来，只走一条单纯的体育路线，他们一味迁就把势匠所造成的环境，他们不去拣选一下，他们提倡的大多数是些花假虚套近乎开玩笑的东西，甚至如九节鞭、虎头钩、三节棍、流星锤、峨眉刺那些玩艺儿，都视为国宝。这些玩艺儿，除了在体育方面发生一些影响之外，不要说在现代的战场上毫无用处，就是在古代的战场上也不能发生一些作用。然而十余年来国家消耗了几百万巨款，广设国术馆，其所提倡的，十之八九，是这些江湖玩艺儿，对于军国民教育，可谓风马牛不相及。推厥原因，最大的病根，由于领袖人物知的不够，所以对于武艺，应当提倡的却不提倡，不应当提倡的却大提倡，于是形成了一种无计划而瞎干的局面。他们虽则大声

疾呼地叫喊着救國的口號，然而，事實上他們却讓開玩笑的花假虛套和九節鞭，虎頭鉤，三節棍，流星鎚，峨眉刺去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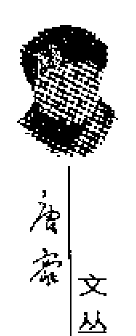
國家到了危急存亡之秋，需要在種種方面去做挽救工作，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現在，我人既發見過去無認識無計劃的提倡，自然應該立刻加以糾正，這是一件不容猶疑的事。所以著者參考了世界各國的體育方法，認爲中國的舊有武藝中，目前急切需要提倡的，以射藝，刺鎗，擊劍，擒拏，空手奪白及，拳鬥，角力等七項爲最。

一般體育家的傳統觀念，以爲國民體育與軍隊體育，應該加以劃分，而不應該混淆，這種見解雖未嘗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我以爲此一主張，極不適切於中國的情形；因爲中國至今尙未採用徵兵制度，現行的軍訓，並不是一種完善辦法，

疾呼地叫喊着救国的口号，然而，事实上他们却让开玩笑的花假虚套和九节鞭、虎头钩、三节棍、流星锤、峨眉刺去救国！

国家到了危急存亡之秋，需要在种种方面去做挽救工作，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现在，我人既发见过去无认识无计划的提倡，自然应该立刻加以纠正，这是一件不容犹疑的事。所以著者参考了世界各国的体育方法，认为中国的旧有武艺中，目前急切需要提倡的，以射艺、刺枪、击剑、擒拿、空手夺白刃、拳斗、角力等七项为最。

一般体育家的传统观念，以为国民体育与军队体育，应该加以划分，而不应该混淆，这种见解虽未尝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我以为此一主张，极不适切于中国的情形；因为中国至今尚未采用征兵制度，现行的军训，并不是一种完善办法，



在此種情形未曾變革以前，提倡體育，應該着重於軍民兩用的，才能適切本國的情形，尤其是目前的環境。

這本目錄，指引別人從事於這一部門國故的研究，並不是意在復古，而是要便利學者搜求古人累積的經驗，與其體育方法，向新生的學術意義方面前進。

不過，國故的武藝書中，祇能供給研究者以一些應用技術，和一些體育資料，如果要把這些技術，洗煉得使其合於時用，要把這些資料，組織而成爲近代運動，需要有武藝修養，幷有體育和軍事知識的人們，起來做這一功作，並不是單單憑了這本目錄內的圖籍，可以盡其研究能學的，這一點，不得不在這裏聲明。

這本目錄，原來打算再費些搜求功夫，然後動筆寫作的。

在此种情形未曾变革以前，提倡体育，应该着重于军民两用的，才能适切本国的情形，尤其是目前的环境。

这本目录，指引别人从事于这一部门国故的研究，并不是意在复古，而是要便利学者搜求古人累积的经验，与其体育方法，向新生的学术意义方面前进。

不过，国故的武艺书中，只能供给研究者以一些应用技术，和一些体育资料，如果要把这些技术，洗练得使其合于时用，要把这些资料，组织而成为近代运动，需要有武艺修养，并有体育和军事知识的人们，起来做这一工作，并不是单单凭了这本目录内的图籍，可以尽其研究能事的，这一点，不得不在这里声明。

这本目录，原来打算再费些搜求功夫，然后动笔写作的。

自從蘆溝橋變起，中國的典籍，隨着敵人的炮火而喪失者，難以數計，卽使再等幾年之後撰述，然而此類資料，戰前覓之尚不易，戰後求之將更難，所以，不顧內容的簡陋，決計把它出版問世，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書中所考的圖籍，或見於史志，或載諸叢刊，或出於收藏，或錄自書目，網羅之功，耗時雖短，而考訂所資，有時專為其事，遠走千里，身歷異國，故文獻而外，博訪周諮，兼以目驗，區區五萬餘言，成之殆費十餘載，此無非求心之所安，以期無負於一家之言而已。

此書為上海市國術協進會出版，其所以不以國術名書，稱為中國武藝圖籍考者，這裏不得不有一個說明。查國術這一名詞，創始於李烈鈞，其何所取義？現在未能問之於地下。依吾

自从卢沟桥变起，中国的典籍，随着敌人的炮火而丧失者，难以数计，即使再等几年之后撰述，然而此类资料，战前觅之尚不易，战后求之将更难，所以，不顾内容的简陋，决计把它出版问世，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书中所考的图籍，或见于史志，或载诸丛刊，或出于收藏，或录自书目，网罗之功，耗时虽短，而考订所资，有时专为其事，远走千里，身历异国，故文献而外，博访周咨，兼以目验，区区五万余言，成之殆费十余载，此无非求心之所安，以期无负于一家之言而已。

此书为上海市国术协进会出版，其所以不以国术名书，称为《中国武艺图籍考》者，这里不得不有一个说明。查国术这一名词，创始于李烈钧，其何所取义？现在未能问之于地下。依吾



個人的推測，李先生曾經住過日本，他僑居的時候，或許見過日本的大相撲，到民國十六年，他與許多國府要人發起中華民國國術研究館，大概他因爲知道日本的大相撲名曰國技，所以他便把中國的武藝改名爲國術，不久之後，又有人將其含義來擴充，遂成爲中國民族體育的專稱。

術之一字，範圍異常廣泛，武藝可稱之爲國術，中國民族體育也可稱之爲國術，甚至圍棋，象棋，麻雀，牌九之類，何嘗不可稱之爲國術呢！國術的內包，廣而無涯，以稱武藝，根本是不通的。我人不能因其爲偉人所創，或者因其有所根據，卽便隨聲附和；也不能因其沿用已久，約定俗成，遂發生惰性的傾向而不是正，這是本書命名不願隨俗的理由。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七日唐豪序於孤島上海。

个人的推测，李先生曾经住过日本，他侨居的时候，或许见过日本的大相扑，到民国十六年，他与许多国府要人发起中华民国国术研究馆，大概他因为知道日本的大相扑名曰国技，所以他便把中国的武艺改名为国术，不久之后，又有人将其含义来扩充，遂成为中国民族体育的专称。

术之一字，范围异常广泛，武艺可称之为国术，中国民族体育也可称之为国术，甚至围棋、象棋、麻雀、牌九之类，何尝不可称之为国术呢！国术的内包，广而无涯，以称武艺，根本是不通的。我人不能因其为伟人所创，或者因其有所根据，即便随声附和；也不能因其沿用已久，约定俗成，遂发生惰性的倾向而不是正，这是本书命名不愿随俗的理由。

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七日　唐豪序于孤岛上海

凡例

一、無論已刊未刻圖籍，本書一概入錄，惟以撰於清代者為限。已刊諸書，如取舊本影印，覆刻，翻版，改編者，附之當條。未刊諸書，以所知所藏所覩者為限。

一、本書分諸藝，角力，手搏，擒拏，射，彈，弩，槍，棍，戈，戟，刀，劍，斧，干盾，狼筅，鎲鈀，器制，儀節，選舉等二十類，其未為列類者，概入諸藝。

一、凡一書包舉數類者，除入諸藝外，並見各類，以便檢查。內容龐雜者就其大體分見之。

一、一書著錄數目者，祇舉史志。史志未著錄者，始舉補史志。補史志未著錄者，始舉他目。數目不同者，並舉之。同者，舉其最早之目。未知最早之目者，舉所知之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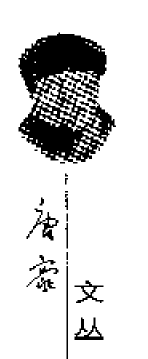
凡 例

一、无论已刊未刻图籍，本书一概入录，唯以撰于清代者为限。已刊诸书，如取旧本影印、覆刻、翻版、改编者，附之当条。未刊诸书，以所知所藏所睹者为限。

一、本书分诸艺，角力、手搏、擒拿、射、弹、弩、枪、棍，戈、戟、刀、剑、斧、干盾、狼筅、镋钯、器制、仪节、选举等二十类，其未为列类者，概入诸艺。

一、凡一书包举数类者，除入诸艺外，并见各类，以便检查。内容庞杂者就其大体分见之。

一、一书著录数目者，只举《史志》。《史志》未著录者，始举《补史志》。《补史志》未著录者，始举他目。数目不同者，并举之。同者，举其最早之目。未知最早之目者，举所知之目。



一、入錄圖籍，除未詳者外，大都標其存佚。

一、入錄圖籍，每類皆依時代爲之先後，如有誤列，希讀者不吝指正，以便再版訂正。

一、本書除依姚氏所立條目外，兼辨眞僞，闢妖妄。

一、書非全關武藝者，不標卷帙。目所未經卷帙不詳者亦然。

一、書有兩歧，未能卽爲考明者，存之以俟博洽。

一、舊目著錄，祇標姓氏，其下無撰字者，本書概題某某，不題某某撰，免蹈通志嚴悟射訣誤題撰人之失。

一、撰人時代，除題明者外，其餘凡稱某代書目著錄者，其人其書，卽屬某代。

一、本書援引之文，多爲節錄，其充塡之字，概加括弧，以資識別。

一、入录图籍，除未详者外，大都标其存佚。

一、入录图籍，每类皆依时代为之先后，如有误列，希读者不吝指正，以便再版订正。

一、本书除依姚氏所立条目外，兼辨真伪，辟妖妄。

一、书非全关武艺者，不标卷帙。目所未经卷帙不详者亦然。

一、书有两歧，未能即为考明者，存之以俟博洽。

一、旧目著录，只标姓氏，其下无撰字者，本书概题某某，不题某某撰，免蹈《通志》、《严悟射诀》误题撰人之失。

一、撰人时代，除题明者外，其余凡称某代书目著录者，其人其书，即属某代。

一、本书援引之文，多为节录，其充填之字，概加括弧，以资识别。

一、武藝作家中，其事蹟無關國家及藝業者從略。凡捍禦外侮之民族英雄，發揚蹈厲之愛國志士，矢志興復之前朝遺民，改進軍器之技術人員，啓迪後學之著述專家，則詳其生平，不徒資考據，兼以興觀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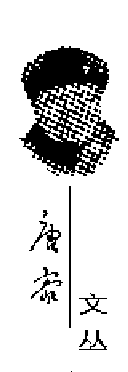
一、書中考證，有互相關聯而散見數處者，不另標明。

一、參考圖籍，因處戰時，多所未備，其有掛漏舛誤，倘蒙讀者見教，期以再版訂正。

一、武艺作家中，其事迹无关国家及艺业者从略。凡捍御外侮之民族英雄、发扬踔励之爱国志士、矢志兴复之前朝遗民、改进军器之技术人员、启迪后学之著述专家，则详其生平，不徒资考据，兼以兴观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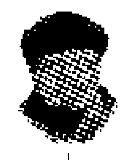
一、书中考证，有互相关联而散见数处者，不另标明。

一、参考图籍，因处战时，多所未备，其有挂漏舛误，倘蒙读者见教，期以再版订正。



目錄

目　录



中國武藝圖籍考

諸藝

角力記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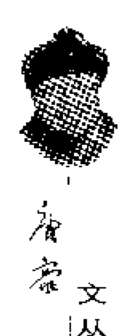
宋鄭樵通志、宋史藝文志均著錄，通志不題撰人，宋志題調露子，書載琳琅祕室叢書。其述旨云：「天生萬物，含血啼息者，無(不)有喜怒之性，六情未始有從教而得者，本乎天然，故相搏者，始嬉戲，常卒怒擊，今貓犬虎狼，始以輕爪弱牙而相擊齧，終則鬥，上古之人，(其格擊)若鷄犬之鬥敵而已，則知出自然，豈因教訓而能耶？」其言也，指徒搏之原始則然，謂

中国武艺图籍考

诸　艺

《角力记》一卷

宋郑樵《通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通志》不题撰人，宋志题调露子，书载《琳琅密室丛书》。其述旨云："天生万物，含血啼息者，无(不)有喜怒之性，六情未始有从教而得者，本乎天然，故相搏者，始嬉戏，常卒怒击，今猫犬虎狼，，始以轻爪弱牙而相击啮，终则斗，上古之人，(其格击)若鸡犬之斗敌而已，则知出自然，岂因教训而能耶？"其言也，指徒搏之原始则然，谓



演化則否；此書名爲角力，而雜載手搏，蓋據原始以立說，而未措意於兩者之區別。內容自五代十國而止，疑撰者即五代宋初人。

武 編

明史藝文志著錄，唐順之輯。其卷前五有牌，射，弓，弩，拳，槍，劍，刀，簡，鎚，扒，攩十二篇，皆摭拾舊說，無所發明。案：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嘉靖中倭亂，視師浙江，躬泛海邀擊。聞江北有警馳援，與鳳陽巡撫李遂，大破之姚家蕩。因盛暑居海舟得疾，返太倉，擢右僉都御史，代遂巡撫，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辭，春汛期至，力疾泛海，渡焦山，至通州逝。生於正德二年，卒於嘉靖三十九年。

演化则否；此书名为"角力"，而杂载手搏，盖据原始以立说，而未措意于两者之区别。内容自五代十国而止，疑撰者即五代宋初人。

《武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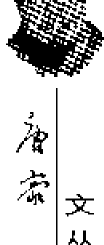
《明史·艺文志》著录，唐顺之辑，其卷前五有牌、射、弓、弩、拳、枪、剑、刀、简、锤、扒、攩十二篇，皆摭拾旧说，无所发明。按：顺之字应德，武进人。嘉靖中倭乱，视师浙江，躬泛海邀击。闻江北有警驰援，与凤阳巡抚李遂，大破之姚家荡。因盛暑居海舟得疾，返太仓，擢右佥都御史，代遂巡抚，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辞，春汛期至，力疾泛海，渡焦山，至通州逝。生于正德二年，卒于嘉靖三十九年。

正氣堂集

明史藝文志著錄，俞大猷撰。其書於嘉靖四十四年，隆慶三年兩次分刻。道光二十一年，龍溪孫雲鴻，以原本舛錯顛倒，不一而足，屬其友閩縣林瀋詳加考正，序而刻之。明本傳世絕希，道光本於北虜忌諱等字，輒為墨圍。民國二十三年，丹徒柳詒徵假嘉業樓道光本，與國學圖書館明本對勘，補其訛脫，景印行世。大猷所撰劍經，射法，見餘集卷四，紀効新書轉載之。案，大猷字志輔。號虛江，晉江人。少好讀書，父歿，嗣世職百戶，始學騎射，指能知鏃，輒命中。從李良欽擊荊楚長劍，法既得，良欽故批其手，大猷還與鬥。良欽釋劍曰：『公異日必天下無敵。』大猷既盡劍術，益悟兵法之用。嘉靖癸卯，俺答犯山西，張甚，詔選天下有將帥材者。大猷詣巡按御史自

《正气堂集》

《明史·艺文志》著录，俞大猷撰。其书于嘉靖四十四年、隆庆三年两次分刻。道光二十一年，龙溪孙云鸿，以原本舛错颠倒，不一而足，属其友闽县林瀋详加考正，序而刻之。明本传世绝希，道光本于北虏忌讳等字，辄为墨围。民国二十三年，丹徒柳诒征假嘉业楼道光本，与国学图书馆明本对勘，补其讹脱，影印行世。大猷所撰剑经、射法，见余集卷四，《纪效新书》转载之。按：大猷字志辅，号虚江，晋江人。少好读书，父殁，嗣世职百户，始学骑射，指能知镞，辄命中。从李良钦击荆楚长剑，法既得，良钦故批其手，大猷还与门。良钦释剑曰："公异日必天下无敌。"大猷既尽剑术，益悟兵法之用。嘉靖癸卯，俺答犯山西，张甚，诏选天下有将帅材者。大猷诣巡按御史自



薦，御史上其名兵部。尙書毛伯温爲送之宣大總督翟鵬所，召見論兵，不卑意毀見求任，鵬目爲策士不用。大猷辭歸，伯温用爲汀漳守備，自是屢立戰功。倭躪東南，陷城池，毀村鎮，去還莫定，千里蕭然，大猷與戚繼光等共平之。俺答入犯，大猷以車百輛，步騎三千，挫其十餘萬衆於安銀堡，追奔逐北數百里。安南入寇，以海舟破之。大猷用兵，先計後戰，故在軍中數十年，未嘗敗衄。隆慶初，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大猷戚繼光專訓邊卒。大猷前挫俺答，卓出新見，創立戰車，強弩鋭銃，擊堅及遠，簟篛龍盾，弓矢難及，合馬隆，李陵，衞青之法，最稱備算。聞吳建言，方以爲馬伏波壯志可酬矣。有以大猷老言於大司馬譚綸者。乃上書曰：「恩臺以猷爲老乎？猷兒咨榮之母，今又得孕，氣體強健如此，恩臺如不信

荐，御史上其名兵部。尚书毛伯温为送之宣大总督翟鹏所，召见论兵，不卑意毁见求任，鹏目为策士不用。大猷辞归，伯温用为汀漳守备，自是屡立战功。倭躏东南，陷城池，毁村镇，去还莫定，千里萧然，大猷与戚继光等共平之。俺答入犯，大猷以车百辆，步骑三千，挫其十余万众于安银堡，追奔逐北数百里。安南入寇，以海舟破之。大猷用兵，先计后战，故在军中数十年，未尝败衄。隆庆初，给事中吴时来，以蓟门多警，请召大猷、戚继光专训边卒。大猷前挫俺答，卓出新见，创立战车，强弩锐铳，击坚及远，簟篛龙盾，弓矢难及，合马隆、李陵、卫青之法，最称备算。闻吴建言，方以为马伏波壮志可酬矣。有以大猷老言于大司马谭纶者。乃上书曰："恩台以猷为老乎？猷儿咨荣之母，今又得孕，气体强健如此，恩台如不信，

，待猷至臺下時，試選三十好漢，各提槍棍，以猷一人獨當，不令其披靡辟易，請就斧鉞。猷平胡壯志，報國雄心，竟不一試，恨遺千古，當有憐之者，願恩臺之圖之也。」然朝議卒召繼光，明之邊備遂以守終其世。大猷長於棍，嘗傳其法於少林僧普從，宗擎。所著劍經，有單本行世。生於弘治十六年，卒於萬曆八年。

紀効新書

明史藝文志著錄，戚繼光撰。其書有槍，牌，筅，棍，鈀，射，拳諸藝，分載卷十至卷十四。明刻有永懷堂葛氏，楚藩，周世選，廣東軍政掌印署諸本。周本拳經缺八圖，清代諸本，及日本平山潛校刻本，皆從之出。案：繼光字元敬，東牟人，世

待猷至台下时，试选三十好汉，各提枪棍，以猷一人独当，不令其披靡辟易，请就斧钺。猷平胡壮志，报国雄心，竟不一试，恨遗千古，当有怜之者，愿恩台之图之也。”然朝议卒召继光，明之边备遂以守终其世。大猷长于棍，尝传其法于少林僧普从、宗擎。所著《剑经》，有单本行世。生于弘治十六年，卒于万历八年。

《纪效新书》

《明史·艺文志》著录，戚继光撰。其书有枪、牌、筅、棍、钯、射、拳诸艺，分载卷十至卷十四。明刻有永怀堂葛氏、楚藩、周世选，广东军政掌印署诸本。周本拳经缺八图，清代诸本，及日本平山潜校刻本，皆从之出。按：继光字元敬，东牟人，世



登州衛指揮僉事。嘉靖中，由山東調浙備倭，以五兵必是短相濟，衛殺兼施，乃能克敵制勝，遂本其所得，創爲鴛鴦陣。鴛鴦云者：綜合長短衛殺諸器，相助而兼用之法也。戰時，主衛之兵前驅，繼以主殺之兵，又慮其或失也，翼以衛殺兩用之兵，更長以救短，短以輔長，兩者迭濟其窮，於是屢摧大寇，百不一挫，削平倭患，論者推爲首功。嘗曰：「五兵之制固多種，古今所用不同，在於因敵變置，」斯誠千古不磨之論。繼光於南主戰，於北主守，自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師，邊防獨重薊，增兵益餉，騷動天下，復置昌平鎮，設大將，與薊相脣齒，然內地猶時受躪，總督坐失律死者二，大將以罪去者十，隆慶初，繼光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在鎮十六年，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所撰紀効新書，練

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中，由山东调浙备倭，以五兵必长短相济，卫杀兼施，乃能克敌制胜，遂本其所得，创为鸳鸯阵。鸳鸯云者：综合长短卫杀诸器，相助而兼用之法也。战时，主卫之兵前驱，继以主杀之兵，又虑其或失也，翼以卫杀两用之兵，更长以救短，短以辅长，两者迭济其穷，于是屡摧大寇，百不一挫，削平倭患，论者推为首功。尝曰：“五兵之制固多种，古今所用不同，在于因敌变置”，斯诚千古不磨之论。继光于南主战，于北主守，自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师，边防独重蓟，增兵益饷，骚动天下，复置昌平镇，设大将，与蓟相唇齿，然内地犹时受躏，总督坐失律死者二，大将以罪去者十。隆庆初，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在镇十六年，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所撰《纪效新书》、《练

兵實紀，皆本司馬法，而恢張其用。其訓練士卒諸武藝，重戰場實用，斥花假虛套，朝鮮采其成法，編爲一書，名御定武藝圖譜通志，（又稱朝鮮武藝叢書）其行可謂遠矣。生於嘉靖七年，卒於萬曆十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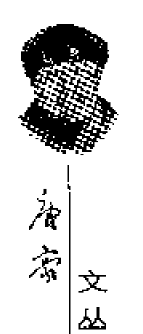
陣　記

明史藝文志著錄，何良臣撰。卷二技用，有射，弩，拳棍，槍，筅。牌，刀劍，短兵，用技等九篇。案：良臣字惟聖，號際明，浙之餘姚人。弱冠從戰海上，嘉靖間官薊鎮游擊，工辭賦，善將略，著有軍權，陣記，利器圖考，制勝便宜等書。徐侍御善長，以陣記爲括兵將急事，先助諸梓。四庫提要論此書云：「明代談兵之家，自戚繼光諸書外，往往摭拾陳言，横生鄙論，如湯光烈之掘穽藏錐，彭翔之木人火馬，殆如戲劇，惟良

兵实纪》，皆本《司马法》，而恢张其用。其训练士卒诸武艺，重战场实用，斥花假虚套，朝鲜采其成法，编为一书，名《御定武艺图谱通》（又称《朝鲜武艺丛书》），其行可谓远矣。生于嘉靖七年，卒于万历十五年。

《阵　记》

《明史·艺文志》著录，何良臣撰。卷二技用，有射、弩、拳棍、枪、筅、牌、刀剑、短兵、用技等九篇。按：良臣字惟圣，号际明，浙之余姚人。弱冠从战海上，嘉靖间官蓟镇游击，工辞赋，善将略，著有《军权》、《阵记》、《利器图考》、《制胜便宜》等书。徐侍御善长，以《阵记》为括兵将急事，先助诸梓。《四库提要》论此书云：“明代谈兵之家，自戚继光诸书外，往往摭拾陈言，横生鄙论，如汤光烈之掘阱藏锥，彭翔之木人火马，殆如戏剧，惟良



臣當嘉靖中海濱弗靖之時，身在軍中，目覩形勢，非憑虛理斷，擾袂坐談者可比，在明代兵家，猶爲切實近理者矣。」

耕餘剩技六卷

明程宗猷撰。其書刊於天啓辛酉，計少林棍法闡宗三卷，蹶張心法一卷，長槍法選一卷，單刀法選一卷。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謂少陵棍法蹶張心法二書，總名耕餘剩技，是黃氏所見者，必殘本也。查少林二字，舊籍中間有訛誤，如戚少保年譜作邵林，乾隆戊寅金玉樓增補萬寶全書作邵陵，千頃堂書目作少陵者皆是。道光壬寅聚文堂覆刻本，首有儀徵阮亨序，缺少林棍法闡宗三卷，蹶張心法亦缺宗猷姪子頤子愛合序一篇，見血封喉飀藥方，燻藥方，中箭用解藥方三則。民國十八年，吳興周

臣当嘉靖中海滨弗靖之时，身在军中，目睹形势，非凭虚理断，攘袂坐谈者可比，在明代兵家，尤为切实近理者矣。”

《耕余剩技》六卷

明程宗猷撰。其书刊于天启辛酉，计《少林棍法阐宗》三卷、《蹶张心法》一卷、《长枪法选》一卷、《单刀法选》一卷。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谓《少陵棍法》、《蹶张心法》二书，总名《耕余剩技》，是黄氏所见者，必残本也。查少林二字，旧籍中间有讹误，如《戚少保年谱》作邵林，乾隆戊寅金玉楼增补《万宝全书》作邵陵，《千顷堂书目》作少陵者皆是。道光壬寅聚文堂覆刻本，首有仪征阮亨序，缺《少林棍法阐宗》三卷，《蹶张心法》亦缺宗猷侄子颐子爱合序一篇，见血封喉利药方、熏药方、中箭用解药方三则。民国十八年，吴兴周

由匯取家藏天啓辛酉本景印，易其名曰國術四書。案：宗猷字冲斗，休甯人。自少年卽有志疆場，凡聞名師，不憚遠訪，其棍法得自少林僧洪轉，廣按師徒，刀法得自浙人劉雲峯，槍法得自河南李克復，弩法游壽春時，得穴中銅機而創。萬曆四十四年著闡宗，先三書出版。時東北風雲日亟，始之以韃旦入寇，繼之以出塞師敗，終之以滿人犯朝鮮，宗猷蒿目時艱，於天啓元年續成蹶張心法，長槍法選，單刀法選，與前少林棍法闡宗合刊行世，冀以書合於用。次歲，受天津巡撫李辟，挈弟姪義男輩八十人，自裹糧赴軍門，授都司僉書，以所創弩兼刀槍諸法，夙夜訓練津兵，略有成緒，而李內轉，旋還山，宗猷亦乞歸。崇禎二年，又撰射史八卷，以志平生知遇，兼以傳之子孫，使識文武並重之意。生於嘉靖四十年，卒年待考。予讀其

由廑取家藏天启辛酉本影印，易其名曰《国术四书》。按：宗猷字冲斗，休宁人。自少年即有志疆场，凡闻名师，不惮远访，其棍法得自少林僧洪转、广按师徒，刀法得自浙人刘云峰，枪法得自河南李克复，弩法游寿春时，得穴中铜机而创。万历四十四年著《阐宗》，先三书出版。时东北风云日亟，始之以鞑旦入寇，继之以出塞师败，终之以满人犯朝鲜，宗猷蒿目时艰，于天启元年续成《蹶张心法》、《长枪法选》、《单刀法选》，与前《少林棍法阐宗》合刊行世，冀以书合于用。次岁，受天津巡抚李辟，挈弟侄义男辈八十人，自裹粮赴军门，授都司佥书，以所创弩兼刀枪诸法，夙夜训练津兵，略有成绪，而李内转，旋还山，宗猷亦乞归。崇祯二年，又撰《射史》八卷，以志平生知遇，兼以传之子孙，使识文武并重之意。生于嘉靖四十年，卒年待考。予读其

書，嘗赴嵩山少林，休甯汉口。訪其遺緒，皆無所得。惟單刀則靜海劉玉春，任相榮猶能傳其法。玉春，相榮，同出謝德恆門，三人俱已作古，今得玉春之傳者，有郭長生，蕭福善，石青山，趙世奎，陳鳳梧等；得相榮之傳者，有佟忠義等。

武備志

明史藝文志著錄，天啓辛酉茅元儀輯。其書言武藝者凡九卷，有弓，弩，劍，刀，槍，鈀，牌，筅，棍，拳，比較諸法，分載八十四卷至九十二卷。其弓係輯武經總要，虎鈐經，事林廣記，步射總法，馬射總法，射疏，黑韃遺事，紀効新書，籌海圖編而成。其弩係集太白陰經，武經總要，教弩訣法，蹶張心法而成。其劍係集劍訣歌，朝鮮勢法而成。其刀係集日本隱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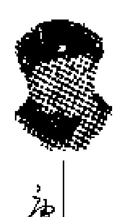
书，尝赴嵩山少林、休宁汉口，访其遗绪，皆无所得。惟单刀则静海刘玉春、任相荣犹能传其法。玉春、相荣，同出谢德恒门，三人俱已作古。今得玉春之传者，有郭长生、萧福善、石青山、赵世奎、陈凤梧等；得相荣之传者，有佟忠义等。

《武备志》

《明史·艺文志》著录，天启辛酉茅元仪辑。其书言武艺者凡九卷，有弓、弩、剑、刀、枪、钯、牌、筅、棍、拳，比较诸法，分载八十四卷至九十二卷。其弓系辑《武经总要》、《虎钤经》、《事林广记》、《步射总法》、《马射总法》、《射疏》、《黑鞑遗事》、《纪效新书》、《筹海图编》而成。其弩系集《太白阴经》、《武经总要》、《教弩诀法》、《蹶张心法》而成。其剑系集《剑诀歌》、《朝鲜势法》而成。其刀系集日本隐流

刀法，戚繼光所演倭刀法而成。其槍，牌，筅，拳，比較，皆采自紀効新書。其鈀係輯紀効新書劍經，並增七勢以成。其棍卽少林棍法闡宗。諸藝中惟朝鮮勢法之劍，日本隱流刀法，戚繼光所演倭刀法，鏜鈀七勢，爲他書所無。拳法采紀効新書者三十二勢皆全，可補今本之缺。其編書之旨，見諸自序者曰：「國家自受命以來，承平者二百五十載。士大夫無所寄其精神，雜出於理學聲歌工文博物之場。而布衣在下，不得顯於時，亦就士大夫之所喜而爲之，不如此則不得附青雲而聲施也。至介弁之流，亦舍其所當營，而學士大夫之步，何也？人不能以已所不知者知人，而喜以同已所知者爲賢，故朝野之間，莫或知兵。又古者文武之途合，故仕者亦迭爲之，迭爲自不得不兼工其學，自本朝始判焉若水火，而洪宣以來，文帥之權日重，

刀法、戚继光所演倭刀法而成。其枪、牌、筅、拳比较，皆采自《纪效新书》。其钯系辑《纪效新书·剑经》，并增七势以成。其棍即《少林棍法阐宗》。诸艺中惟《朝鲜势法》之剑、日本隐流刀法、戚继光所演倭刀法、镋钯七势，为他书所无。拳法采《纪效新书》者三十二势皆全，可补今本之缺。其编书之旨，见诸自序者曰："国家自受命以来，承平者二百五十载，士大夫无所寄其精神，杂出于理学声歌工文博物之场，而布衣在下，不得显于时，亦就士大夫之所喜而为之，不如此则不得附青云而声施也。至介弁之流，亦舍其所当营，而学士大夫之步，何也？人不能以已所不知者知人，而喜以同己所知者为贤，故朝野之间，莫或知兵。又古者文武之途合，故仕者亦迭为之，迭为自不得不兼工其学，自本朝始判焉若水火，而洪宣以来，文帅之权日重，



是以不知者制所知，限其學而責其効也。故東胡一日起，士大夫相顧惶駭，文士投袂而言者，武弁能介而馳者卽以爲可將，上以此求，下以此應，計無所之，則靦顏而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嗟乎！一人之身，聰明無兩具也，使士大夫遊塾就傳，目未窺書之日，父不以教，師不以傳，而能握筆縱橫屈伸如意乎？今日之縱橫屈伸者，未必皆所教所傳也，而非教傳又不得，故竊願朝野之士，及時而習之，猶可作三年之艾，無徒高其氣而自欺爲也。」讀其序，知元儀此書爲外患而作也。案：元儀字止生，歸安人。天啓初，滿人兩入寇，朝中有主撤關外以守關內者，孫承宗視師至甯遠，祖大壽以爲中朝必不守其地，所築城潦草不中程，將吏亦衆議參差，惟元儀與袁崇煥、鹿善繼力主當守，承宗計遂決，使元儀定關門，建城式，汰

是以不知者制所知，限其学而责其效也，故东胡一日起，士大夫相顾惶骇，文士投袂而言者，武弁能介而驰者即以为可将，上以此求，下以此应，计无所之，则靦颜而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嗟乎！一人之身，聪明无两具也，使士大夫游塾就传，目未窥书之日，父不以教，师不以传，而能握笔纵横屈伸如意乎？今日之纵横屈伸者，未必皆所教所传也，而非教传又不得，故窃愿朝野之士，及时而习之，犹可作三年之艾，无徒高其气而自欺为也。"读其序，知元仪此书为外患而作也。按：元仪字止生，归安人。天启初，满人两入寇，朝中有主撤关外以守关内者，孙承宗视师至宁远，祖大寿以为中朝必不守其地，所筑城潦草不中程，将吏亦众议参差，惟元仪与袁崇焕、鹿善继力主当守，承宗计遂决，使元仪定关门，建城式，汰

弱留强，而甯遠以固。又與滿桂同大壽率家丁，東出登紅螺，自敵地繞入，歷觀塞外諸山，計劃邊牆，不炊者七日。并與鹿善繼等教備前屯之法，於是甯遠以西，共屯五千餘頃，遼人出關者猝十餘萬，被敵褁脅來歸者不絕。嗣承宗柳河小挫，損三百人，爲高第所譖，因以引退。自第當權，逢迎魏忠賢意，下檄撤錦右，甯前之兵，欲棄關外四百里地。元儀謂敵三年不來，非天幸，實以兵勢旣張，畏而不敢耳，力爭之。第不得已，祇撤錦右兵。承宗旣爲奄豎斗筲齮扼而去，元儀亦以熒惑樞輔，敗壞關事罷居。未及二十年，明室屋而異族入主中國，武備志遂成禁書。

武藝要略

千頃堂書目著錄，明人撰，其書未見。

弱留强，而宁远以固。又与满桂同大寿率家丁，东出登红螺，自敌地绕入，历观塞外诸山，计划边墙，不炊者七日。并与鹿善继等教备前屯之法，于是宁远以西，共屯五千余顷，辽人出关者猝十余万，被敌裹胁来归者不绝。嗣承宗柳河小挫，损三百人，为高第所谮，因以引退。自第当权，逢迎魏忠贤意，下檄撤锦右、宁前之兵，欲弃关外四百里地。元仪谓敌三年不来，非天幸，实以兵势既张，畏而不敢耳，力争之。第不得已，只撤锦右兵。承宗既为奄竖斗筲齮扼而去，元仪亦以荧惑枢辅、败坏关事罢居。未及二十年，明室屋而异族入主中国，《武备志》遂成禁书。

《武艺要略》

《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撰，其书未见



拳經捷要一卷

書中有蒻園氏題語一則，范節之自序一篇。按其內容，有題董家拇子手破法者，有題范氏行功者，有題出於范家者。蒻園氏題語云：『余尋訪有年，俱屬支離末學，及觀乎圈拏逼手，神乎技矣，今雖風教已殊，眞傳邈漠，而存留六着，若非好學深思，不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余並論次，擇其尤雅者，錄爲是書。』由斯以斷，則圈拏六着，爲蒻園手筆無疑。其發着論曰：『發着拳中王，高低遠近都不妨，高不招，低不架，當中一點無招架，來似箭，去似線，鎖人喉，指人面，高低遠近都看見，拳似伏龍鎖，先去脚和手，閉住三關口，速上加疾，跌去嫌遲，緊上加緊，跌去還有緊。』此論宛如耕餘剩

《拳经捷要》一卷

书中有蒻园氏《题语》一则，范节之《自序》一篇。按其内容，有题董家拇子手破法者，有题范氏行功者，有题出于范家者。蒻园氏题语云："余寻访有年，俱属支离末学，及观乎圈拿逼手，神乎技矣，今虽风教已殊，真传邈漠，而存留六着，若非好学深思，不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余并论次，择其优雅者，录为是书。"由斯以断，则圈拿六着，为蒻园手笔无疑。其《发着论》曰："发着拳中王，高低远近都不妨。高不招，低不架，当中一点无招架。来似箭，去似线，锁人喉，指人面，高低远近都看见。拳似伏龙锁，先去脚和手。闭住三关口，速上加疾；跌去嫌迟，紧上加紧，跌去还有紧。"此论宛如《耕余剩

技長槍法選中之原論，不過字面略改耳。長槍法選出版於天啓年間，苟發着論即本其書，則六着論乃天啓以後所撰也。由題序觀之，圈拏六着外，拇子手破法出董家，餘皆出范氏 蒻園氏筆墨雅馴，非范氏淺陋可比，雖兩家之作，簡編錯雜，然大致猶可辨識，董而理之，俟諸異日。

六合拳譜一卷

此譜溫縣陳鑫有一鈔本，其內容有打，拏，行功諸法。目凡二十二：一曰雙手，二曰拳經總序，三曰解法必用，四曰手足妙用，五曰錦囊，六曰短手，七曰十九問答，八曰六合十大要序，九曰總打，十曰十二上法，十一曰虎撲鷹捉，十二曰易筋經貫氣訣，十三曰心意拳論，十四曰法式，十五曰筋法論，十六

技》、《长枪法选》中之原论，不过字面略改耳。《长枪法选》出版于天启年间，苟《发着论》即本其书，则六着论乃天启以后所撰也。由题序观之，圈拿六着外，拇子手破法出董家，余皆出范氏。蒻园氏笔墨雅驯，非范氏浅陋可比，虽两家之作，简编错杂，然大致犹可辨识，董而理之，俟诸异日。

《六合拳谱》一卷

此谱温县陈鑫有一钞本，其内容有打、拿、行功诸法。目凡二十二：一曰双手，二曰拳经总序，三曰解法必用，四曰手足妙用，五曰锦囊，六曰短手，七曰十九问答，八曰六合十大要序，九曰总打，十曰十二上法，十一曰虎扑鹰捉，十二曰易筋经贯气诀，十三曰心意拳论，十四曰法式，十五曰筋法论，十六

曰起落論，十七曰七十二拿法，十八曰總論，十九曰穴門，二十曰生死擒拏手，二十一曰擒手，二十二曰不宜打處。六合十大要序又分爲十節：一曰三節，二曰五行，三曰四稍，四曰身法，五曰手法，六曰步法，七曰上法，八曰截法，九曰三性調養法，十曰內勁。其六合十大要序，爲明末山西龍鳳姬先生再傳弟子李某所作，餘皆姬撰。龍鳳爲地名抑人名不詳，今形意拳書所稱之姬隆風，卽龍鳳姬所改。

陳氏拳械譜二卷

陳溝拳械譜，今已發見者有四：一爲兩儀堂本，一爲文修堂本，一爲三省堂本，一爲陳子明彙編本。兩儀，文修，彙編三本，卽徐震名爲陳氏拳械譜者是，附載太極拳考信錄。三省堂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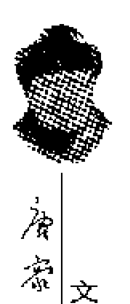
曰起落论，十七曰七十二拿法，十八曰总论，十九曰穴门，二十曰生死擒拿手，二十一曰擒手，二十二曰不宜打处。六合十大要序又分为十节：一曰三节，二曰五行，三曰四梢，四曰身法，五曰手法，六曰步法，七曰上法，八曰截法，九曰三性调养法，十曰内劲。其六合十大要序，为明末山西龙凤姬先生再传弟子李某所作，余皆姬撰。龙凤为地名抑人名不详，今形意拳书所称之姬隆风，即龙凤姬所改。

《陈氏拳械谱》二卷

陈沟拳械谱，今已发见者有四：一为两仪堂本，一为文修堂本，一为三省堂本，一为陈子明汇编本。两仪、文修、汇编三本，即徐震名为《陈氏拳械谱》者是，附载《太极拳考信录》。三省堂本，

•爲予所藏，一部已發表於拙 戚繼光拳經：由此四譜，可以考見陳溝拳法，可分兩系：甲系名色，與戚氏拳經同者凡三十勢，其歌訣一字不移者，亦有數句；乙系與唐順之武編所云之短打相類，多爲逼近用法。器械則有槍，棍，單刀，雙刀，春秋刀，雙劍，雙鐧，朴鎌等。此外尙有拳經總歌，擠手歌各一首，擠手歌載兩儀堂本者四句，陳子 據別本鈔出者六句。十年前，予遊陳溝，得陳氏家譜一册，封面題同治十二年癸酉新正潁川氏宗派一函。內自始祖起至十九世止，凡配偶，子嗣，流遷，仕宦，均有記載。第十六頁注：「至此以上乾隆十九年譜序，以下道光二年接修。」十二頁九世祖王庭旁注：「又名奏庭，明末武庠生，淸初文庠生。在山東，名手，掃蕩羣匪千餘人。陳氏拳手刀槍創始之人也。天生豪傑，有戰大刀可考。

为予所藏，一部已发表于拙《戚继光拳经》。由此四谱，可以考见陈沟拳法，可分两系：甲系名色，与戚氏拳经同者凡三十势，其歌诀一字不移者，亦有数句；乙系与唐顺之《武编》所云之短打相类，多为逼近用法。器械则有枪、棍、单刀、双刀、春秋刀、双剑、双锏、朴镰等。此外尚有拳经总歌、挤手歌各一首，挤手歌载两仪堂本者四句，陈子明据别本钞出者六句。十年前，予游陈沟，得《陈氏家谱》一册，封面题同治十二年癸酉新正颍川氏宗派一函。内自始祖起至十九世止，凡配偶、字嗣、流迁、仕宦，均有记载。第十六页注："至此以上乾隆十九年谱序，以下道光二年接修。"十二页九世祖王庭旁注："又名奏庭，明末武庠生，清初文庠生。在山东，名手，扫荡群匪千余人。陈氏拳手刀枪创始之人也。天生豪杰，有战大刀可考。"



「又陳溝相傳奏庭遺有長短句一首，其前半云：『嘆當年，披堅執銳，掃蕩群氛，幾次顚險，蒙恩賜枉徒然。到而今，年老殘喘，只落得黃庭一卷隨身伴，悶來時造拳、忙來時耕田，教下些弟子兒孫成龍成虎任方便。……』」查拳械譜內，太祖下南唐一套，予疑其與戚氏拳經同爲陳溝諸拳所本。槍棍據文修堂本注，非全陳溝原有。其餘皆無外來之跡，似皆出奏庭所造。

手臂錄四卷附錄二卷

清史藝文志著錄，明遺民吳殳於康熙元年撰」其書載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叢鈔，指海，瓶華書屋所刊書，掃月山房叢書，麗樓叢書，叢書集成初編。除卷三單刀圖說，卷四諸器總說，叉說，狼筅說，藤牌腰刀說，大棒說，劍訣，雙刀歌，後劍訣

又陈沟相传奏庭遗有长短句一首，其前半云："叹当年，披坚执锐，扫荡群氛，几次颠险，蒙恩赐枉徒然。到而今，年老残喘，只落得黄庭一卷随身伴，闷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教下些弟子儿孙成龙成虎任方便。……"查拳械谱内，太祖下南唐一套，予疑其与戚氏拳经同为陈沟诸拳所本。枪棍据文修堂本注，非全陈沟原有。其余皆无外来之迹，似皆出奏庭所造。

《手臂录》四卷附录二卷

《清史·艺文志》著录，明遗民吴殳于康熙元年撰。其书载借月山房汇钞，泽古斋丛钞，指海，瓶华书屋所刊书，扫月山房丛书，丽楼丛书，丛书集成初编。除卷三单刀图说、卷四诸器总说、叉说、狼筅说、藤牌腰刀说、大棒说、剑诀、双刀歌、后剑诀

外，餘皆槍法。案：殳又名喬，字修齡，別號滄塵子，太倉人。崇禎六年，殳以天下多故，約同里夏君宣、夏玉如，陸桴亭，從石敬巖游，受槍刀法。敬巖教人習槍。以對扎入手，須厚縛紙竹於脇，下革戳苦功三年，然後授以行著，再半載而成，與近代用護具擊刺者同法，法由實驗中得來，故其技精純，而不流於虛浮，與講壇主義之武術異其趣。殳又於漁陽老人得劍法，於天都俠少項元池得雙刀法，於鄭華子得馬家槍法，於倪近樓得楊沙兩家槍法，於朱熊占得峨眉槍法。嘗以其心得，創筅槍之制，自謂於擊刺留心三十年，其中有四五年習練之工，深知甘苦，屢折槍師，故敢改作，其法有五利無一費。國亡後，以詩寄情。登北固山有句云：生平不忘中流楫，每到登臨便愴然。雪夜感懷有句云：馳來北馬多驕氣，歌到南風盡死聲。

外，余皆枪法。按：殳又名乔，字修龄，别号沧尘子，太仓人。崇祯六年，殳以天下多故，约同里夏君宣、夏玉如、陆桴亭，从石敬岩游，受枪刀法。敬岩教人习枪，以对扎入手，须厚缚纸竹于胁，下革戳苦三年，然后授以行著，再半载而成，与近代用护具击刺者同法，法由实验中得来，故其技精纯，而不流于虚浮，与讲坛主义之武术异其趣。殳又于渔阳老人得剑法，于天都侠少项元池得双刀法，于郑华子得马家枪法，于倪近楼得杨、沙两家枪法，于朱熊占得峨眉枪法。尝以其心得，创筅枪之制，自谓于击刺留心三十年，其中有四五年习练之工，深知甘苦，屡折枪师，故敢改作，其法有五利无一费。国亡后，以诗寄情。《登北固山》有句云："生平不忘中流楫，每到登临便怆然。《雪夜感怀》有句云：驰来北马多骄气，歌到南风尽死声。"

寫亡國遺恨，喻眼前隱痛，今日讀之，尤發人警惕。生於萬曆三十九年，卒於康熙三十四年。

古今圖書集成

清史藝文志著錄，陳夢雷輯。此書原本，爲武英殿聚珍版。翻印者有上海圖書集成局扁字本，景印者有上海同文書局及中華書局本。其書輯有射，弩，彈，刀劍，斧鉞，拳搏，槃戟，戈矛，椎棒諸部文獻。民國二十三年，桐鄉陸費逵影印古今圖書集成緣起云：「此書爲陳夢雷纂輯，彼自稱讀書五十載，涉獵萬餘卷，就所藏書及誠親王允祉協一堂藏書，約計一萬五千餘卷，輯爲是書。雍正初年，因陳夢雷原附耿精忠，發遣邊外，但對此書，不肯湮沒，重訂刊行。上諭云：「陳夢雷處所存古

写亡国遗恨,喻眼前隐痛,今日读之,尤发人警惕。生于万历三十九年,卒于康熙三十四年。

《古今图书集成》

《清史·艺文志》著录,陈梦雷辑。此书原本,为武英殿聚珍版。翻印者有上海图书集成局扁字本,影印者有上海同文书局及中华书局本。其书辑有射、弩、弹、刀剑、斧钺、拳搏、槊戟、戈矛、椎棒诸部文献。民国二十三年,桐乡陆费逵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缘起》云:"此书为陈梦雷纂辑,彼自称读书五十载,涉猎万余卷,就所藏书及诚亲王允祉协一堂藏书,约计一万五千余卷,辑为是书。雍正初年,因陈梦雷原附耿精忠,发遣边外,但对此书,不肯湮没,重订刊行。上谕云:'陈梦雷处所存《古

今圖書集成一書，皆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十年聖心，故能貫穿古今，彙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祕法，靡不備具，詢爲典籍之大觀。此書工猶未竣，著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博之人，令其編輯竣事，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即加潤色增刪，仰副皇考稽古博覽至意。越四年成書，由蔣廷錫上進書表，却無纂修官姓名，陳夢雷亦湮沒不彰，良可慨也。」案：清史藝文志不題陳夢雷輯而題蔣廷錫等者，即據進書表。

萇氏武技書六卷

清萇乃周撰。其卷六雜載槍，棒，劍諸譜，餘皆拳法拳理，陝西教育圖書社出版者，分培養中氣論，武備參考兩種，都一百

今图书集成》一书，皆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古今，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询为典籍之大观。此书工犹未竣，著九卿公举一二学问渊博之人，令其编辑竣事，原稿内有讹错未当者，即加润色增删，仰副皇考稽古博览至意。'越四年成书，由蒋廷锡上进书表，却无纂修官姓名，陈梦雷亦湮没不彰，良可慨也。"按：《清史·艺文志》不题陈梦雷辑而题蒋廷锡等者，即据进书表。

《苌氏武技书》六卷

清苌乃周撰。其卷六杂载枪、棒、剑诸谱，余皆拳法拳理。陕西教育图书社出版者，分培养中气论、武备参考两种，都一百

三十一篇，簡編錯雜，文字譌謬。民國二十一年，武進徐震，爲芟除重複，條次先後，是正文字，寫定爲六卷，凡七十四篇。更名曰萇氏武技書。案：乃周字純誠，汜水人，乾隆時舉明經。成童卽耽武技，籀誦之暇，輒習搏擊，既十載，遇洛陽閻聖道，技大進，卒以此獲名。其五世孫德普，傳其藝於袁宇華，萇氏書始賴以見於世。

三十一篇，简编错杂，文字伪谬。民国二十一年，武进徐震，为芟除重复，条次先后，是正文字，写定为六卷，凡七十四篇，更名曰《苌氏武技书》 按：乃周字纯诚，汜水人，乾隆时举明经。成童即耽武技，籀诵之暇，辄习搏击，既十载，遇洛阳阎圣道，技大进，卒以此获名。其五世孙德普，传其艺于袁宇华，苌氏书始赖以见于世。

角力

角力記一卷

馬端文獻通考記唐代角力戲云：「壯士裸袒相搏而角勝負，每羣戲既畢，左右軍雷大鼓而引之。」此種競倒之技，中國本土，今已不行，惟傳往日本者，尙存裸袒雷鼓之制。此一規制之角力，以裸袒之特徵觀察，予疑周代由埃及傳入我國。禮記月令：「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崔述豐鎬考信錄，謂月令係戰國時人所撰，則角力之行於軍中，乃戰國時事。其練習季節，規定在孟冬，據月令稱：「是月也，水始冰，地始凍，天子始裘。」故裸袒之角力，若爲我國所創，似與天時相

《角　力》

《角力记》一卷

马端文《献通考》记唐代角力戏云："壮士裸袒相搏而角胜负，每群戏既毕，左右军雷大鼓而引之。"此种竞倒之技，中国本土，今已不行，惟传往日本者，尚存裸袒雷鼓之制。此一规制之角力，以裸袒之特征观察，予疑周代由埃及传入我国。《礼记·月令》："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崔述《丰镐考信录》，谓《月令》系战国时人所撰，则角力之行于军中，乃战国时事。其练习季节，规定在孟冬，据《月令》称："是月也，水始冰，地始冻，天子始裘。"故裸袒之角力，若为我国所创，似与天时相



背。查日本坪井正五郎，於三十年前，在埃及十二王朝古墓，發見五千年前相撲壁畫二百數十事，皆裸裎角技，以其產生之早，天時之熱，及亞述彩陶文化於新石器末期影響我國諸種情形察之，似周代之角力，由埃及傳來，有其可能。又據白鳥庫吉大秦國及拂菻國考，漢書張騫傳中之犂軒，即爲大秦，此大秦即普托婁馬游司朝之埃及國。設其所考不誤，中國周代之角力若不裸裎，武帝元封三年所作之角抵戲，始用裸裎之制，則此種角力，受元封以前中埃交通之影響，亦有其可能。今中國北方殘存之摸泥鰍，俗稱摸光的，即古風之遺也。清代角力，壯士衣俗稱大領之短褐，履俗稱倒螂肚之靴，護以套褲，圍以腰帶，觀其衣式，類似蒙古，證諸明代陳元贇傳往日本者，亦衣短褐，亦圍腰帶，可見非清朝始作此裝，予故斷爲胡元入

背。查日本坪井正五郎，于三十年前，在埃及十二王朝古墓，发见五千年前相扑壁画二百数十事，皆裸裎角技，以其产生之早，天时之热，及亚述彩陶文化于新石器末期影响我国诸种情形察之，似周代之角力，由埃及传来，有其可能。又据白鸟库吉《大秦国及拂林国考》，《汉书·张骞传》中之蓟干，即为大秦，此大秦即普托娄马游司朝之埃及国。设其所考不误，中国周代之角力若不裸裎，武帝元封三年所作之角抵戏，始用裸裎之制，则此种角力，受元封以前中埃交通之影响，亦有其可能。今中国北方残存之摸泥鳅，俗称摸光的，即古风之遗也。清代角力，壮士衣俗称大领之短褐，履俗称倒螂肚之靴，护以套裤，围以腰带，观其衣式，类似蒙古，证诸明代陈元赟传往日本者，亦衣短褐，亦围腰带，可见非清朝始作此装，予故断为胡元入

主中國以來所變。日人名裸袒者曰角力，曰相撲，曰角觝；名衣短褐者曰柔術，曰柔道。我國則衣短褐者亦稱角觝，混而不分。近因日本提倡頗力，亞風西漸，至有聘彼邦柔道專家前往傳習者，返視我國，則日就式微，有此優良體育，而不知提倡，甚有目爲劇烈運動而不敢習之者，何壯人之少也！除上述兩種角戲外，述異記載有一種特異之制云：「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觝，」此或爲苗民之遺制？因著錄此書，略敍源流，以補此記未備。

古今圖書集成

其拳搏部，雜載角力文獻。

主中国以来所变。日人名裸袒者曰角力，曰相扑，曰角觝；名衣短褐者曰柔术，曰柔道。我国则衣短褐者亦称角觝，混而不分。近因日本提倡颇力，亚风西渐，至有聘彼邦柔道专家前往传习者，返视我国，则日就式微，至有聘彼邦柔道专家前往传习者，返视我国，则日就式微，有此优良体育，而不知提倡，甚有目为剧烈运动而不敢习之者，何壮人之少也！除上述两种角戏外，述异记载有一种特异之制云："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觝。"此或为苗民之遗制？因著录此书，略叙源流，以补此记未备。

《古今图书集成》

其拳搏部，杂载角力文献。

角觝譜

四庫總目提要，有檢譜角觝之語。滿語稱此技曰布庫，漢語曰貫跤。其譜相撲朋中，藏者甚多，皆擅斯技者所繪，故無不與實際酷肖，及今搜求，猶可得之。予藏有清宮如意館圖善撲營貫跤橫披一幅，滿人老廷舉圖貫跤譜一册。

《角觝谱》

《四库总目提要》，有检谱角觝之语。满语称此技曰布库，汉语曰贯跤。其谱相扑朋中，藏者甚多，皆擅斯技者所绘，故无不与实际酷肖，乃今搜求，犹可得之。予藏有清宫如意馆图善扑营贯跤横披一幅，满人老廷举图贯跤谱一册。

手搏

手搏六篇

漢書藝文志著錄，不題撰人，其書已亡。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蘇林注曰：『傳手搏，論而釋之。』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謂：『蘇林漢末魏初人，其注漢書，言傳手搏，論而釋之，必實有所見，似劍道，手搏兩書，皆傳自司馬氏，而手搏一書，又從而釋之。』予以爲蘇林注與此書名，字面同而意義異。漢書哀帝記贊：『孝哀雅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蘇林注曰：『手搏爲卞，角力爲武戲。』若卞卽擊劍，則上斬頸領，下決肺肝，時時覽之，有是理

手 搏

《手搏》六篇

《汉书·艺文志》著录，不题撰人，其书已亡。《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司马氏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苏林注曰："传手搏，论而释之。"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谓："苏林汉末魏初人，其注《汉书》，言传手搏，论而释之，必实有所见，似《剑道》、《手搏》两书，皆传自司马氏，而《手搏》一书，又从而释之。"予以为苏林注与此书名，字面同而意义异。《汉书·哀帝记》赞："孝哀雅不好声色，时览卞、射、武戏。"苏林注曰："手搏为卞，角力为武戏。"若卞即击剑，则上斩颈领，下决肺肝，时时览之，有是理

乎？案：卞與抃同，魏孟康注左思吳都賦抃字云：「抃，手搏也。」後漢王逸解楚辭天問篇抃字云：「擊手曰抃。」故漢志著錄之手搏，孝哀所覽之下，皆爲擊手之拳法。姚振宗認手搏爲釋劍道之書，其說似未當。近人顧實所撰漢書藝文志講疏，謂日本稱手搏曰相撲；又引王先謙說，謂手搏卽今之貫跤，皆非。查中國裸袒競倒之角觝，傳往日本者，名曰角力，一名相撲；衣短褐競倒之貫跤，傳往日本者，名曰柔術，一名柔道，皆蘇林所稱之武戲，其由琉球傳往日本名爲唐手術者，始爲中國之手搏也。案：日人高田忠周學古發凡二卷，有殷商古鬥字三：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三千年前相搏之狀，宛然在目，我國手搏之古文獻，莫逾此矣。

乎？按：卞与抃同，魏孟康注左思《吴都赋》抃字云："抃，手搏也。"后汉王逸解《楚辞·天问篇》抃字云："击手曰抃。"故汉志著录之手搏，孝哀所览之下，皆为击手之拳法。姚振宗认手搏为释剑道之书，其说似未当。近人顾实所撰《汉书·艺文志讲疏》，谓日本称手搏曰相扑；又引王先谦说，谓手搏即今之贯跤，皆非。查中国裸袒竞倒之角觝，传往日本者，名曰角力，一名相扑；衣短褐竞倒之贯跤，传往日本者，名曰柔术，一名柔道，皆苏林所称之武戏。其由琉球传往日本名为唐手术者，始为中国之手搏也。按：日人高田忠周《学古发凡》二卷，有殷商古斗字三：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三千年前相搏之状，宛然在目，我国手搏之古文献，莫逾此矣。

角力記一卷

其書雜載手搏。

紀効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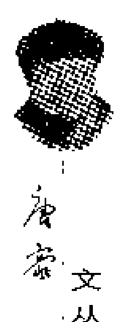
卷十四拳經捷要篇，原有圖勢三十二，武備志轉載者全。日本寬政間，平山潛翻印萬曆周世選本，第六頁版心下，刻六至八三字，足證周本已亡失二頁。查拳經每頁載圖四，今本俱佚八圖，適符亡頁之數，可見其書皆從周本出。考明版紀効新書，四庫目略著錄者，有永懷堂葛氏，楚藩二本，詒莊樓書目著錄者，有廣東軍政掌印署一本，武備志所據，三本中當居其一，故較周本爲全也。近人金一明，取戚氏拳經，編爲一書，易名

《角力记》一卷

其书杂载手搏。

《纪效新书》

卷十四《拳经捷要篇》原有图势三十二，《武备志》转载者全。日本宽政间，平山潜翻印万历周世选本，第六页版心下，刻六至八三字，足证周本已亡失二页。查《拳经》每页载图四，今本俱佚八图，适符亡页之数，可见其书皆从周本出。考明版《纪效新书》、《四库目略》著录者，有永怀堂葛氏、楚藩二本，《诒庄楼书目》著录者，有广东军政掌印署一本，《武备志》所据，三本中当居其一，故较周本为全也。近人金一明，取戚氏拳经，编为一书，易名



唐家文丛

曰三十二勢長拳，歸中華書局出版。查戚氏編三十二勢，長拳短打，兼容並收，今改其名，似未深知原作內容。更就注解觀之，亦多與戚氏原訣相畔，是誠所謂強作解人者矣。

陣記

卷二第五篇言拳之諸派。

白打要譜 章鈺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云胡校本譜作訣 六卷

讀書敏求記著錄，明汪伯言輯。敏求記曰：「今盛傳宋太祖長拳三十二勢，溫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鎖，二十四棄探馬，八閃番，十二短，以至綿張之短打，各擅所長，表表著名於世，穎川汪伯言，集諸家之應變，備成要訣。」章鈺敏求記校證

曰《三十二势长拳》，归中华书局出版。查戚氏编三十二势，长拳短打，兼容并收，今改其名，似未深知原作内容。更就注解观之，亦多与戚氏原诀相畔，是诚所谓强作解人者矣。

《阵　记》

卷二第五篇言拳之诸派。

《白打要谱》（章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云胡校本谱作诀）六卷

《读书敏求记》著录，明汪伯言辑。《敏求记》曰："今盛传宋太祖长拳三十二势，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以至绵张之短打，各擅所长，表表著名于世，颍川汪伯言，集诸家之应变，备成要诀。"章钰《敏求记校证·

續補遺注：「上善堂目，有遵王手鈔白打要訣一本。」案：敏求記所稱宋太祖長拳三十二勢云云，出紀効新書拳經捷要篇，據此，則汪伯言之輯要訣，當在紀効新書後。予近得六合拳譜一卷，末章用武要言，有若干條首稱要訣云，似即錄自汪書。

長拳三十二勢一卷

讀書敏求記校證白打要譜條，章鈺注曰：「也是園目載長拳三十二勢一卷。」考紀効新書拳經捷要篇，有三十二勢長拳，則此書當爲明人舊傳之譜。章也是園目係舊鈔，玉簡齋本無之。

拳法一卷

续补遗》注："上善堂目，有遵王手钞《白打要诀》一本。"按：《敏求记》所称宋太祖长拳三十二势云云，出《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据此，则汪伯言之辑要诀，当在《纪效新书》后。予近得《六合拳谱》一卷，末章《用武要言》，有若干条首称要诀云，似即录自汪书。

《长拳三十二势》一卷

《读书敏求记》校证《白打要谱》条，章钰注曰："也是园目载长拳三十二势一卷。"考《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有三十二势长拳，则此书当为明人旧传之谱。章也是园目系旧钞，玉简斋本无之。

《拳法》一卷

讀書敏求記校證白打要譜條，章鈺注曰：『也是園目載三十二勢一卷，又拳法一卷。』也是書目爲錢曾編，此書或亦明人舊作歟？玉簡齋叢書也是園目無是書。

拳法集要一卷

讀書敏求記校證白打要譜條，章鈺注曰：『竹崦菴傳鈔書目，有拳法集要一卷，不著撰人，不知與此書異同若何？』竹崦菴目予未見，俟異日覩其書再考。

拳經捷要一卷

此書簡編錯雜，其圈拏六著，出蒻園氏；拇子手破法，出董氏；餘出范節之。

《读书敏求记校证》白打要谱条，章钰注曰："也是园目载三十二势一卷，又拳法一卷。"也是书目为钱曾编，此书或亦明人旧作欤？玉简斋丛书也是园目无是书。

《拳法集要》一卷

《读书敏求记校证》白打要谱条，章钰注曰："竹崦庵传钞书目，有《拳法集要》一卷，不著撰人，不知与此书异同若何？"竹崦庵目予未见，俟异日睹其书再考。

《拳经捷要》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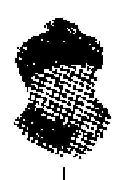
此书简编错杂，其圈拿六著，出蒻园氏；拇子手破法，出董氏；余出范节之。

六合拳譜一卷

此譜總打後題有雍正十一年三月河南府李失名，雍正十三年正月新安王自誠，乾隆十九年七月汝洲王琛琳，乾隆四十四年汝洲馬定振字樣。其序云：「拳之類不一，其端不知創自何人？惟六合出於山西龍鳳姬先生。先生明末人也，精槍法，人呼爲神。先生謂：「吾處亂世，執槍衛身則可，若處平世，兵刃消滅，倘遇不測，何以禦之？」於是變槍爲拳，理會一本，形散萬殊，拳名六合，前後各有六勢。一本者何？心之靈　。萬殊者何？形之變也。六合者：心與意合，氣與力合，筋與骨合，手與足合，肘與膝合，肩與胯合，是謂六合。前後各六勢，一勢變爲十二勢，十二勢仍歸一勢。余從學鄭氏，得姬氏傳，雖

《六合拳谱》一卷

此谱总打后题有"雍正十一年三月河南府李失名、雍正十三年正月新安王自诚、乾隆十九年七月汝洲王琛琳、乾隆四十四年汝洲马定振"字样。其序云："拳之类不一，其端不知创自何人？惟六合出于山西龙凤姬先生。先生明末人也，精枪法，人呼为神。先生谓：'吾处乱世，执枪卫身则可，若处平世，兵刃消灭，倘遇不测，何以御之？'于是变枪为拳，理会一本，形散万殊，拳名六合，前后各有六势。一本者何？心之灵也。万殊者何？形之变也。六合者：心与意合，气与力合，筋与骨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是谓六合。前后各六势，一势变为十二势，十二势仍归一势。余从学郑氏，得姬氏传，虽



未臻佳境，而稍得其詳，分爲十則，以誨弟子，不敢云能接姬氏傳也。」合題序及歲月觀之，此拳當是姬傳鄭，鄭傳李，序與十則，李所撰也。予疑十則卽現在形意拳家奉爲圭臬之六合十大要論；然形意之基本非六勢，一勢亦不變爲十二勢，或其譜非形意本門所原有，故删李序，而託爲岳武穆者歟？徐震國技論略辨形意拳譜非岳飛所傳，其說曰：「形意拳家言形意拳傳自岳飛，其事殆出於依託，蓋形意拳家借岳氏以增重也。予嘗有跋形意拳要論一篇云：『東鹿李劍秋，著形意拳初步，後附岳武穆形意拳術要論十篇，乃濟源鄭濂浦得諸其鄉原作傑家者也。吾觀其文，純爲八比氣格，如要論一發端云：『從來散之必有其統也，分之必有其合也。以天壤間四面八方，紛紛者如有所屬，千頭萬緒，攘攘者自有其源。』要論二發端云：『嘗

未臻佳境，而稍得其详，分为十则，以诲弟子，不敢云能接姬氏传也。”合题序及岁月观之，此拳当是姬传郑，郑传李，序与十则，李所撰也。予疑十则即现在形意拳家奉为圭臬之《六合十大要论》；然形意之基本非六势，一势亦不变为十二势，或其谱非形意本门所原有，故删李序，而托为岳武穆者欤？徐震《国技论略》辨形意拳谱非岳飞所传，其说曰：“形意拳家言形意拳传自岳飞，其事殆出于依托，盖形意拳家借岳氏以增重也，予尝有跋《形意拳要论》一篇云：“束鹿李剑秋，著《形意拳初步》，后附岳武穆形意拳术要论十篇，乃济源郑濂浦得诸其乡原作杰家者也。吾观其文，纯为八比气格，如《要论一》发端云：‘从来散之必有其统也，分之必有其合也。以故天壤间四面八方，纷纷者如有所属，千头万绪，攘攘者自有其源。’《要论二》发端云：‘尝

有世之論捶者，而兼論氣者矣，夫氣主於一，可分爲二，所謂二者，即呼吸也，呼吸，即陰陽也。」要論四發端云：「試於論身論氣之外，而進論乎梢者焉，夫梢者身之餘緒也。」此明明習於八比者爲之，而云武穆之所爲，稍知文章之士，自能辨識，武士不學，乃尊信而不疑，故予爲辨明之。」案：八股始於明，武穆宋人，安能爲之？徐辨與李序，一證其妄，一明其本，眞相既白，古人著作，不致張冠李戴矣。陳鑫鈔譜，予居陳溝時，其猶子春元，僅許借錄序目，不肯公諸於世，八一三後，温縣淪爲戰區，此譜倘化刼灰，則秘私之毒，與炮火何異乎！

拳經一卷

有世之论捶者，而兼论气者矣；夫气主于一，可分为二，所谓二者，即呼吸也，呼吸，即阴阳也。'《要论四》发端云：'试于论身论气之外，而进论乎梢者焉，夫梢者身之余绪也。'此明明习于八比者为之，而云武穆之所为，稍知文章之士，自能辨识，武士不学，乃尊信而不疑，故予为辨明之。"按：八股始于明，武穆宋人，安能为之？徐辨与李序，一证其妄，一明其本，真相既白，古人著作，不致张冠李戴矣。陈鑫钞谱，予居陈沟时，其犹子春元，仅许借录序目，不肯公之于世，八·一三后，温县沦为战区，此谱倘化劫灰，则秘私之毒，与炮火何异乎！

《拳经》一卷

唐豪 文丛

考此書內容及序，自玄機和尚身法圖至攙拜手。似爲明末陳松泉所傳，張鳴鶚所編。攙拜手以下，似爲康熙初橫秋張孔昭或其門弟子所作。鳴鶚原書，雜有題語二則，一在管脚法之首，一在心傳六拿之前，題者三昧其人，似爲鳴鶚及門弟子。予：嘗取蟫隱廬近出拳經，拳法備要考之，曹煥斗稱其家自橫秋相傳，已百餘歲。查煥斗編拳經時，爲乾隆四十九年，上溯百餘歲，最早當在康熙初葉；予所拓少林寺西塔墓僧碑，題名諸髡，凡屬玄字派者，自前明至順治，皆書玄某，迨至康熙，則悉加金旁，以避聖祖諱。由此觀之，其傳授序次，應自玄機而松泉，松泉而鳴鶚，鳴鶚而三昧，三昧而橫秋。鳴鶚序曰：「余儒業也，而癖性好武，從拳操技，蓋有日矣，豈以謂有文事者必兼武備哉。試以身當兵亂之世，必不能端章甫而點兵卒，只

考此书内容及序，自玄机和尚身法图至挽拜手，似为明末陈松泉所传，张鸣鹗所编。挽拜手以下，似为康熙初横秋张孔昭或其门弟子所作。鸣鹗原书，杂有题语二则，一在管脚法之首，一在心传六拿之前，题者三昧其人，似为鸣鹗及门弟子。予：尝取蟫隐庐近出《拳经、拳法备要》考之，曹焕斗称其家自横秋相传，已百余岁。查焕斗编《拳经》时，为乾隆四十九年，上溯百余岁，最早尝在康熙初叶；予所拓少林寺西塔墓僧碑，题名诸髡，凡属玄字派者，自前明至顺治，皆书玄某，迨至康熙，则悉加金旁，以避圣祖讳。由此观之，其传授序次，应自玄机而松泉，松泉而鸣鹗，鸣鹗而三昧，三昧而横秋。鸣鹗序曰："余儒业也，而癖性好武，从拳操技，盖有日矣，岂以谓有文事者必兼武备哉。试以身当兵乱之世，必不能端章甫而点兵卒，只

謂之武能佐文也亦宜；矧古之大聖人，以之撥亂，而今之碩儒，不以之致治哉！」味身當兵亂之世，以之撥亂等語，鳴鶚與松泉，當俱是明末時人，其書之撰，亦當在其時。此本已無諸器械百法，曹煥斗書中亦未之見，或橫秋以前，即已亡佚矣。上海國技學社，於民國十六年至十九年間，以海陵度我氏藏本，付諸石印，名曰玄機秘授穴道拳訣，與傷科書一卷合刊。

內家拳法一卷

淸史藝文志著錄，黃百家撰，其書載昭代叢書合刻別集。案：百家原名百學，字主一，號不失，餘姚黃宗羲季子。從王征南習內家拳時，慕睢陽伯紀之爲人，謂天下事必非齷齪拘儒所任，必其能上馬殺敵，下馬擒王，始不負七尺於世。既而南明傾

谓之武能佐文也亦宜；矧古之太圣人，以之拨乱，而今之硕儒，不以之致治哉！”味身当兵乱之世，以之拨乱等语，鸣鹗与松泉，当俱是明末时人，其书之撰，亦当在其时。此本已无诸器械百法，曹焕斗书中亦未之见，或横秋以前，即已亡佚矣。上海国技学社，于民国十六年至十九年间，以海陵度我氏藏本，付诸石印，名曰《玄机密授穴道拳诀》，与《伤科书》一卷合刊。

《内家拳法》一卷

《清史·艺文志》著录，黄百家撰，其书载《昭代丛书合刻别集》。按：百家原名百学，字主一，号不失，余姚黄宗羲季子。从王征南习内家拳时，慕睢阳伯纪之为人，谓天下事必非龌龊拘儒所任，必其能上马杀敌，下马擒王，始不负七尺于世。既而南明倾



覆，乃降心抑志，折節讀書。征南死七年，爲著内家拳法，志追思焉。生於崇禎十六年，卒年未詳。查宗羲所撰王征南墓誌銘，言其拳起於宋之張三豐，三豐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前，夜夢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遂以絕技名於世。百家所撰内家拳法，則謂三豐既精於少林，復從而翻之，是名内家。宗羲所述源流，係征南入天童時親告；百家所述，與其父聞之征南者不同，想因怪誕不經，故從而改之，然皆杜撰無據也。近太極，形意，八卦，無極四家拳法，皆附會爲内家，考其練法，打法，名色，絕不相同，足證其標榜無疑。查内家源流，最後諸人，與征南同輩異師者九，與百家同輩異師者三，寧波府志張松溪傳，皆未言其有門弟子，府志纂於雍正十三年，上距王征南墓志銘之作，凡六十六年，其松溪事跡

覆，乃降心抑志，折节读书。征南死七年，为著《内家拳法》，志追思焉。生于崇祯十六年，卒年未详。查宗羲所撰《王征南墓志铭》，言其拳起于宋之张三丰，三丰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前，夜梦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遂以绝技名于世。百家所撰《内家拳法》，则谓三丰既精于少林，复从而翻之，是名内家。宗羲所述源流，系征南入天童时亲告；百家所述，与其父闻之征南者不同，想因怪诞不经，故从而改之，然皆杜撰无据也。近太极、形意、八卦、无极四家拳法，皆附会为内家，考其练法、打法、名色，绝不相同，足证其标榜无疑。查内家源流，最后诸人，与征南同辈异师者九，与百家同辈异师者三，《宁波府志·张松溪传》，皆未言其有门弟子，府志纂于雍正十三年，上距《王征南墓志铭》之作，凡六十六年，其松溪事迹

及內家源流，采訪甚詳，苟此數人，以技授徒，決無不載之理，黃百家於康熙十五年，亦不致謂此術已爲廣陵散，自視其著述，等於諸葛書中之木牛流馬，尺寸雖詳，而嘆後人誰復能用矣。民國二十六年春，予偕方夢樵赴甯波寶幢東同嶴，親訪征南後裔，又託夢樵在溫州國術館，調查陳州同遺緒，俱渺不可得。徐震貽書，疑與通臂拳有關，予訪精厥技者究之，其拳以臂如猿通肩而取名，與內家拳名勢無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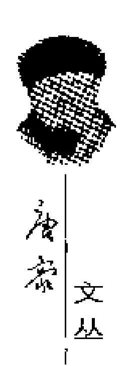
拳術

明遺民王餘佑撰。案：餘佑字介祺，明亡後，隱居五公山雙峯，故又號五公山人。梁啓超近代學風的地理分布，述其身世云，其父以起義抗清遇害；其長兄自投獄以與父同殉；其次兄手

及内家源流，采访甚详，苟此数人，以技授徒，决无不载之理，黄百家于康熙十五年，亦不致谓此术已为广陵散，自视其著述，等于诸葛书中之木牛流马，尺寸虽详，而叹后人谁复能用矣。民国二十六年春，予偕方梦樵赴宁波宝幢东同嶴，亲访征南后裔，又托梦樵在温州国术馆，调查陈州同遗绪，俱渺不可得。徐震贻书，疑与通臂拳有关，予访精厥技者究之，其拳以臂如猿通肩而取名，与内家拳名势无同者。

《拳　术》

明遗民王余佑撰。按：余佑字介祺，明亡后，隐居五公山双峰，故又号五公山人。梁启超《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述其身世云，其父以起义抗清遇害；其长兄自投狱以与父同殉；其次兄手



刀告密之仇家三十餘口，以亡命隱淇縣以終。又云：五公俠士之有道者也，精技擊，善談兵，著書十卷，名曰此書，吾謂此革命軍教科書也。恕谷年譜錄有五公絕命詩一首云：一天雷電收風雨，欲使乾坤暗裏行，尚有高靈護殘喘，爭留面目見諸生。恕谷爲顏元門人，元生平父事五公，顏李學派，在異族統治下，排理學，主六藝，取潛行活動，志圖匡復，蓋秉五公遺教，欲使乾坤暗裏行也。民國四年趙衡序孫祿堂形意拳學云：『往歲，某見有寫本五公山人新城王餘佑所著刀法，拳術，心竊好之，而未暇錄爲以存，𠫤𠫤今二十年，十三刀法已梓行，不復能憶其拳術。』予訪求多年，猶未獲見此書。

陳氏拳械譜二卷

刀告密之仇家三十余口，以亡命隐淇县以终，又云：五公侠士之有道者也，精技击，善谈兵，著书十卷，名曰此书，吾谓此革命军教科书也。《恕谷年谱》录有五公绝命诗一首云：一天雷电收风雨，欲使乾坤暗里行，尚有高灵护残喘，争留面目见诸生。恕谷为颜元门人，元生平父事五公，颜李学派，在异族统治下，排理学，主六艺，取潜行活动，志图匡复，盖秉五公遗教，欲使乾坤暗里行也。民国四年赵衡序孙禄堂《形意拳学》云："往岁，某见有写本五公山人新城王余佑所著刀法、拳术，心窃好之，而未暇录福以存，𠫤𠫤今二十年，十三刀法已梓行，不复能忆其拳术。"予访求多年，犹未获见此书。

《陈氏拳械谱》二卷

陳溝拳法，予析之爲兩系，其屬於乙系者：有短打，擸手，擄手，三十六滾跌，金剛十八拏法等。其屬於甲系者：有太祖下南唐，長拳，十三勢等。十三勢有五套，兩儀堂本以砲捶爲二套，三省堂文修堂二本則否；文修堂本且注明二三兩套已失傳。今若列砲捶於五套之外，則諸本咸缺二套譜，非全矣。查王宗岳著太極拳譜時，猶名長拳十三勢爲太極，可證乾隆時代，長拳尚未失傳。降及道咸，陳溝始專演十三勢頭套而名之爲太極。武禹襄注王宗岳太極拳論：『一名長拳，一名十三勢，』李亦畬注王宗岳太極拳解：『一名長拳，又名十三勢，』蓋皆未見長拳譜，故不能探見其本也。長拳名色，與戚繼光拳經同者凡二十九，與太祖下南唐同者凡十一，十三勢砲捶等五套與戚氏拳經同者凡二十，與太祖下南唐同者凡九，長拳歌訣，有

陈沟拳法，予析之为两系，其属于乙系者：有短打、擸手、擄手、三十六滚跌、金刚十八拿法等。其属于甲系者：有太祖下南唐、长拳、十三势等。十三势有五套，两仪堂本以炮捶为二套，三省堂、文修堂二本则否；文修堂本且注明二三两套已失传，今若列炮捶于五套之外，则诸本咸缺二套谱，非全矣。查王宗岳著《太极拳谱》时，犹名长拳十三势为太极，可证乾隆时代，长拳尚未失传。降及道咸，陈沟始专演十三势头套而名之为太极。武禹襄注王宗岳《太极拳论》："一名长拳，一名十三势。"李亦畬注王宗岳《太极拳解》："一名长拳，又名十三势。"盖皆未见长拳谱，故不能探见其本也。长拳名色，与戚继光《拳经》同者凡二十九，与《太祖下南唐》同者凡十一；十三势炮捶等五套与戚氏《拳经》同者凡二十，与《太祖下南唐》同者凡九；长拳歌诀，有

數句采自拳經者，竟一字不移，此爲陳氏拳采兩家之的證。陳品三陳氏太極拳圖說自序云：「洪武七年，始祖卜，耕讀之餘，而以陰陽開合運動周身者教子孫以消化飲食之法，理根太極，故名曰太極拳」查康熙五十年陳氏十世孫庚追立之卜碑，其紹述先人者，祇「我祖諱卜，洪武初年，來自洪洞，定居於茲」寥寥十六字，品三序所云云，不獨墓碑所未載，族譜所未見，苟太極拳果出卜創，則決非明初之人，其拳歌反采百數十年後戚氏拳經之理。故予不信品三之說，而據家譜遺詩，斷太極爲陳氏九世祖奏庭所造。此說非惟與戚氏拳經，王氏拳譜，前後時期不違，文獻亦足徵，足徵則吾能信之矣。

長拳圖譜一卷

数句采自《拳经》者，竟一字不移，此为陈氏拳采两家之的证。陈品三《陈氏太极拳图说·自序》云：“洪武七年，始祖卜，耕读之余，而以阴阳开合运动周身者教子孙以消化饮食之法，理根太极，故名曰太极拳。”查康熙五十年陈氏十世孙庚追立之卜碑，其绍述先人者，只“我祖讳卜，洪武初年，来自洪洞，定居于兹。”寥寥十六字，品三《序》所云云，不独墓碑所未载，族谱所未见，苟太极拳果出卜创，则决无明初之人，其拳歌反采百数十年后戚氏《拳经》之理。故予不信品三之说，而据家谱遗诗，断太极为陈氏九世祖奏庭所造。此说非唯与戚氏拳经、王氏拳谱，前后时期不违，文献亦足征，足征则吾能信之矣。

《长拳图谱》一卷

陳溝長拳，凡一百單八勢，此有圖之譜，客歲予自北平文芸閣購得之，首尾殘缺，存者只五十四勢，非完璧矣。其拳名色郵，合陳溝文修堂，兩儀堂，三省堂譜考之，與戚繼光拳經同者有懶扎衣，金鷄獨立，探馬，七星，倒騎龍，懸脚虛，丘劉勢，抛架子，拈肘勢，一霎步，擒拏勢，下插勢，埋伏勢，井攔，鬼蹴脚，指襠勢，獸頭勢，伏虎勢，高四平，倒插勢。神拳，雀地龍，一條鞭，朝陽手，雁翅，跨虎，拗鸞肘，當頭砲，順鸞肘等二十九勢。歌訣全與拳經無異者，有七星勢手足相顧，邱劉勢左搬右掌，獸頭勢如牌挨進，朝陽手遍身防腿，跨虎勢那移發脚，當頭砲勢衝人怕等句。徐震太極拳考信錄，謂戚氏所采用有太祖長拳，陳溝之長拳，或卽衍長拳之遺緒，非由戚氏之法衍變也。信如其說，徐氏必須證明陳溝長拳與拳經雷

陈沟长拳，凡一百单八势，此有图之谱，客岁予自北平文芸阁购得之，首尾残缺，存者只五十四势，非完璧矣。其拳名色邮，合陈沟文修堂、两仪堂、三省堂谱考之，与戚继光《拳经》同者有懒扎衣、金鸡独立、探马、七星、倒骑龙、悬脚虚、丘刘势、抛架子、拈肘势、一霎步、擒拿势、下插势、埋伏势、井拦、鬼蹴脚、指裆势、兽头势、伏虎势、高四平、倒插势、神拳、雀地龙、一条鞭、朝阳手、雁翅、跨虎、拗鸾肘、当头炮、顺鸾肘等二十九势。歌诀全与《拳经》无异者，有"七星势手足相顾，邱刘势左搬右掌，兽头势如牌挨进，朝阳手遍身防腿，跨虎势那移发脚，当头炮势冲人怕"等句。徐震《太极拳考信录》，谓戚氏所采用有太祖长拳、陈沟之长拳，或即衍长拳之遗绪，非由戚氏之法衍变也。信如其说，徐氏必须证明陈沟长拳与《拳经》雷

同之歌訣拳勢，盡出太祖長拳，其說方能成立，否則三十二勢長拳譜，徐氏未之或覩，遽立此論，未免率斷。進一步而言，戚氏拳經，係采十六家拳之善者編成，若采太祖長拳二十九勢，采其餘諸家三勢，試問十五家采三勢，將如之何其采乎？此一問題，竊恐徐氏無以置答也。就陳溝長拳名色觀之，所采不止戚氏拳經，固極明顯，然四分之一強，出紀效新書，圖譜具在，可以覆按。他日，予擬取紀效二十九圖，與此譜五十四圖，合併刊行，使陳溝長拳面目，世得見其十之八。

古今圖書集成

其拳搏部之戚氏拳經，係從武備志轉載，無圖；少拋架子，拈肘勢，一霎步，擒拏勢四訣。

同之歌诀拳势，尽出太祖长拳，其说方能成立，否则三十二势长拳谱，徐氏未之或睹，遽立此论，未免率断。进一步而言，戚氏《拳经》，系采十六家拳之善者编成，若采太祖长拳二十九势，采其余诸家三势，试问十五家采三势，将如之何其采乎？此一问题，窃恐徐氏无以置答也。就陈沟长拳名色观之，所采不止戚氏《拳经》，固极明显，然四分之一强，出《纪效新书》，图谱具在，可以覆按。他日，予拟取纪效二十九图，与此谱五十四图，合并刊行，使陈沟长拳面目，世得见其十之八。

《古今图书集成》

其拳搏部之戚氏《拳经》，系从《武备志》转载，无图；少"抛架子、拈肘势、一霎步、擒拿势"四诀。

拳經拳法備要各一卷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上海蟫隱廬據光緒廿六年王某鈔本印行。以張鳴鶚拳經考之，其書蓋混張鳴鶚張孔昭曹煥斗三家著作而一之，以未標明某篇爲某作，故讀者惑焉。羅振常序云：「拳經拳法備要各一卷，傳鈔本。其法爲少林宗派；據其題名，則張孔昭撰，曹煥斗注；按其內容，則孔昭之法，煥斗述之，非孔昭原著。自來書之注解，概列本文於前，而附注其下，以爲區別，此書則本文注解，初無界限，其拳法備要，不署張名，圖又爲曹所補，似全爲曹作。然拳經中雙管秘法，後附張先生原歌，可見拳經亦非張氏原文也。」拳經非孔昭原文，振常推測者甚是，然謂孔昭之法，煥斗述之，又謂拳法備要，似全爲

《拳经拳法备要》各一卷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上海蟫隐庐据光绪廿六年王某钞本印行。以张鸣鹗拳经考之，其书盖混张鸣鹗、张孔昭、曹焕斗三家著作而一之，以未标明某篇为某作，故读者惑焉。罗振常序云："《拳经拳法备要》各一卷，传钞本。其法为少林宗派；据其题名，则张孔昭撰，曹焕斗注；按其内容，则孔昭之法，焕斗述之，非孔昭原著。自来书之注解，概列本文于前，而附注其下，以为区别，此书则本文注解，初无界限，其拳法备要，不署张名，图又为曹所补，似全为曹作。然拳经中双管秘法，后附张先生原歌，可见拳经亦非张氏原文也。"《拳经》非孔昭原文，振常推测者甚是，然谓孔昭之法，焕斗述之，又谓《拳法备要》，似全为

曹作，則皆未見國技學社出版拳經，故遂誤斷耳。歙縣方夢樵云：鳴鶚之法，其鄉里今尚流行，苟歙之拳家，能取三書重加編訂，輔以新圖，補其亡佚，既可使古人著述重明，又可一洗晦澀難讀之病，更可爲拳家參考之資，一舉而數善備，有志於斯者，盍起圖之。

太極拳譜一卷

予往著少林武當考，內家拳，太極拳與內家拳三書，從練法，打法，名色之異，辨太極非內家，幷明其託始神話與譜稱張三豐遺論，皆標取內家而來，其言雖不足動惑世妖人之聽，然考據家徐震，已采鄙說於其太極拳考信錄中，今可爲定論矣。嗣予復據太極拳陰符槍合鈔譜，穎川陳氏家譜等，進而主張太極

曹作，则皆未见国技学社出版《拳经》，故遂误断耳。歙县方梦樵云：鸣鹗之法，其乡里今尚流行，苟歙之拳家，能取三书重加编订，辅以新图，补其亡佚，既可使古人著述重明，又可一洗晦涩难读之病，更可为拳家参考之资，一举而数善备，有志于斯者，盍起图之。

《太极拳谱》一卷

予往著《少林武当考》、《内家拳》、《太极拳与内家拳》三书，从练法、打法、名色之异，辨太极非内家，并明其托始神话与谱称张三丰遗论，皆标取内家而来，其言虽不足动惑世妖人之听，然考据家徐震，已采鄙说于其《太极拳考信录》中，今可为定论矣。嗣予复据太极拳《阴符枪合钞谱》，颍川《陈氏家谱》等，进而主张太

拳爲明末淸初之陳奏庭所創　長拳十三勢之編造，采戚繼光拳經諸法；著陰符槍譜之王先生，卽著太極拳經之王宗岳；並推定宗岳學得太極拳，係在乾隆年間居汴洛之時。說詳拙著戚繼光拳經，行健齋隨筆，王宗岳太極拳經陰符槍譜三書。上述主張，爲徐氏所是認者，祇王先生卽王宗岳一點，餘皆持異論，說詳徐氏太極拳譜理董辨僞合編，太極拳考信錄。自徐氏書出，予獲覩其附載之陳溝舊鈔拳械譜，李亦畬太極拳譜；又自山西國術體育旬刊一卷十九期，獲覩李福蔭廉讓堂太極極拳譜序及武萊緒述其祖禹襄行狀，因而得明太極拳譜著作之原委，玆逐篇考明如下：徐書附張士一說云：「打手歌似非王宗岳所著，因其太極拳論中有察四兩撥千斤之句，顯非力勝，而四兩撥千斤之句，見于打手歌，則打手歌似爲王宗岳以前人所作。」

拳为明末清初之陈奏庭所创，长拳十三势之编造，采戚继光《拳经》诸法；著《阴符枪谱》之王先生，即著《太极拳经》之王宗岳；并推定宗岳学得太极拳，系在乾隆年间居汴洛之时，说详拙著《戚继光拳经》、《行健斋随笔》、《王宗岳太极拳经阴符枪谱》三书。上述主张，为徐氏所是认者，只王先生即王宗岳一点，余皆持异论，说详徐氏《太极拳谱理董辨伪合编》、《太极拳考信录》。自徐氏书出，予获睹其附载之陈沟旧钞拳械谱，李亦畲《太极拳谱》；又自山西国术体育旬刊一卷十九期，获睹李福荫廉让堂本《太极拳谱·序》及武莱绪述其祖禹襄行状，因而得明《太极拳谱》著作之原委，兹逐篇考明如下：徐书附张士一说云："《打手歌》似非王宗岳所著，因其《太极拳论》中有察四两拨千斤之句，显非力胜，而四两拨千斤之句，见于《打手歌》，则《打手歌》似为王宗岳以前人所作。"

從一察字，抉出其為王宗岳以前人所作，可謂至當不移之論。徐氏以陳氏拳械譜中，雖亦有打手歌，然與同譜所載之拳經總歌及他拳訣，辭氣不類，遂謂此歌非陳氏所本有，其太極拳考信錄後序辨之云：『難曰，謂拳經總歌未若打手歌之精，信矣。然陳氏拳械彙編中亦有打手歌，安知陳氏非先有粗率之拳經總歌，後有簡賅之打手歌，王宗岳獨取其簡賅者乎？應之曰。是不然，拳經總歌與打手歌非獨理有精粗，其辭氣亦異焉。試以拳經總歌與其他拳架歌訣比觀，辭氣意味皆相類，打手歌之辭氣意味獨不類，足明非陳氏所本有也。』徐氏不見陳溝有奏庭造拳之詩，其辭氣與十三勢歌相類乎？今不得謂十三勢歌出奏庭手者，以不見於陳溝也。然則打手歌與奏庭詩辭氣相類，謂非陳氏所本有可乎？曰，是不可，蓋考據此歌，須由所在以

从一察字，抉出其为王宗岳以前人所作，可谓至当不移之论。徐氏以陈氏拳械谱中，虽亦有打手歌，然与同谱所载之拳经总歌及他拳诀，辞气不类，遂谓此歌非陈氏所本有，其《太极拳考信录》后序辨之云："难曰，谓《拳经总歌》未若《打手歌》之精，信矣。然《陈氏拳械汇编》中亦有《打手歌》，安知陈氏非先有粗率之《拳经总歌》，后有简赅之《打手歌》，王宗岳独取其简赅者乎？应之曰。是不然，《拳经总歌》与《打手歌》非独理有精粗，其辞气亦异焉。试以《拳经总歌》与其他拳架歌诀比观，辞气意味皆相类，《打手歌》之辞气意味独不类，足明非陈氏所本有也。"徐氏不见陈沟有奏庭造拳之诗，其辞气与十三势歌相类乎。今不得谓十三势歌出奏庭手者，以不见于陈沟也。然则《打手歌》与奏庭诗辞气相类，谓非陈氏所本有可乎？曰，是不可，盖考据此歌，须由所在以

求其來歷，由繁簡以察其衍變，由精粗以明其後先，由辭氣以審其同異，而後可得其眞相。徐氏僅以陳溝發見之打手歌，辭氣不類於同地發見之拳經總歌與他歌訣，故認爲非陳氏所本有。換言之，卽陳溝發見之打手歌，辭氣與王譜他歌訣相類，故認爲王譜所本有。今予執四端以破其惑：陳氏打手歌，四句者較王譜爲簡，存原作面目，此陳溝本有之證一也；陳氏打手歌，徐言其文義不如王譜之長，可見其爲宗岳未修改以前之原文，此陳溝本有之證二也；辭氣與奏庭遺詩相類，此陳溝本有之證三也；最簡賅之打手歌，獨發見於陳溝，此陳溝本有之證四也。徐氏於考據，用力甚勤，明足以察此，徒欲建立其王傳陳之說，遂不得不執一以立論，猶恐世之疑宗岳不以拳論傳陳，而僅以打手歌相授也，於是不得不彌縫其說曰：「打手歌係陳

求其来历，由繁简以察其衍变，由精粗以明其后先，由辞气以审其同异，而后可得其真相。徐氏仅以陈沟发见之《打手歌》，辞气不类于同地发见之《拳经总歌》与他歌诀，故认为非陈氏所本有。换言之，即陈沟发见之《打手歌》，辞气与王谱他歌诀相类，故认为王谱所本有。今予执四端以破其惑：陈氏《打手歌》，四句者较王谱为简，存原作面目，此陈沟本有之证一也；陈氏《打手歌》，徐言其文义不如王谱之长，可见其为宗岳未修改以前之原文，此陈沟本有之证二也；辞气与奏庭遗诗相类，此陈沟本有之证三也；最简赅之《打手歌》，独发见于陈沟，此陈沟本有之证四也。徐氏于考据，用力甚勤，明足以察此，徒欲建立其王传陈之说，遂不得不执一以立论，犹恐世之疑宗岳不以《拳论》传陈，而仅以《打手歌》相授也，于是不得不弥缝其说曰："《打手歌》系陈

氏得王宗岳之口授，其他文篇，或未帶往，或未撰成，故未予陳氏。」其說可謂曲暢旁通者矣，奈空言之不敵實證何！夫辨別詞章，單以辭氣測其孰爲本有，孰非本有，必另無他證，庶乎可采。否則，一舉動云云與太極者云云兩篇，辭氣意味，正復相類，使無李譜傳世，徐氏安能辨其出於兩手乎？太極者云云一篇，李亦畬譜，龔潤田譜，陳秀峯譜，其標題爲王宗岳太極拳論，出王氏手筆無疑。長拳者云云一篇，徐氏以「十三勢者，掤攦擠按採挒肘靠進退顧盼定也」兩句，歸王宗岳作，餘歸武禹襄作，其說當否，須先將「一名長拳一名十三勢」之來歷，根究清楚，方可判斷。查龔潤田譜，此九字注於山右王宗岳先生太極拳論題目下，陳秀峯本與之同。廉讓堂本變爲正文，冠長拳者之上，惟已改爲太極拳一名長拳又名十三勢，郝和

氏得王宗岳之口授，其他文篇，或未带往，或未撰成，故未予陈氏。”其说可谓曲畅旁通者矣，奈空言之不敌实证何！夫辨别辞章，单以辞气测其孰为本有，孰非本有，必另无他证，庶乎可采。否则，一举动云云与太极者云云两篇，辞气意味，正复相类，使无李谱传世，徐氏安能辨其出于两手乎？太极者云云一篇，李亦畬谱、龚润田谱、陈秀峰谱，其标题为《王宗岳太极拳论》，出王氏手笔无疑。长拳者云云一篇，徐氏以“十三势者，掤攦挤按采挒肘靠进退顾盼定也”两句，归王宗岳作，余归武禹襄作，其说当否，须先将“一名长拳一名十三势”之来历，根究清楚，方可判断。查龚润田谱，此九字注于山右王宗岳先生太极拳论题目下，陈秀峰本与之同。廉让堂本变为正文，冠长拳者之上，惟已经改为太极拳一名长拳又名十三势，郝和

所藏其師李亦畬本，移十三勢三字爲長拳者一篇標題，移一名長拳四字注於其旁，餘删削，九字之根源，變遷，移放，大要如上，其他諸譜，玆不贅舉。徐氏以龔潤田本溯楊健侯之舊譜，予以陳秀峯本溯楊班侯之舊譜，班侯，健侯皆露禪子，露禪之譜，徐氏考係武禹襄授與之初改本，并謂露禪本不通文義，從而知太極拳論之題目及其下之注，非王宗岳原譜所有，即出禹襄手，並非露禪所加。又從而知太極拳論之後，必有長拳者十三勢者云云一篇，否則此注爲無的放矢矣。據李福蔭廉讓堂本序云：「細檢家藏各本，文字間亦不相同，章篇或此前而彼後，或此多而彼少，緣先伯祖精求斯技，歷四十年，輯本非只一册，著述屢有删改，外間鈔本，因時間之不同，自難一致耳。先伯祖最後親筆工楷手鈔共三本，一交先祖啓軒公，現已殘

所藏其师李亦畬本，移十三势三字为长拳者一篇标题，移一名长拳四字注于其旁，余删削，九字之根源，变迁，移放，大要如上，其他诸谱，兹不赘举。徐氏以龚润田本溯杨健侯之旧谱，予以陈秀峰本溯杨班侯之旧谱，班侯、健侯皆露禅子，露禅之谱，徐氏考系武禹襄授予之初改本，并谓露禅本不通文义，从而知太极拳论之题目及其下之注，非王宗岳原谱所有，即出禹襄手，并非露禅所加。又从而知太极拳论之后，必有长拳者十三势者云云一篇，否则此注为无的放矢矣。据李福荫《廉让堂本序》云："细检家藏各本，文字间亦不相同，章篇或此前而彼后，或此多而彼少，缘先伯祖精求斯技，历四十年，辑本非只一册，著述屡有删改，外间钞本，因时间之不同，自难一致耳。先伯祖最后亲笔工楷手钞共三本，一交先祖启轩公，现已残

缺；一交門人郝和，現存伊子文桂手；先伯祖自留一本，現存十一叔父遜之公手，此皆完璧也。至於先伯祖屢次自編原稿，則爲十叔父石泉公，十一叔父遜之公所珍藏。」序中先伯祖，卽李亦畬，亦畬與武禹襄爲甥舅，其技其譜，皆得自禹襄，從而知廉讓堂本與郝和藏本，皆亦畬取武本舊注移而改，改而移，已非本來面目，此有李福蔭序可證。今推究以一名長拳一名十三勢注拳論者，其用意或欲使人明論首太極二字，卽指另篇之長拳十三勢，此王譜原有長拳者三句之證也。然禹襄祇得十三勢之傳，若注出其手，亦望文生義，初不知十三勢外，尚有長拳也。王宗岳譜，予既從舊注察知其原有長拳者三句，田鎭峯本無之，祇能斷其爲後人删除，徐氏據爲王譜祇有十三勢者兩句之證，似未精思深考。予以長拳者一篇不見於陳溝，而見

缺；一交门人郝和，现存伊子文桂手；先伯祖自留一本，现存十一叔父逊之公手，此皆完璧也。至于先伯祖屡次自编原稿，则为十叔父石泉公、十一叔父逊之公所珍藏。"序中先伯祖，即李亦畬，亦畬与武禹襄为甥舅，其技其谱，皆得自禹襄，从而知廉让堂本与郝和藏本，皆亦畬取武本旧注移而改，改而移，已非本来面目，此有李福荫序可证。今推究以一名长拳一名十三势注拳论者，其用意或欲使人明论首太极二字，即指另篇之长拳十三势，此王谱原有长拳者三句之证也。然禹襄只得十三势之传，若注出其手，亦望文生义，初不知十三势外，尚有长拳也。王宗岳谱，予既从旧注察知其原有长拳者三句，田镇峰本无之，只能断其为后人删除，徐氏据为王谱只有十三势者两句之证，似未精思深考。予以长拳者一篇不见于陈沟，而见

於王譜，亦無王宗岳以前或以後之人撰作痕跡，故據舊注推定其全爲王作；徐氏以一部歸王作，一部歸武作者，初未留意此注也。十三勢行工歌，徐氏以禹襄爲之作解，斷其成於武氏之前，甚是 予推定爲長拳失傳後，得十三勢之傳者所作，應在宗岳之後。以心行氣與一舉動云云，楊譜作兩篇，李譜作一篇，李譜篇末有禹襄武氏幷識字樣，首有解曰字樣，徐氏考爲武作，可無疑問。此外，徐主太極拳自王宗岳傳陳溝，適與予說相反。徐謂：「李亦畬太極拳小序，于王宗岳論詳且盡矣下，繼以後傳至河南陳家溝，此明明王傳陳，非陳傳王也。」又謂：「李亦畬言王傳于傳，豈能臆造，自必聞之其舅武禹襄，武氏亦豈能臆造，則必聞之陳淸萍，楊露禪亦必聞此說于陳溝，故於王宗岳爲太極拳先師之說無異議。」案：淸萍所傳太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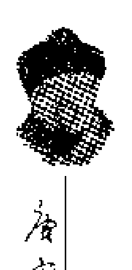
于王谱，亦无王宗岳以前或以后之人撰作痕迹，故据旧注推定其全为王作；徐氏以一部归王作，一部归武作者，初未留意此注也。《十三势行工歌》，徐氏以禹襄为之作解，断其成于武氏之前，甚是。予推定为长拳失传后，得十三势之传者所作，应在宗岳之后。以心行气与一举动云云，杨谱作两篇，李谱作一篇，李谱篇末有禹襄武氏并识字样，首有解曰字样，徐氏考为武作，可无疑问。此外，徐主太极拳自王宗岳传陈沟，适与予说相反。徐谓：“李亦畬太极拳小序，于王宗岳论详且尽矣下，继以后传至河南陈家沟，此明明王传陈，非陈传王也。”又谓：“李亦畬言王传于传，岂能臆造，自必闻之其舅武禹襄，武氏亦岂能臆造，则必闻之陈清萍，杨露禅亦必闻此说于陈沟，故于王宗岳为太极拳先师之说无异议。”按：清萍所传太极，

以趙堡，王屹嶒爲盛，予在陳溝時，兩處拳家　均相過從，訪問王譜，了不可得，武氏之譜，非得諸淸萍　謂王傳於陳，武氏必聞之陳淸萍者，其證何在？查太極拳譜，係武氏得於舞陽縣鹽店，非親得諸王宗岳，亦非得諸陳淸萍，有李亦畬跋可證，則後傳至河南陳家溝云者，武氏初未聞之王宗岳，亦未聞之陳淸萍，明明爲得譜後臆測之辭，而徐氏信之，此其說之不足爲據者一也。楊氏譜得於武氏，露禪之云王傳於陳，以武楊傳譜一事觀之，不如謂楊聞於武，反有佐證，徐懸揣其聞於陳溝，此其說之不足爲據者二也。陳溝不見王譜，僅見撰於拳論以前之打手歌一首，徐謂：「陳氏初祇得王之口訣，故陳氏書中或不完具，或頗歧異，楊武兩家　則譜中六句無異致，而文義亦較見于陳氏書者爲長。」不知陳溝四句變爲六句者，乃由簡

以赵堡王屹嶒为盛，予在陈沟时，两处拳家，均相过从，访问王谱，了不可得，武氏之谱，非得诸清萍，谓王传于陈，武氏必闻之陈清萍者，其证何在？查《太极拳谱》，系武氏得于舞阳县盐店，非亲得诸王宗岳，亦非得诸陈清萍，有李亦畬《跋》可证，则后传至河南陈家沟云者，武氏初未闻之王宗岳，亦未闻之陈清萍，明明为得谱后臆测之辞，而徐氏信之，此其说之不足为据者一也。杨氏谱得于武氏，露禅之云王传于陈，以武杨传谱一事观之，不如谓杨闻于武，反有佐证，徐悬揣其闻于陈沟，此其说之不足为据者二也。陈沟不见王谱，仅见撰于拳论以前之《打手歌》一首，徐谓："陈氏初只得王之口诀，故陈氏书中或不完具，或颇歧异，杨武两家，则谱中六句无异致，而文义亦较见于陈氏书者为长。"不知陈沟四句变为六句者，乃由简

而至繁，王譜文義較長者，乃潤粗以至精，逐漸增訂，其跡至顯，王取諸陳，其事至明，楊武無異致者，乃楊得於武之證，非王傳於陳之證，故與其據打手歌以證王傳陳，毋甯據打手歌以證陳傳王，此其說之不足爲據者三也。年來，予與徐氏辨太極拳，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時固絕不苟同，有時則互爲發明，其間訂正舊說，創立新見，相需相成之處，彼此並不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惟事有可證，理有可明者，往往不肯遷就而已。此拳今日盛行南北，各家著述，或依託神仙，或附會妖妄，其於民族思想 貽害甚大，予與徐氏所著太極拳書，先後辟而闢之，豈徒飽食寄興，亦冀沈迷知返，用心所屆，遂孜孜而不休，爲之者其人不多，夫豈得已哉！此條闡明太極拳譜，因限於篇幅，僅及六篇，其潤色修改陸續附益之文，并奏庭編太

而至繁，王谱文义较长者，乃润粗以至精，逐渐增订，其迹至显，王取诸陈，其事至明，杨武无异致者，乃杨得于武之证，非王传于陈之证，故与其据《打手歌》以证王传陈，毋宁据《打手歌》以证陈传王，经其说之不足为据者三也。年来，予与徐氏辨太极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时固绝不苟同，有时则互为发明，其间订正旧说，创立新见，相需相成之处，彼此并不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惟事有可证，理有可明者，往往不肯迁就而已。此拳今日盛行南北，各家著述，或依托神仙，成附会妖妄，其于民族思想，贻害甚大，予与徐氏所著太极拳书，先后辟而辟之，岂徒饱食寄兴，亦冀沉迷知返，用心所届，遂孜孜而不休，为之者其人不多，夫岂得已哉！此条阐明《太极拳谱》，因限于篇幅，仅及六篇，其润色修改陆续附益之文，并奏庭编太



極拳采取戚氏拳經等等，予將著太極拳譜考辨一書以明之。

萇氏武技書

徐震編訂本，卷一至卷五，皆言拳法拳理。

极拳采取戚氏拳经等等，予将著《太极拳谱考辨》一书以明之。

《苌氏武技书》

徐震编订本，卷一至卷五，皆言拳法拳理。

擒拏

拳經捷要一卷

此書所載拏解，不足二十法，其緒說則謂有七十二拏，想因轉輾傳鈔，餘皆亡佚矣。

六合拳譜一卷

拳家通稱拏法有七十二，此譜亦然。明鄭若曾江南經略使拳之家內，有三十六拏法，三十六解法，是七十二拏者，拏與解各得其半也。此譜予僅借鈔其目，內容是否如江南經略所云？今已不復能憶之。明代以專精拏法名於世者，有鷹爪王唐養吾二人，見紀効新書，陣記，姬氏相距不遠，其所傳或即兩家之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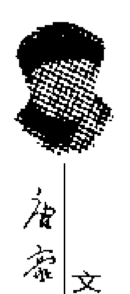
擒 拿

《拳经捷要》一卷

此书所载拿解，不足二十法，其绪说则谓有七十二拿，想因转辗传钞，余皆亡佚矣。

《六合拳谱》一卷

拳家通称拿法有七十二，此谱亦然。明郑若曾《江南经略》使拳之家内，有三十六拿法，三十六解法，是七十二拿者，拿与解各得其半也。此谱予仅借钞其目，内容是否如《江南经略》所云？今已不复能忆之。明代以专精拿法名于世者，有鹰爪王、唐养吾二人，见《纪效新书》、《阵记》，姬氏相距不远，其所传或即两家之遗



緒歟？

陳氏拳械譜二卷

彙編本有金剛十八拏法：一曰霸王請客，二曰燕青捉肘，三曰蘇秦背劍，四曰王屠捆猪，五曰倒沾金，六曰金蟾脫殼，七曰千觔墜　八曰白猿獻肘，九曰千觔大壓梁，十曰獅子倒扳樁，十一曰鎖頂捺法•十二曰金絲纏瓜，十三曰左右推醋瓶，十四曰隔席請客，十五曰白馬臥欄，十六曰仙人脫衣，十七曰呂公解縧，十八曰鐵幡杆。餘三本短打中，亦雜拏法。

绪欤？

《陈氏拳械谱》二卷

汇编本有金刚十八拿法：一曰霸王请客，二曰燕青捉肘，三曰苏秦背剑，四曰王屠捆猪，五曰倒沾金，六曰金蟾脱壳，七曰千斤坠，八曰白猿献肘，九曰千斤大压梁，十曰狮子倒扳桩，十一曰锁顶捺法，十二曰金丝缠瓜，十三曰左右推醋瓶，十四曰隔席请客，十五曰白马卧栏，十六曰仙人脱衣，十七曰吕公解绦，十八曰铁幡杆。余三本短打中，亦杂拿法。

射

射法二篇

漢書藝文志著錄，題逢門，其書已亡。查劉歆七略，有蠭門射法一書，史記龜策傳集解引之，七略爲漢志所本，此爲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援據呂氏春秋「蠭門始習於甘蠅」一說之由來。顏師古注，逢門卽逢蒙，此爲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援據孟子「逢蒙學射於羿」一說之由來。世本作篇，稱逢蒙作射，此爲張澍輯注逢蒙作射法一說之由來。宋重修廣韻注：「古今表有逢門子……豹……宋公子來於木門者，後遂以爲氏，」此爲鄭樵通志氏族略所云「漢書古今人表有逢門子豹，藝文志逢門子

射

《射法》二篇

《汉书·艺文志》著录，题逢门，其书已亡。查刘歆《七略》，有《蜂门射法》一书，《史记·龟策传集解》引之，《七略》为汉志所本，此为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援据《吕氏春秋》“蜂门始习于甘蝇”一说之由来。颜师古注，逢斗即逢蒙，此为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援据孟子“逢蒙学射于羿”一说之由来。世本作篇，称逢蒙作射，此为张澍辑注逢蒙作射法一说之由来。宋《重修广韵》注：“《古今表》有逢门子……豹……宋公子来于木门者，后遂以为氏。”此为郑樵《通志氏族略》所云：“《汉书·古今人表》有逢门子豹，《艺文志》逢门子



著兵法」一說之由來。（逢門射法列漢志兵書，故鄭樵云著兵法。）綜此數說，可得結論如下：著者之師，一曰甘蠅，一曰羿；著者氏名，一曰逢蒙，一曰逢門子豹。查書經五子之歌，其傳說之羿，爲太康時人，逢蒙必與同時，始得爲師弟，甘蠅亦然。據甲骨文時代觀之，此三人皆生乎書契以前，逢蒙不能著書，與王張所考之非，灼然可見。惟中國在書契之前，早有射藝，則已因近二十年來之發掘，由出土石砮，獲得證明，玆以與此書無關，不爲贅述。又廣韻豹字上下皆有奪文，故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謂當以逢門子爲句，其說足正鄭氏之誤。近人姚明煇漢書藝文志注解，謂當是傳逢蒙射法，非必逢蒙著。顧實漢書藝文志，謂古今人同名。姚說近乎牽強彌縫，顧說亦祇見一端。予以爲撰此書之逢門，若非古今人同名，即秦漢

著兵法”一说之由来(逢门射法列《汉志兵书》,故郑樵云著兵法)。综此数说,可得结论如下:著者之师,一曰甘蝇,一曰羿;著者氏名,一曰逢蒙,一曰逢门子豹。查《书经·五子之歌,其传说之羿,为太康时人,逢蒙必与同时,始得为师弟,甘蝇亦然。据甲骨文时代观之,此三人皆生乎书契以前,逢蒙不能著书,与王张所考之非,灼然可见。唯中国在书契之前,早有射艺,则已因近二十年来之发掘,由出土石砮,获得证明,兹以与此书无关,不为赘述。又《广韵》豹字上下皆有夺文,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谓当以逢门子为句,其说足正郑氏之误。近人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谓当是传逢蒙射法,非必逢蒙著。顾实《汉书·艺文志》,谓古今人同名。姚说近乎牵强弥缝,顾说亦只见一端。予以为撰此书之逢门,若非古今人同名,即秦汉

閭人假託，二者必居一於是。

弋法四篇

漢書藝文志著錄，題蒲且子，其書已亡。高誘注淮南子曰：「蒲且子楚人，善弋射。」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以淮南子本文，無楚人字，故爲之考曰：『楚世家有云：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召而問之。』高注云楚人，或本諸此，然不知是否卽此蒲且子也。」張湛注僞書列子曰：「蒲且子古善弋射者。」亦未言其爲楚人。

繳書二篇

漢書藝文志拾補著錄，不題撰人，其書已亡。束晳竹書敍目曰

间人假托，二者必居一于是。

《弋法》四篇

《汉书·艺文志》著录，题蒲且子，其书已亡。高诱注淮南于曰："蒲且子楚人，善弋射。"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以淮南子本文，无楚人字，故为之考曰："楚世家有云：'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召而问之。'高注云楚人，或本诸此，然不知是否即此蒲且子也。"张湛注伪书《列子》曰："蒲且子古善弋射者。"亦未言其为楚人。

《缴书》二篇

《汉书·艺文志拾补》著录，不题撰人，其书已亡。束皙竹书叙目曰：

：『繳書二篇，論弋射法。』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卷末有曰：「文選勵志詩注，引汲冢書云：「蒲且子見雙鳧過之，其不弋者亦下。」疑是繳書二篇之文。』果如陳氏所云，則繳書之作，當後於蒲且子弋法。

射法十一篇

漢書藝文志著錄，題陰通成，其書已亡。

射法三篇

漢書藝文志著錄，題李將軍，其書已亡。顏師古注，即李廣。案：廣隴西成紀人，為人猨臂善射，自結髮從戎擊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匈奴畏之，號曰飛將軍。居右北平，射虎，虎騰

“缴书二篇，论弋射法。”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卷末有曰：“文选励志诗注，引《汲冢书》云：‘蒲且子见双凫过之，其不弋者亦下。’疑是缴书二篇之文。”果如陈氏所云，则缴书之作，当后于蒲且子弋法。

《射法》十一篇

《汉书·艺文志》著录，题阴通成，其书已亡。

《射法》三篇

《汉书·艺文志》著录，题李将军，其书已亡。颜师古注，即李广。按：广陇西成纪人，为人猿臂善射，自结发从戎击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匈奴畏之，号曰飞将军。居右北平，射虎，虎腾

傷廣，廣竟亦射殺之。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將兵，數困辱匈奴。元狩四年，大將軍衞青大擧擊匈奴，廣年六十餘，自請行。武帝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既出塞，靑令出東道，廣以前將軍應居先當單于，爭之不得。東道少回遠，軍亡導失道，後大將軍期，漢法當死，遂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

魏氏射法六篇

漢書藝文志著錄，撰人名未詳，其書已亡。

射書五篇

伤广，广竟亦射杀之。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阵，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将兵，数困辱匈奴。元狩四年，大将军卫青大举击匈奴，广年六十余，自请行。武帝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既出塞，青令出东道，广以前将军应居先当单于，争之不得。东道少回远，军亡导失道，后大将军期，汉法当死，遂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

《魏氏射法》六篇

《汉书·艺文志》著录，撰人名未详，其书已亡。

《射书》五篇

漢書藝文志著錄，題護軍射師王賀，其書已亡。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曰：『護軍之屬有射師，則表(百官表)所不具，蓋猶今之教習。』又曰：『其前數家，皆稱射法，此獨名射書，而置于連弩射法具之後，則其書大抵言射具，器用，製作之程品爲多。』後說予以爲近臆測。

射法五卷

漢書藝文志著錄，題彊弩將軍王圍，其書已亡。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曰：『漢興，郁郅王圍，成紀李廣，皆以武勇顯，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也。』

射經三卷

《汉书·艺文志》著录，题护军射师王贺，其书已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曰："护军之属有射师，则表(百官表)所不具，盖犹今之教习。"又曰："其前数家，皆称射法，此独名《射书》，而置于连弩射法具之后，则其书大抵言射具、器用，制作之程品为多。"后说予以为近臆测。

《射法》五卷

《汉书·艺文志》著录，题疆弩将军王围，其书已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曰："汉兴，郁郅王围，成纪李广，皆以武勇显，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也。"

《射经》三卷

魯曾煜序顧鎬射說曰：『晉杜預有射經三卷，宋潛溪惜其不傳。』查晉書杜傳，謂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則潛溪之說，不知其何據？

馬射譜一卷

隋書經籍志注，謂梁有馬射譜一卷 亡，文選赭白馬賦注引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爲月支二枚，馬蹄三枚也。』李善曰：『月支，馬蹄，皆射帖名也。』

玄宗馬射圖（通志作明皇馬射圖）

唐書藝文志，宋鄭樵通志均著錄，唐志題陳宏，通志不題畫人，其圖已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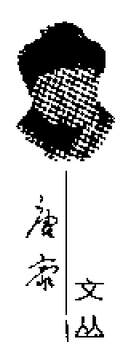
鲁曾煜序顾镐《射说》曰："晋杜预有《射经》三卷，宋潜溪惜其不传。"查《晋书》杜传，谓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则潜溪之说，不知其何据？

《马射谱》一卷

《隋书经籍志》注，谓梁有《马射谱》一卷。亡，文选《赭白马赋》注引《邯郸淳艺经》曰："马射左边为月支二枚，马蹄三枚也。"李善曰："月支，马蹄，皆射帖名也。"

《玄宗马射图》（《通志》作《明皇马射图》）

《唐书·艺文志》、宋郑樵《通志》均著录，唐志题陈宏，《通志》不题画人，其图已亡。



射記一卷

唐書藝文志著錄，張守忠撰，其書巳亡。

弓箭論通志作弓箭啓蒙論宋志作弓箭啓蒙一卷

唐書藝文志，宋鄭樵通志，宋史藝文志均著錄，唐任權撰，其書巳亡。

射經一卷宋志一部一卷一部二卷

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均著錄．唐王琚撰，其生平具見新唐書本傳。單行本世巳久佚，載唐順之武編卷前五，顧煜射書卷一者，祇射必中席而坐一篇名王琚射經。載清陶珽說郛正續合

《射记》一卷

《唐书·艺文志》著录，张守忠撰，其书已亡。

《弓箭论》(《通志》作《弓箭启蒙论》，宋志作《弓箭启蒙》)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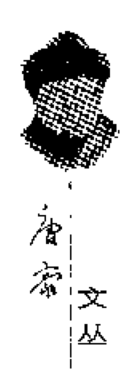
《唐书·艺文志》、宋郑樵《通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唐任权撰，其书已亡。

《射经》一卷(宋志一部一卷一部二卷)

《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唐王琚撰，其生平具见《新唐书本传》。单行本世已久佚，载唐顺之《武编》卷前五，顾煜《射书》卷一者，《只射必中席而坐》一篇名《王琚射经》。载清陶珽《说郛正续合

刊弓一百一，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二百七十九卷者多十三篇。查宋志著錄之王琚射經有兩部，一部一卷，一部二卷，豈多十三篇者，卽二卷本耶？十三篇中，有宋盧宗邁太尉釋撥，故說郛正續合刊，及平山潛校刻紀効新書參訂書目中之射經，皆題宋王琚，不知唐志巳著錄其書，宋代在後，安得反引其文之理？又唐顧書所載琚射經，首曰：『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垛，一膝横順席。』坐以習射，正是唐風，安得謂琚爲宋人？武編王琚射經之後，間以兪大猷射法，習挽進力古法，古事廣林記執弓取箭古法，牽放體勢古法，遣放求親古法，治心調攝古法，始爲步射總法，持弓審固，舉弝摟弦，抹羽取箭，當心入筈，鋪膊牽弦，斂身開弓，極力遣箭，捲弦入弰，修後手法，步射病色，馬射總法等十二篇，又間以射疏，黑韃遺事，始

刊》卷一百一，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二百七十九卷者多十三篇。查宋志著录之《王琚射经》有两部，一部一卷，一部二卷，岂多十三篇者，即二卷本耶？十三篇中，有宋卢宗迈《太尉释拨》，故《说郛正续合刊》，及平山潜校刻《纪效新书》参订书目中之《射经》，皆题宋王琚，不知唐志已著录其书，宋代在后，宁得反引其文之理？又唐顾书所载琚射经，首曰："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当垛，一膝横顺席。"坐以习射，正是唐风，安得谓琚为宋人？《武编·王琚射经》之后，间以俞大猷射法、习挽进力古法、《事林广记》执弓取箭古法、牵放体势古法、遣放求亲古法、治心调摄古法、始为步射总法、持弓审固、举靶搂弦、抹羽取箭、当心入筈、铺膊牵弦、敛身开弓、极力遣箭、捲弦入鞘、修后手法、步射病色、马射总法等十二篇，又间以射疏、黑鞑遗事，始



爲弓有六善一篇，足證說郛正續合刊，古今圖書集成所載王琚射經，自步射總法以下非琚作。惟此十三篇，究爲何人手筆？尙待考證。若果爲宋志著錄之二卷本，則其成當在脫脫修宋史以前，盧宗邁刊射法之後。

射法指訣（郡齋讀書志作嚴悟射訣）一卷

宋鄭樵通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均著錄，其書已亡。通志題嚴悟撰。晁公武曰：「唐王思永撰。思永學射法於成都工曹嚴悟，成書十篇，每篇首必稱師曰。」據此則通志題嚴撰者誤。

九鏡射經（考通九作九）一卷

宋史藝文志，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均著錄；其書已亡。陳振孫直

为弓有六善一篇，足证《说郛正续合刊》、《古今图书集成》所载《王琚射经》，自步射总法以下非琚作。唯此十三篇，究为何人手笔？尚待考证。若果为宋志著录之二卷本，则其成当在脱脱修宋史以前，卢宗迈刊射法之后。

《射法指诀》（《郡斋读书志》作《严悟射诀》）一卷

宋郑樵《通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均著录，其书已亡。《通志》题严悟撰。晁公武曰："唐王思永撰。思永学射法于成都工曹严悟，成书十篇，每篇首必称师曰。"据此则《通志》题严撰者误。

《九镜射经》（《考通》九作几）一卷

《宋史·艺文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均著录，其书已亡。陈振孙《直

齋書錄解題曰：『唐檢校太子詹事韋韞撰，制弓矢法三篇，射法九篇。』

射訣一卷

宋史藝文志著錄，唐韋韞撰，其書已亡。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韞）序其學射之初，有張宗者授之訣，爲射訣。』明陳繼儒序射史曰：『昔韋韞學射於張中，有九鏡射經。』案：繼儒於撰人名書名，俱未考直齋書錄解題，故歧異。

射書十五卷

宋陳樵通志，宋史藝文志均著錄，通志題僞唐徐鍇，歐陽陌撰，其書已亡。案：鍇爲鉉弟，仕唐爲祕書省正字，累官內史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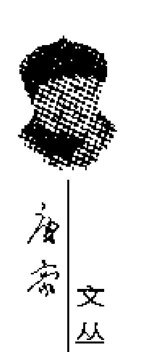
斋书录解题》曰："唐检校太子詹事韦韫撰，制弓矢法三篇，射法九篇。"

《射诀》一卷

《宋史·艺文志》著录，唐韦韫撰，其书已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韫）序其学射之初，有张宗者授之诀，为《射诀》。"明陈继儒序《射史》曰："昔韦韫学射于张中，有《九镜射经》。"按：继儒于撰人名书名，俱未考《直斋书录解题》，故歧异。

《射书》十五卷

宋郑樵《通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通志》题为唐徐锴、欧阳陌撰，其书已亡。按：锴为铉弟，仕唐为秘书省正字，累官内史舍



人，因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其生平詳宋史徐鉉傳。宋志訛鍇爲諧，歐陽陌未詳。補五代史藝文志，有徐撰射書五卷，疑卽通志所著徐鍇，歐陽陌射書十五卷之誤。

射騎圖

遼史藝文志著錄，義宗畫，其圖已亡。義宗生平，具見遼史本傳。

射法一卷

宋鄭樵通志，宋史藝文志均著錄，黃損撰，其書已亡。通志訛損爲捐，其生平略見中國人名大辭典，補五代史藝文志亦著其書。

射訓一卷

人，因铉奉使入宋，优惧而卒，其生平详《宋史·徐铉传》。宋志讹锴为谐，欧阳陌未详。《补五代史·艺文志》，有徐撰《射书》五卷，疑即《通志》所著徐锴、欧阳陌《射书》十五卷之误。

《射骑图》

《辽史·艺文志》著录，义宗画，其图已亡。义宗生平，具见《辽史本传》。

《射法》一卷

宋郑樵《通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黄损撰，其书已亡。《通志》讹损为捐，其生平略见《中国人名大辞典》，《补五代史·艺文志》亦著其书。

《射训》一卷

宋鄭樵通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均著錄，其書已亡。陳振孫曰：『監察御史張仲殷撰，中興書目云本朝人，果也，則不當名犯廟諱。』通志不題撰人。

射訓一卷

宋史藝文志著錄，題張仲商，其書已亡。案：此書與直齋書錄解題之張仲殷射訓一卷，書名卷帙皆同，姓名祇差一字，疑爲一書。

射訣三卷

宋史藝文志著錄，題李章，其書已亡。查五代吳楊行密騎將李章，善撫士卒，不知是否即其人？

宋郑樵《通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著录，其书已亡。陈振孙曰："监察御史张仲殷撰，中兴书目云本朝人，果也，则不当名犯庙讳。"通志不题撰人。

《射训》一卷

《宋史·艺文志》著录，题张仲商，其书已亡。按：此书与《直斋书录解题》之张仲殷《射训》一卷，书名卷帙皆同，姓名只差一字，疑为一书。

《射诀》三卷

《宋史·艺文志》著录，题李章，其书已亡。查五代吴杨行密骑将李章，善抚士卒，不知是否即其人？



射鑑九圖一卷

宋鄭樵通志著錄，不題撰人，其書已亡。

五善射序一卷

宋鄭樵通志著錄，題程正柔撰，其書已亡。

金吾射法一卷

宋鄭樵通志著錄，不題撰人，其書已亡。

射經四卷

宋鄭樵通志著錄，不題撰人，其書已亡。

《射鉴九图》一卷

宋郑樵《通志》著录，不题撰人，其书已亡。

《五善射序》一卷

宋郑樵《通志》著录，题程正柔撰，其书已亡。

《金吾射法》一卷

宋郑樵《通志》著录，不题撰人，其书已亡。

《射法》四卷

宋郑樵《通志》著录，不题撰人，其书已亡。

射口訣一卷

宋鄭樵通志著錄，題張商撰，其書已亡。

九章射術三卷

宋鄭樵通志著錄，不題撰人，其書已亡。

集古今射法一卷

宋鄭樵通志著錄，不題撰人，其書已亡。

劉氏射法一卷

宋鄭樵通志著錄，題劉氏而不名，其書已亡。

《射口诀》一卷

宋郑樵《通志》著录，题张商撰，其书已亡。

《九章射术》三卷

宋郑樵《通志》著录，不题撰人，其书已亡。

《集古今射法》一卷

宋郑樵《通志》著录，不题撰人，其书已亡。

《刘氏射法》一卷

宋郑樵《通志》著录，题刘氏而不名，其书已亡。

射訣一卷

宋鄭樵通志著錄，題魏氏撰而不名，其書已亡。

九鑑射經一卷

宋鄭樵通志著錄，不題撰人，其書已亡。

射評一卷

宋鄭樵通志著錄，題李廣撰，其書已亡。案：漢志既著錄廣射法，何獨遺此書與射訣要略乎？顯出後人依託。

射訣要略（通志直齋書錄解題作射評要略宋志作射評要錄）一卷

《射诀》一卷

宋郑樵《通志》著录，题魏氏撰而不名，其书已亡。

《九鉴射经》一卷

宋郑樵《通志》著录，不题撰人，其书已亡。

《射评》一卷

宋郑樵《通志》著录，题李广撰，其书已亡。按：汉志既著录广射法，何独遗此书与《射诀要略》乎？显出后人依托。

《射诀要略》（《通志》、《直斋书录解题》作《射评要略》，宋志作《射评要录》）一卷

宋鄭樵通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均著錄，其書已亡。晁公武曰：『李廣撰，凡十五篇』陳振孫曰：『依託也，鄙淺無奇。』

射議一卷

宋史藝文志著錄，其書已亡。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元城王越石仲寶撰，凡七條。』

射訣一卷

宋史藝文志著錄，王堅道撰，其書已亡。

射經一卷（宋志作四卷）

宋郑樵《通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其书已亡。晁公武曰："李广撰，凡十五篇。"陈振孙曰："依托也，鄙浅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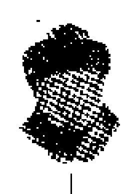
《射议》一卷

《宋史·艺文志》著录，其书已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元城王越石仲宝撰，凡七条。"

《射诀》一卷

《宋史·艺文志》著录，王坚道撰，其书已亡。

《射经》一卷（宋志作四卷）



宋鄭樵通志，宋史藝文志均著錄，田逸撰，其書已亡。

射訣一卷

宋鄭樵通志，宋史藝文志均著錄，馬思永撰，其書已亡。案：通志此書，與嚴悟射法指訣並著錄，則撰嚴悟射訣之王思永，名雖與馬同，不能如射訓之疑爲一書也。

弓訣一卷

宋史藝文志著錄，不題撰人，其書已亡。

射法一卷

宋史藝文志著錄，劉懷德撰，其書已亡。

宋郑樵《通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田逸撰，其书已亡。

《射诀》一卷

宋郑樵《通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马思永撰，其书已亡。按：《通志》此书，与《严悟射法指诀》并著录，则撰《严悟射诀》之王思永，名虽与马同，不能如《射训》之疑为一书也。

《弓诀》一卷

《宋史·艺文志》著录，不题撰人，其书已亡。

《射法》一卷

《宋史·艺文志》著录，刘怀德撰，其书已亡。

神射訣一卷

宋鄭樵通志，宋史藝文志均著錄。通志不題撰人，宋志題張子霄，其書已亡。

廣弓經一卷

宋鄭樵通志，宋史藝文志均著錄。通志不題撰人，宋志題紀亶，其書已亡。

神射式一卷

宋鄭樵通志，宋史藝文志均著錄，王德用撰，通志用訛甫，其書已亡。案：德用字元輔，趙州人，將家子，善撫下，故多得

《神射诀》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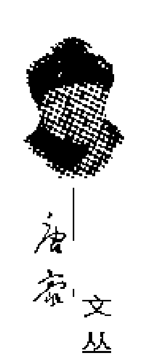
宋郑樵《通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通志》不题撰人，宋志题张子霄，其书已亡。

《广弓经》一卷

宋郑樵《通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通志》不题撰人，宋志题纪亶，其书已亡。

《神射式》一卷

宋郑樵《通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王德用撰，《通志》用讹甫，其书已亡。按：德用字元辅，赵州人，将家子，善抚下，故多得



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其生平詳見宋史王超傳。

馮氏射法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括蒼何宗姚，取投壺新式及馮氏射法爲一編。』馮氏名未詳，其書已亡。

增廣射譜七卷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淳熙中，詔進士習射，書坊爲此以射利。末二卷爲盧宗邁射法，亦簡。』其書已亡。

射法二卷

士心，虽屡临边境，未尝亲矢石，督攻战，而名闻四夷，其生平详见《宋史·王超传》。

《冯氏射法》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括苍何宗姚，取投壶新式及冯氏射法为一编。"冯氏名未详，其书已亡。

《增广射谱》七卷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淳熙中，诏进士习射，书坊为此以射利。末二卷为卢宗迈射法，亦简。"其书已亡。

《射法》二卷

宋廬宗邁撰。見直齋書錄解題，其書已亡。案：宗邁生平，略見中國人名大辭典。

弓訣一卷

宋史藝文志著錄者凡二部，此部題李靖，其書已亡。查張守忠，任權，皆名不如靖，唐志均著錄其書，使靖果有是作，安得見遺？疑出依託。

九鑑射圖一卷

宋史藝文志著錄，不題撰人，其書已亡。

射經三卷

宋史藝文志著錄，不題撰人，其書已亡。

宋卢宗迈撰，见《直斋书录解题》，其书已亡。按：宗迈生平，略见《中国人名大辞典》。

《弓诀》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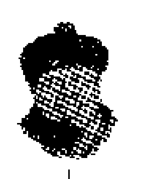
《宋史·艺文志》著录者凡二部，此部题李靖，其书已亡。查张守忠、任权，皆名不如靖，唐志均著录其书，使靖果有是作，安得见遗？疑出依托。

《九鉴射图》一卷

《宋史·艺文志》著录，不题撰人，其书已亡。

《射经》三卷

《宋史·艺文志》著录，不题撰人，其书已亡。



射經三卷

宋史藝文志著錄，題張仲素，其書已亡。

射義提要一卷

宋史藝文志著錄，題何珪，其書已亡。

法射指訣一卷

宋史藝文志著錄，不題撰人，其書已亡。

弓試一部

宋史藝文志著錄，題呂惠卿，其書已亡。

《射经》三卷

《宋史·艺文志》著录，题张仲素，其书已亡。

《射义提要》一卷

《宋史·艺文志》著录，题何圭，其书已亡。

《法射指诀》一卷

《宋史·艺文志》著录，不题撰人，其书已亡。

《弓试》一部

《宋史·艺文志》著录，题吕惠卿，其书已亡。

射譜

宋人繪，見續通志圖譜略，已亡。

武編

其卷前五射篇，係輯吳越春秋所成。弓篇係輯王琚射經，俞大猷射法，習挽進力古法，古事廣林記執弓取箭古法，牽放體勢古法，遣放求親古法，治心調攝古法，步射總法，(子目略)馬射總法，射疏，黑韃遺事，弓有六善，弓制等所成。

正氣堂集

餘集卷四有射法一篇，凡十六條。末與陳可貞往來書各一通，

《射谱》

宋人绘，见《续通志图谱略》，已亡。

《武编》

其卷前五射篇，系辑《吴越春秋》所成。弓篇系辑王琚射经、俞大猷射法、习挽进力古法、《事林广记》执弓取箭古法、牵放体势古法、遣放求亲古法、治心调摄古法、步射总法(子目略)、马射总法、射疏、黑鞑遗事、弓有六善、弓制等所成。

《正气堂集》

余集卷四有射法一篇，凡十六条。末与陈可贞往来书各一通，

皆言射理。

射學正宗一部

明高穎撰。案：寬正十年，平山潛嘗引其書參訂紀効新書，則射學正宗之著，當在戚書前。李塨學射錄亦引其文，予未見原書，不知世尚有傳本否？

紀効新書

卷十三載射法三十五條，日人平山潛刻紀効新書，嘗以正氣堂集，王琚射經，射學正宗三書校之。查戚書第一至第十六條，出正氣堂集，第十七條出王琚射經，則其餘十八條，當出射學正宗。

陣記

皆言射理。

《射学正宗》一部

明高颖撰。按：宽正十年，平山潜尝引其书参订《纪效新书》，则《射学正宗》之著，当在戚书前。《李塨学射录》亦引其文，予未见原书，不知世尚有传本否？

《纪效新书》

卷十三载射法三十五条，日人平山潜刻《纪效新书》，尝以《正气堂集》、《王琚射经》、《射学正宗》三书校之。查戚书第一至第十六条，出《正气堂集》，第十七条出《王琚射经》，则其余十八条，当出《射学正宗》。

《阵记》

卷二有射一篇。

射經十三篇

千頃堂書目著錄，明李呈芬撰。載說郛正續合刊續弓三十六，古今圖書集成第二百八十卷。

射史八卷

傳是樓書目著錄，明程宗猷撰。其崇禎二年原刻本，八一三前藏首都國學圖書館，今不知其所在矣。

射義新書二卷雜記一卷

四庫全書存目著錄，明程道生撰。浙江圖書館書目云：明崇禎

卷二有射一篇。

《射经》十三篇

《千顷堂书目》著录，明李呈芬撰。载《说郛正续合刊续》卷三十六，《古今图书集成》第二百八十卷。

《射史》八卷

《传是楼书目》著录，明程宗猷撰。其崇祯二年原刻本，八一三前藏首都国学图书馆，今不知其所在矣。

《射义新书》二卷《杂记》一卷

《四库全书存目》著录，明程道生撰。浙江图书馆书目云：明崇祯

刻本，四册，有乙亥海昌葛定遠序，古鄞錢光繡序，朱其弦序，乙亥者，崇禎八年，觀序中自神廟末季迄今語，可見也。八一三前，原本藏浙江省立圖書館，今不知移往何許矣？案：道生字可生，海甯人。

射書四卷

傳是樓書目著錄，顧煜撰。崇禎十年原刻本，戰前藏北平圖書館，今不知有無他移？楊朝樑題貽經書屋光緒覆刻本云：「是書係用原本刊刻、故抬頭字樣，悉仍其舊，閱者鑒之。」又顧序『我皇明蕩□□□』句，楊爲刊滅三字，此亡國之民，在異族統治下，恐觸文網，避忌諱也。崇禎間。內憂外患，交相煎乘序，懷宗以經生守文拘務，罔達權制，申命諸郡邑，頒於學宮

刻本，四册，有乙亥海昌葛定远序，古鄞钱光绣序，朱其弦序，乙亥者，崇祯八年，观序中“自神庙末季迄今”语，可见也。八一三前，原本藏浙江省立图书馆，今不知移往何许矣？按：道生字可生，海宁人。

《射书四卷》

《传是楼书目》著录，顾煜撰。崇祯十年原刻本，战前藏北平图书馆，今不知有无他移？杨朝梁题贻经书屋光绪覆刻本云：“是书系用原本刊刻，故抬头字样，悉仍其旧，阅者鉴之。”又顾序“我皇明荡□□□”句，杨为刊灭三字，此亡国之民，在异族统治下，恐触文网，避忌讳也。崇祯间，内忧外患，交相煎乘序，怀宗以经生守文拘务，罔达权制，申命诸郡邑，颁于学宫，

，以時習射。論者疏請止。煜慨然曰：『夫苟與國同恤，與民同患，豈遂無貫傳終童其人者！上有求而不應，下有倡而無從，未可爲丈夫志四方者道也。』又曰：『艱虞洊至，功令聿新，有不起圖一發再發之業，實可恥恨！先儒陸九淵之言曰：「今人高居優游，乃懷安非懷義也。」』煜乃從筆墨暇，執弭從事，服儀決拾，並著射書，以率天下。案：煜字柏銘，無錫人。

射書一册

崇禎間，黃岡官撫辰雲鴻洞稿第二編第十三册卽爲是書。此册與十二册火經十四册器書，均未付刻。雲鴻洞稿係清代禁書。

弓馬陳法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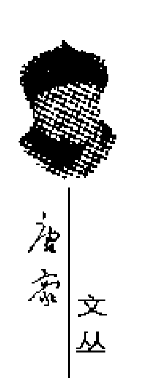
中國武藝圖籍考　八五

以时习射。论者疏请止。煜慨然曰："夫苟与国同恤，与民同患，岂遂无贯传终童其人者！上有求而不应，下有倡而无从，未可为丈夫志四方者道也。"又曰："艰虞荐至，功令聿新，有不起图一发再发之业，实可耻恨！先儒陆九渊之言曰：'今人高居优游，乃怀安非怀义也。'"煜乃从笔墨暇，执弭从事，服仪决拾，并著《射书》，以率天下。按：煜字柏铭，无锡人。

《射书》一册

崇祯间，黄冈官抚辰《云鸿洞稿》第二编第十三册即为是书。此册与十二册《火经》、十四册《器书》，均未付刻。《云鸿洞稿》系清代禁书。

《弓马陈法》一卷



彙刻書目著錄，明人撰，載武經開宗第四集，存佚未詳。

騎射一卷

彙刻書目著錄，明程輔圖撰，載武書大全，存佚未詳。

射藝津梁二卷

清史德威撰。同治戊辰刊江史攀龍敍云：『予家自前明崇禎巳卯，伯高祖德威公；國朝康熙甲子科，伯曾祖明道公，皆領鄉薦。先君子暨諸伯叔與予，先後游庠，皆賴德威公之傳實多焉。兵燹以後，家藏書籍，殘失過半，如忠正公集，板多殘缺，今已補刊成帙。至願體集，扇梳記，及射藝津梁諸册，板俱銷燬，但存原本。戊辰仲夏，適值府試，一二耆舊，訪及射藝津

《汇刻书目》著录，明人撰，载《武经开宗》第四集，存佚未详。

《骑射》一卷

《汇刻书目》著录，明程辅图撰，载《武书大全》，存佚未详。

《射艺津梁》二卷

清史德威撰。同治戊辰刊江史攀龙叙云："予家自前明崇祯己卯，伯高祖德威公；国朝康熙甲子科，伯曾祖明道公，皆领乡荐。先君子暨诸伯叔与予，先后游庠，皆赖德威公之传实多焉。兵燹以后，家藏书籍，残失过半，如《忠正公集》，板多残缺，今已补刊成帙。至《愿体集》、《扇梳记》，及《射艺津梁》诸册，板俱销毁，但存原本。戊辰仲夏，适值府试，一二耆旧，访及《射艺津

梁一書，遂相與傳觀，嘆爲善本，亟勸付梓，以惠後人，而彰祖訓。庶家法藉以不墜，即初學亦不爲無補云爾。」觀序中皆賴德威公之傳實多云云，亟勸付梓，以彰祖訓云云，則此書當爲攀龍伯高祖德威所作也。本年四月十日，申報有同治十二年舊報新鈔一則，題曰墨寶歸原，讀之，知忠正公即史可法，德威乃閣部繼嗣，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尙健在。攀龍所刻，稱據原本，書中諸圖，皆作滿裝，則射藝津梁之撰，當在清初。原本經洪楊兵燹，除攀龍家藏者外，世未得見，同治願體堂重刻本，張堯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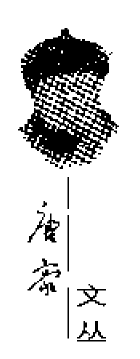
古今圖書集成

第二百七十九卷至第二百八十二卷載有王琚射經，李呈芬射經

梁》一书，遂相与传观，叹为善本，亟劝付梓，以惠后人，而彰祖训。庶家法借以不坠，即初学亦不为无补云尔。"观序中"皆赖德威公之传实多"云云，"亟劝付梓，以彰祖训"云云，则此书当为攀龙伯高祖德威所作也。本年四月十日，申报有同治十二年旧报新钞一则，题曰《墨宝归原》，读之，知忠正公即史可法，德威乃阁部继嗣，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尚健在。攀龙所刻，称据原本，书中诸图，皆作满装，则《射艺津梁》之撰，当在清初。原本经洪杨兵燹，除攀龙家藏者外，世未得见，同治愿体堂重刻本，张尧伦藏。

《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百七十九卷至第二百八十二卷载有《王琚射经》、李呈芬《射经》、



，紀効新書射法篇，及射部古今文獻。

射說一卷

清顧鎬撰。其序題雍正甲辰，跋題康熙五十八年，則撰述當在康熙末。而刊行當在雍正初。原本張堯倫收藏，民國二十九年上海市國術協進會刊印清代射藝叢書，輯入甲集。案：鎬字東山，別號癡道人，才而俠，殫心於射，別具會心，所著射說，言簡而賅，理明而暢。

學射錄二卷

清史藝文志著錄，李塨撰。其書載畿輔叢書恕谷後集。上海市國術協進會近印清代射藝叢書，將其輯入甲集。案：塨字剛主

《纪效新书·射法篇》，及《射部古今文献》。

《射说》一卷

清顾镐撰。其序题雍正甲辰，跋题康熙五十八年，则撰述当在康熙末，而刊行当在雍正初。原本张尧伦收藏，民国二十九年上海市国术协进会刊印《清代射艺丛书》，辑入甲集。按：镐字东山，别号痴道人，才而侠，殚心于射，别具会心，所著《射说》，言简而赅，理明而畅。

《学射录》二卷

《清史·艺文志》著录，李塨撰。其书载《畿辅丛书·恕谷后集》。上海市国术协进会近印《清代射艺丛书》，将其辑入甲集。按：塨字刚主，

，號恕谷，蠡縣人。父明性，國亡後闇然弢晦，足迹不履市闕，時率弟子值侯比耦，嘗曰：『文武缺一，豈道乎？』時博野顏元深察國家盛衰之故，以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爲學，志圖興復，因命塨請業焉。塨得顏氏之教而張之，後世稱顏李學派。孫鍇述其學派曰：『宋道士陳搏，以其道家所傳太極圖授周子，周子爲之作說，程朱尊以爲儒宗，以主靜爲學功，以講性爲學要，於古人經世之務，略焉不講，曾點之春風沂水，則謂其有堯舜氣象，三子之禮樂兵農，則卑其欲得國而治之，以致學者處無經濟，出無事功，當時沈仲固曰：「自道學之名興，學者出仕，以理政事爲俗吏，以建書院修語錄爲賢者，異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沿流以至前明，懷宗問平賊方略，儒者劉蕺山對以舞干羽兩階，然則講學不實，禍流家國，其

号恕谷，蠡县人。父明性，国亡后黯然韬晦，足迹不履市阙，时率弟子值侯比耦，尝曰："文武缺一，岂道乎？"时博野颜元深察国家盛衰之故，以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为学，志图兴复，因命塨请业焉。塨得颜氏之教而张之，后世称颜李学派。孙锴述其学派曰："宋道士陈抟，以其道家所传太极图授周子，周子为之作说，程朱尊以为儒宗，以主静为学功，以讲性为学要，于古人经世之务，略焉不讲，曾点之春风沂水，则谓其有尧舜气象，三子之礼乐兵农，则卑其欲得国而治之，以致学者处无经济，出无事功，当时沈仲固曰：'自道学之名兴，学者出仕，以理政事为俗吏，以建书院修语录为贤者，异时必为国家莫大之祸。'沿流以至前明，怀宗问平贼方略，儒者刘蕺山对以舞干羽两阶，然则讲学不实，祸流家国，其

弊可勝言哉！』塨幼承家學，長遊顏氏之門，於禮樂兵農射御書數，皆考古準今，可措施行。其時去明社之屋，纔二三十年，人心惕然於理學之禍，一時翕然風從，然卒爲康乾兩朝文化政策所扼，故終清之世未能大行。塨嘗曰：『天下皆壯人，自有理學書生兩派，而皆成懦人。』故平日究心武事，雖老不倦。其射得之趙思光，汪若紀，郭金城。其御得之郭金城，蔡鱗。其槍刀得之王餘佑。其劍得之楊澍仁。其鞭得之蔡鱗。康熙戊子，成學射錄二卷，自稱爲異叟所傳，考其年譜，所謂異叟者，即爲呂異品，豈當時異品，有所避忌，故塨諱言之歟？生於順治十六年，卒於雍正十一年。

射法

弊可胜言哉！"塨幼承家学，长游颜氏之门，于礼乐兵农射御书数，皆考古准今，可措施行。其时去明社之屋，才二三十年，人心惕然于理学之祸，一时翕然风从，然卒为康乾两朝文化政策所扼，故终清之世未能大行。塨尝曰："天下皆壮人，自有理学书生两派，而皆成懦人。"故平日究心武事，虽老不倦。其射得之赵思光、汪若纪、郭金城。其御得之郭金城、蔡麟。其枪刀得之王余佑。其剑得之杨澍仁。其鞭得之蔡麟。康熙戊子，成《学射录》二卷，自称为异叟所传，考其年谱，所谓异叟者，即为吕异品，岂当时异品，有所避忌，故塨讳言之欤？生于顺治十六年，卒于雍正十一年。

《射法》

清郭金湯撰。查恕谷年譜，其書刊於康熙乙亥，存佚未詳。李塨序之，學射錄并兩引其文。案：金湯字子堅，其先本姓張，父爲郭氏子，因從其姓。篤信顏元之學，上書願爲弟子。出知桐鄉，嘉善，明于決獄，抑豪強，擊猾吏，親勸農桑，遭母喪去官。與弟金城同擅射藝。生於順治十五年，卒於康熙四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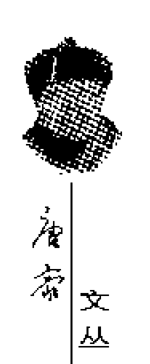
射法

彙刻書目著錄，清汪萬頃撰，卷帙不詳，載說鈴續集。案：說鈴爲康熙間石門吳震方輯，原刻本有前後續三集，嘉慶重刻巾箱本，祇前後二集，較原本少分甘餘話，塞北小鈔，言鯖三種，多西征紀略，絕域紀略，滇黔紀游，蓴鄉隨筆四種，續集諸種，無一載入，從知巾箱本乃取震方前後集殘本增入四種所重

清郭金汤撰。查《恕谷年谱》，其书刊于康熙乙亥，存佚未详。李塨序之，《学射录》并两引其文。按：金汤字子坚，其先本姓张，父为郭氏子，因从其姓。笃信颜元之学，上书愿为弟子。出知桐乡、嘉善，明于决狱，抑豪强，击猾吏，亲劝农桑，遭母丧去官。与弟金城同擅射艺。生于顺治十五年，卒于康熙四十四年。

《射法》

《汇刻书目》著录，清汪万顷撰，卷帙不详，载《说铃续集》。按：《说铃》为康熙间石门吴震方辑，原刻本有前后续三集，嘉庆重刻巾箱本，只前后二集，较原本少《分甘余话》、《塞北小钞》、《言鲭》三种，多《西征纪略》、《绝域纪略》、《滇黔纪游》、《莼芗随笔》四种，续集诸种，无一载入，从知巾箱本乃取震方前后集残本增入四种所重



刻者。予搜羅武藝圖籍，十餘年來，徧訪續集，至今未獲一見，豈已亡佚歟？

科場射法指南車一卷

清鑾江劉奇撰，金谿周亮輔注。末有康熙壬寅較錄字様，查康熙壬寅凡兩見，一爲元年，一爲末年，則此書之刊，當不出此兩歲。上海市國術協進會近印清代射藝叢書，輯入甲集。

征南射法一篇

清史藝文志著錄，法爲內家拳家王征南所傳，文爲其弟子黃百家所撰　征南，明遺民也，國亡後，不願爲異族順民，甯鋤地担糞，窮困以死，其生平行誼，見黃宗義所作墓志銘，及百家

刻者。予搜罗武艺图籍，十余年来，遍访续集，至今未获一见，岂已亡佚欤？

《科场射法指南车》一卷

清銮江刘奇撰，金溪周亮辅注。末有康熙壬寅较录字样，查康熙壬寅凡两见，一为元年，一为末年，则此书之刊，当不出此两岁。上海市国术协进会近印《清代射艺丛书》，辑入甲集。

《征南射法》一篇

《清史·艺文志》著录，法为内家拳家王征南所传，文为其弟子黄百家所撰。征南，明遗民也，国亡后，不愿为异族顺民，宁锄地担粪，穷困以死，其生平行谊，见黄宗义所作墓志铭，及百家

內家拳法。此篇載檀几叢書餘集下，上海市國術協進會近印清代射藝叢書，輯入甲集。

貫虱心傳一卷

清史藝文志著錄，紀鑑撰，載昭代叢書合刻丙集，上海市國術協進會輯入清代射藝叢書乙集。

騎射論

清俞萬春撰。案：萬春字仲華，山陰人。素嫻弓馬，有命中技。道光辛卯壬辰間，隨父從戎粵東，以平猺變有功，獲議敘。壬寅，英人侵略海疆，獻策軍門，備陳戰守器械，見賞於巡撫彭玉坡。著有戚南塘紀効新書釋，火器考，騎射論諸書，皆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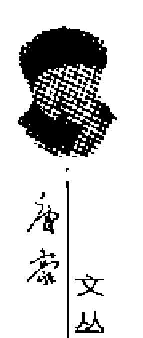
《内家拳法》。此篇载《檀几丛书余集》下，上海市国术协进会近印《清代射艺丛书》，辑入甲集。

《贯虱心传》一卷

《清史·艺文志》著录，纪鉴撰，载《昭代丛书合刻》丙集，上海市国术协进会辑入《清代射艺丛书》乙集。

《骑射论》

清俞万春撰。按：万春字仲华，山阴人。素娴弓马，有命中技。道光辛卯壬辰间，随父从戎粤东，以平猺变有功，获议叙。壬寅，英人侵略海疆，献策军门，备陈战守器械，见赏于巡抚彭玉坡。著有《戚南塘纪效新书释》、《火器考》、《骑射论》诸书，皆属



稿未鐫。道光己酉卒。

武經集要

上海千頃堂出版，中有射法一卷，題徐亦手訂，有同治元年自序一篇。其從容中道圖說，正己養氣圖說，志彀圖說，持固圖說，皆出貫虱心傳。內法八條，外法二十八條，騎射法十條，騎射十八字，皆出科場射法指南車。步射要訣，學射心法十六字，步射集要，未明出處。上海市國術協進會，删其與科場射法指南車，貫虱心傳重複者，輯人清代射藝叢書乙集。

射法大全一卷

鈔本，佚名氏撰。書中八法四要圖，繪薙髮童子，可斷其書爲清人所撰，輯入上海市國術協進會清代射藝叢書乙集。

稿未镌。道光己酉卒。

《武经集要》

上海千顷堂出版，中有《射法》一卷，题徐亦手订，有同治元年自序一篇。其从容中道图说、正己养气图说、志彀图说、持固图说，皆出《贯虱心传》。内法八条、外法二十八条、骑射法十条、骑射十八字，皆出《科场射法指南车》。步射要诀、学射心法十六字、步射集要，未明出处。上海市国术协进会，删其与《科场射法指南车》、《贯虱心传》重复者，辑入《清代射艺丛书》乙集。

《射法大全》一卷

钞本，佚名氏撰。书中八法四要图，绘薙发童子，可断其书为清人所撰。辑入上海市国术协进会《清代射艺丛书》乙集。

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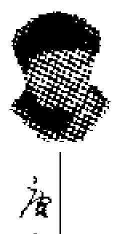
古今圖書集成

甲文彈字，有作[illegible]形者，有作[illegible]形者，可證不規則之彈，與圓形之彈，至殷商猶存倂用之跡也。民國十五年，山西夏縣西陰村灰土嶺，有陶球若干出土，據考古學家之判斷，其小者即彈丸。此址含有彩陶等遺物，則圓形之彈丸，中國於五千年前未開化低位期即已用之；其不規則之彈，似可推定其與發明弓矢之野蠻時代高位期同時。古今圖書集成第二百八十五卷，所輯彈部文獻，可備參考，予故另立一類著之。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叢書集成初編目錄，以元人之丸經爲彈丸，是誤球戲爲行丸矣。

弹

《古今图书集成》

甲文弹字，有作[illegible]形者，有作[illegible]形者，可证不规则之弹，与圆形之弹，至殷商犹存并用之迹也。民国十五年，山西夏县西阴村灰土岭，有陶球若干出土，据考古学家之判断，其小者即弹丸。此址含有彩陶等遗物，则圆形之弹丸，中国于五千年前未开化低位期即已用之；其不规则之弹，似可推定其与发明弓矢之野蛮时代高位期同时。《古今图书集成》第二百八十五卷，所辑弹部文献，可备参考，予故另立一类著之。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丛书集成》初编目录，以元人之《丸经》为弹丸，是误球戏为行丸矣。



唐宋 文丛

。案：彈之弓力纖弱，射之弓力強勁，是以能射者未有不能彈，能彈者未必即能射，故學彈必須從弓矢入手，提倡不能以彈射並重，其本末然也。往見運動會中，於射外幷列彈爲競技項目，似猶未明乎此。

按：弹之弓力纤弱，射之弓力强劲，是以能射者未有不能弹，能弹者未必即能射，故学弹必须从弓矢入手，提倡不能以弹射并重，其本末然也。往见运动会中，于射外并列弹为竞技项目，似犹未明乎此。

弩

弩射祕法

後漢藝文志著錄，劉龍撰，其書已亡。案：龍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其生平詳見後漢書陳敬王羨傳。

强弩備術三卷

宋史藝文志著錄，不題撰人，其書已亡。

陣記

卷二有弩一篇。

弩

《弩射秘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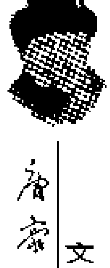
《后汉·艺文志》著录，刘宠撰，其书已亡。按：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其生平详见《后汉书·陈敬王羡传》。

《强弩备术》三卷

《宋史·艺文志》著录，不题撰人，其书已亡。

《阵记》

卷二有弩一篇。



耕餘剩技六卷

書中蹶張心法一卷，爲宗猷數十餘年極力苦心研究有得之作，茅元儀以其有關邊防之重，故轉載之，圖書集成又從而輯人焉。近有書賈某，以宗猷嘗習棍少林，乃易名爲少林弩法，翻印射利，可謂巧於附會者矣。宗猷自序云：「弩類頗多，名亦煩瑣，玆蓋以其蹶而張也，故藉其名，而法則余偶所獨得者，敢以蹶張心法名篇。」元儀一見其書曰：「千載久廢之器，復啓於斯人，天將以此爲制敵之利器乎！」其推重如此。惜宗猷天津練兵，未成而退，明室不久遂屋，轉錄其法之武備志，旋成禁書，極力苦心研究以得者，終末由措諸邊圉，一酬宗猷報國之志，未免爲之扼腕耳！今弩雖不復可用，而宗猷捍禦外侮，

《耕余剩技》六卷

书中《蹶张心法》一卷，为宗猷数十余年极力苦心研究有得之作，茅元仪以其有关边防之重，故转载之，《图书集成》又从而辑入焉。近有书贾某，以宗猷尝习棍少林，乃易名为《少林弩法》，翻印射利，可谓巧于附会者矣。宗猷自序云："弩类颇多，名亦烦琐，兹盖以其蹶而张也，故借其名，而法则余偶所独得者，敢以《蹶张心法》名篇。"元仪一见其书曰："千载久废之器，复启于斯人，天将以此为制敌之利器乎！"其推重如此。惜宗猷天津练兵，未成而退，明室不久遂屋，转录其法之《武备志》，旋成禁书，极力苦心研究以得者，终末由措诸边圉，一酬宗猷报国之志，未免为之扼腕耳！今弩虽不复可用，而宗猷捍御外侮，

改革軍器之抱負，今猶可爲志士取法，豈得以其書不合於時，遂視爲無足重輕哉！

武編

卷前五，輯程太昌，列子仲尼篇，劉天和，提綱，北征錄諸說成弩一篇。

古今圖書集成

第二百八十三卷至二百八十五卷載弩部文獻。查中國之弩，據日本學者藤田豐八，考爲由印度傳入，見其所著中國石刻的由來一文。文中考先秦中印文化之溝通，係從石刻，器物，弩射，譯音諸方面證明。衞聚賢古史研究第二集，譯載其說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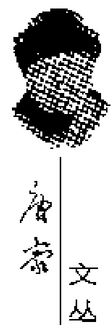
改革军器之抱负，今犹可为志士取法，岂得以其书不合于时，遂视为无足重轻哉！

《武编》

卷前五，辑程太昌，列子仲尼篇，刘天和、提纲、北征录诸说，成弩一篇。

《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百八十三卷至二百八十五卷载弩部文献。查中国之弩，据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考为由印度传入，见其所著《中国石刻的由来》一文。文中考先秦中印文化之沟通，系从石刻、器物、弩射、译音诸方面证明。卫聚贤《古史研究》第二集，译载其说云：



「史記蘇秦列傳敘述其說韓宣惠王之語中，有「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又云：「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索隱注此「超足而射」云：「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蹋之而射也，故下云「蹠勁弩」是也。」正義亦云：「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者，皆坐，舉足踏弩，兩手換機，然後發之。」而此風至漢時尚存，如史記申屠嘉傳云：「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集解解此「蹶張」云：「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駰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申屠嘉傳亦見於漢書。（卷四二）而顏師古注此「蹶張」云：「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然則，「超足而射」，謂係舉足蹋弩之射

"《史记苏秦列传》叙述其说韩宣惠王之语中，有'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谿子……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又云：'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索隐》注此'超足而射'云：'超足，谓超腾用势。盖起足踏之而射也，故下云'蹠劲弩'是也。'《正义》亦云：'超足，齐足也。夫欲放弩者，皆坐，举足踏弩，两手揍机，然后发之。'而此风至汉时尚存，如《史记·申屠嘉传》云：'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集解》解此'蹶张'云：'徐广曰：'勇健有材力开张。'骃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张之，故曰蹶张。'律有蹶张士。"《申屠嘉传》亦见于《汉书》(卷四二)。而颜师古注此'蹶张'云：'今之弩以手张者，曰擘张；以足踏者，曰蹶张。'然则，'超足而射'，谓系举足踏弩之射，

，其形狀亦見於武梁石室的畫像，Curtius Rufus的Alexander大王傳，敍述大王與Porus的戰爭，說印度人的矢云：「此等武器，實際長而且重，射手弦之，殊不容易，必先置弓於地，然後始能之。然地易滑，故在妨其努力之時，敵乘彼等未發矢之前，有射彼等之餘裕。」此尚曖昧，然依Arrian之Indika所傳，則云「印度的步兵攜弓，其長與攜弓者之身長等。彼等置之於地上，以左足踏之，遙控弦於後方，以備放箭。何以如此？蓋其箭幹之長，殆及三亞□—譯者按即碼，原文係yard，每碼當我國三．○一七五尺—無論何物皆不足以防印度射手之強箭。楯與胸甲更較其鞏固」云云。如此，與中國古代之蹶張爲弓相同。而梵語呼弓爲Dhanu而與呼「弩」之名稱，頗覺類似。況蘇秦傳云：「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史記集

其形状亦见于武梁石室的画像，Curtius Rufus 的《Alexander 大王传》，叙述大王与 Porus 的战争，说印度人的矢云：‘此等武器，实际长而且重，射手弦之，殊不容易，必先置弓于地，然后始能之。然地易滑，故在妨其努力之时，敌乘彼等未发矢之前，有射彼等之余裕。’此尚暧昧，然依 Arrian 之 Indika 所传，则云‘印度的步兵携弓，其长与携弓者之身长等。彼等置之于地上，以左足踏之，遥控弦于后方，以备放箭。何以如此？盖其箭干之长，殆及三亚□——译者按即码，原文系yard，每码当我国 3.1075 尺——无论何物皆不足以防印度射手之强箭。楯与胸甲更较其巩固’云云。如此，与中国古代之蹶张为弓相同。而梵语呼弓为 Dhanu 而与呼‘弩’之名称，颇觉类似。况《苏秦传》云：‘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谿子。’《史记集

解云：「駰案許愼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索隱亦云：「許愼注淮南子，以爲南方蠻，出柘弩及竹弩。」韓之勁弩，元係由南方蠻夷而出，此概由印度傳入南方蠻夷，再入於韓，遂廣布於諸國之間。」其注云：「漢書刑法志云：「魏惠以武卒奮，……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云云。據此，弩在韓之前後已用之。魏惠王與韓宣惠王異時而稍先。」查圖書集成所引太公六韜軍用，管子輕重甲篇，雖皆言弩，然其書俱戰國以後人僞撰，不足據爲考證之資。

解》云：‘骃案许慎云：‘南方谿子蛮夷，柘弩皆善材。’《索隐》亦云：‘许慎注《淮南子》，以为南方蛮，出柘弩及竹弩。’韩之劲弩，元系由南方蛮夷而出，此概由印度传入南方蛮夷，再入于韩，遂广布于诸国之间。”其注云：“《汉书·刑法志》云：‘魏惠以武卒奋……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云云。据此，弩在韩之前后已用之。魏惠王与韩宣惠王异时而稍先。”查《图书集成》所引《太公六韬·军用》、《管子轻重甲》篇，虽皆言弩，然其书俱战国以后人伪撰，不足据为考证之资。

槍

馬槊譜一卷隋書經籍志注梁二卷。

隋書經籍志著錄，不題撰人，其書已亡。查隋志下注梁二卷，則一卷者非梁書甚明。南史梁簡文帝本紀，言帝著馬槊譜一卷，是否二卷者另爲一書？抑一卷之一係後人據隋志目誤改？今莫能明。北史蔣少游傳，謂此爲胡戲，近入中國，故簡文序云：「馬槊爲用，雖非遠法，近代相傳，稍已成藝，鄧鹿簶魏后之廷，武而猶質，種武入丹陽之寺，雄而未巧，聊以餘暇，復撰斯法。」

武編

枪

《马槊谱》一卷(《隋书经籍志》注梁二卷)

《隋书·经籍志》著录，不题撰人，其书已亡。查隋志下注梁二卷，则一卷者非梁书甚明，《南史梁简文帝本纪》，言帝著《马槊谱》一卷，是否二卷者另为一书？抑一卷之一系后人据隋志目误改？今莫能明。《北史·蒋少游传》，谓此为胡戏，近入中国，故简文序云："马槊为用，虽非远法，近代相传，稍已成艺，邓鹿蓤魏后之廷，武而犹质，种武入丹阳之寺，雄而未巧，聊以余暇，复撰斯法。"

《武编》



槍譜之今存者，梨花六合爲最古，其所由得名，以此槍合戰之法有六，而首合有梨花擺頭之稱也。其譜紀効新書，耕餘剩技亦載之，然三譜互有參差，此則傳久所演變者耳。查譜不言有單演之勢，紀効新書之二十四勢，與耕餘剩技之十八勢，皆單演而大相逕庭，疑係後來所加，並非舊譜所原有，其原有者祇六合耳；武編所載，無單演之勢，可證予說。譜中記六家所傳異點云：「老楊封閉皆用陰陽滚手。老樊以爲滚手遲一着，只兩手心向下拿定竿子救。樊封閉移後脚左右。孔鳳封閉移前脚左右，離子午。松單手轉身進步送槍。本雙手跪進槍。濟甯吏單手不進步送進槍，俱不離子午。」

紀効新書

枪谱之今存者，梨花六合为最古，其所由得名，以此枪合战之法有六，而首合有梨花摆头之称也。其谱《纪效新书》、《耕余剩技》亦载之，然三谱互有参差，此则传久所演变者耳。查谱不言有单演之势，《纪效新书》之二十四势，与《耕余剩技》之十八势，皆单演而大相径庭，，疑系后来所加，并非旧谱所原有，其原有者只六合耳；《武编》所载，无单演之势，可证予说。谱中记六家所传异点云："老杨封闭皆用阴阳滚手。老樊以为滚手迟一着，只两手心向下拿定竿子救。樊封闭移后脚左右。孔凤封闭移前脚左右，离子午。松单手转身进步送枪。本双手跪进枪。济宁吏单手不进步送进枪，俱不离子午。"

《纪效新书》

卷十載長槍法一卷，繼光稱其法始於楊氏，謂之曰梨花。程宗猷耕餘剩技長槍說云：「器名槍者，即古之丈八矛也，其法遵楊家，然未稽楊之爲何時人也。通鑑載宋甯宗時，有紅襖賊李全，善運鐵槍，後敗，妻楊氏謂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槍中有梨花擺頭之名，豈其人歟？豈以其藝之高，而不以人廢歟？若稽實，則有望於博洽君子耳。」戚氏稱其法始於楊氏，當亦根據通鑑。近人金一明，取戚程之作，連綴成書，歸上海益新書社出版，名曰六合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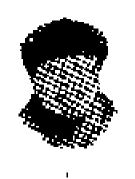
陣記

卷二第六篇槍，盛稱楊家梨花六合之妙，謂山東樊氏深得其傳。書中所載刺木把之法，爲習槍切要功夫。

卷十载《长枪法》一卷，继光称其法始于杨氏，谓之曰梨花。程宗猷《耕余剩技·长枪说》云："器名枪者，即古之丈八矛也，其法遵杨家，然未稽杨之为何时人也。《通鉴》载宋宁宗时，有红袄贼李全，善运铁枪，后败，妻杨氏谓郑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今枪中有梨花摆头之名，岂其人欤？岂以其艺之高，而不以人废欤？若稽实，则有望于博洽君子耳。"戚氏称其法始于杨氏，当亦根据《通鉴》。近人金一明，取戚程之作，连缀成书，归上海益新书社出版，名曰《六合枪》。

《阵记》

卷二第六篇枪，盛称杨家梨花六合之妙，谓山东樊氏深得其传。书中所载刺木把之法，为习枪切要功夫。



夢綠堂槍法一卷

明少林僧洪轉撰，載手臂錄附卷。

耕餘剩技六卷

書中長槍法選一卷，乃宗猷據河南李克復所傳，撰以傳世者，其法亦稱梨花六合。譜與武編，紀効新書同出一源，而互有參差，其單演之勢，則與紀効新書者大異，故宗猷於長槍說中云：「每遇世之能槍者，說則同而用則異，卽所傳之論，亦互有差訛，無從憑考。」予謂譜同而互有參差者，傳久所演變也，譜不言有單演之勢，兩家有之而大相逕庭者，爲各自添加之證也。

《梦绿堂枪法》一卷

明少林僧洪转撰，载《手臂录·附卷》。

《耕余剩技》六卷

书中《长枪法选》一卷，乃宗猷据河南李克复所传，撰以传世者，其法亦称梨花六合。谱与《武编》、《纪效新书》同出一源，而互有参差，其单演之势，则与《纪效新书》者大异，故宗猷于《长枪说》中云："每遇世之能枪者，说则同而用则异，即所传之论，亦互有差讹，无从凭考。"予谓谱同而互有参差者，传久所演变也，谱不言有单演之势，两家有之而大相径庭者，为各自添加之证也。

韓氏槍法

吳殳於其手臂錄針度篇云：『在聊城得敬巖所自出之淄川韓氏槍法。』查敬巖與山東巡撫韓晶宇及韓二公子同學槍法於劉德長。此韓氏指其父抑指其子？不明。

峨嵋槍法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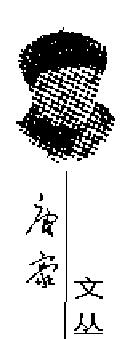
峨嵋僧普恩傳，海陽程眞如撰。太倉吳殳輯。計有治心，治身，宜靜，宜動，攻守，審勢，形勢，戒謹，倒手，扎法，破諸器，身手法等十二篇；另總要一篇。係洞庭翁慧生補作，載吳殳手臂錄附卷。殳云：眞如之沒，後於敬巖十年；又云：敬巖以崇禎乙亥卒，則眞如當沒於弘光元年。

《韩氏枪法》

吴殳于其《手臂录·针度篇》云："在聊城得敬岩所自出之淄川韩氏枪法。"查敬岩与山东巡抚韩晶宇及韩二公子同学枪法于刘德长，此韩氏指其父抑指其子？不明。

《峨眉枪法》一卷

峨眉僧普恩传，海阳程真如撰，太仓吴殳辑。计有治心、治身、宜胸、宜动、攻守、审势、形势、戒谨、倒手、扎法、破诸器、身手法等十二篇；另总要一篇，系洞庭翁慧生补作，载吴殳《手臂录·附卷》。殳云：真如之没，后于敬岩十年；又云：敬岩以崇祯乙亥卒，则真如当没于弘光元年。



手臂錄四卷附錄二卷

卷二馬家槍二十四單演圖勢，與紀効新書所載楊家槍無甚出入，此稱馬而彼稱楊，實則兩家單演之法，同出一源也。附卷上有程眞如，翁慧生所撰峨嵋槍法一卷。附卷下有洪轉所撰夢綠堂槍法一卷及程沖斗十六槍勢，十六槍勢者，即吳殳從少林棍法闡宗輯出，認沖斗以之混入洪轉槍法中者也。此外卷一之槍王說一篇，槍法圓機說二篇，一圈分形入用說三篇，槍法元神空中鳥跡圖，及圓圈分形詳註十九，石家槍法源流述一篇，槍根說一篇，六家槍法說一篇，閃賺顚提說一篇，脫化說一篇，短降長說一篇；卷二之針度篇一篇，戳法一篇，革法一篇，步法一篇，行著一篇，槍法微言一篇，馬家槍二十四勢說一篇，

《手臂录》四卷附录二卷

卷二马家枪二十四单演图势，与《纪效新书》所载杨家枪无甚出入，此称马而彼称杨，实则两家单演之法，同出一源也。附卷上有程真如、翁慧生所撰《峨眉枪法》一卷；附卷下有洪转所撰《梦绿堂枪法》一卷及程冲斗《十六枪势》。十六枪势者，即吴殳从《少林棍法阐宗》辑出，认冲斗以之混入洪转枪法中者也。此外卷一之枪王说一篇，枪法圆机说二篇，一圈分形入用说三篇，枪法元神空中乌迹图，及圆圈分形详注十九，石家枪法源流述一篇，枪根说一篇，六家枪法说一篇，闪赚颠提说一篇，脱化说一篇，短降长说一篇；卷二之针度篇一篇，戳法一篇，革法一篇，步法一篇，行著一篇，枪法微言一篇，马家枪二十四势说一篇；

卷四之馬家槍考一篇，古論注一篇，沙家竿子用法說一篇，臨陣兵槍說一篇，筅槍說一篇，評眞如峨嵋槍法一篇，馬沙楊三家槍式說一篇，馬沙楊三家用法說一篇，楊家槍說一篇，又革法一篇，行著一篇，峨嵋槍原序一篇，石敬巖槍法記一篇，皆吳殳所撰。

陳氏拳械譜二卷

有四槍，八槍，十三槍，二十四槍諸譜。四槍，八槍有對扎法。二十四槍有歌訣，練法。四槍題桓侯張翼德，依託也。二十四槍與紀効新書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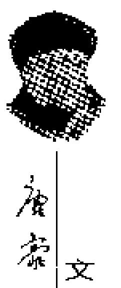
古今圖書集成

卷四之马家枪考一篇，古论注一篇，沙家竿子用法说一篇，临阵兵枪说一篇，筅枪说一篇，评真如峨眉枪法一篇，马沙杨三家枪式说一篇，马沙杨三家用法说一篇，杨家枪说一篇，又革法一篇，行著一篇，峨眉枪原序一篇，石敬岩枪法记一篇，皆吴殳所撰。

《陈氏拳械谱》二卷

有四枪、八枪、十三枪、二十四枪诸谱。四枪、八枪有对扎法。二十四枪有歌诀、练法。四枪题桓侯张翼德，依托也。二十四枪与《纪效新书》全同。

《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百九十一卷，雜載矛部文獻，其援引古籍，足資考據者，以詩爲最古，詩以前卽無徵。查遠古用槍，主於擲擊，今競技運動中之標槍，卽莫爾甘古代社會所云，爲野蠻時代主要貢獻之一。我國殘存遺跡，其屬於新石器末期者，爲安特生在河南澠池掘得之石矛；其屬於青銅器時代者，爲故宮所藏周代獵壺腹部所飾之圖，前者係未開化時代低位期之標槍，後者爲文明時代之標槍。

陰符槍譜一卷

乾隆六十年，佚名氏序此譜，但稱山右王先生撰而不名。予考其槍訣，高下，左右，剛柔，虛實，進退，動靜，陰陽，黏隨諸理，一一與王宗岳太極拳論吻合，此王先生卽王宗岳之一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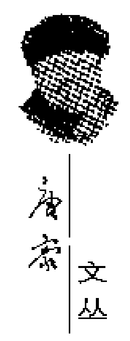
第二百九十一卷，杂载矛部文献，其援引古籍，足资考据者，以《诗》为最古，《诗》以前即无征。查远古用枪，主于掷击，今竞技运动中之标枪，即莫尔甘古代社会所云，为野蛮时代主要贡献之一。我国残存遗迹，其属于新石器末期者，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掘得之石矛；其属于青铜器时代者，为故宫所藏周代猎壶腹部所饰之图，前者系未开化时代低位期之标枪，后者为文明时代之标枪。

《阴符枪谱》一卷

乾隆六十年，佚名氏序此谱，但称山右王先生撰而不名。予考其枪诀、高下、左右、刚柔、虚实、进退、动静、阴阳、黏随诸理，一一与王宗岳《太极拳论》吻合，此王先生即王宗岳之一证

也。著陰符槍譜之王先生籍山右，著太極拳論之王宗岳亦籍山右，此王先生即王宗岳之二證也。與陳溝春秋刀譜連鈔，此王先生即王宗岳之三證也。序中詳其學問，藝叢，蹤跡者如次：「山右王先生，自少時經史而外，黃帝，老子之書及兵家言，無書不讀，而兼通擊刺之術，槍法其尤精者也。蓋先生深觀於盈虛消息之機，熟悉於止齊步伐之節，簡練揣摩，自成一家，名曰陰符槍，噫！非先生之深於陰符，而能如是乎？辛亥歲，先生在洛，即以示予，予但覩大略，而未得深悉其蘊，每以為憾。予應鄉試居汴，而先生適館於汴，退食之餘，復出其稿示予，乃悉心觀之，先生之槍，其潛也若藏於九泉之下，其發也若動於九天之上，變化無窮，剛柔相易，而其總歸於陰之一字，此誠所謂陰符槍者也。先生嘗謂予曰：「予本不欲譜，但悉

也。著《阴符枪谱》之王先生籍山右，著《太极拳论》之王宗岳亦籍山右，此王先生即王宗岳之二证也。与陈沟《春秋刀谱》连钞，此王先生即王宗岳之三证也。序中详其学问、艺丛、踪迹者如次："山右王先生，自少时经史而外，黄帝、老子之书及兵家言，无书不读，而兼通击刺之术，枪法其尤精者也。盖先生深观于盈虚消息之机，熟悉于止齐步伐之节，简练揣摩，自成一家，名曰阴符枪，噫！非先生之深于阴符，而能如是乎？辛亥岁，先生在洛，即以示予，予但观大略，而未得深悉其蕴，每以为憾。予应乡试居汴，而先生适馆于汴，退食之余，复出其稿示予，乃悉心观之，先生之枪，其潜也若藏于九泉之下，其发也若动于九天之上，变化无穷，刚柔相易，而其总归于阴之一字，此诚所谓阴符枪者也。先生尝谓予曰：'予本不欲谱，但悉



心於此中數十年，而始少有所得，不以公諸天下，亦烏知其於斯若是哉！」於是將槍法集成爲訣，而明其進退變化之法，囑序於予，因誌其大略而爲之序云。』此譜原係鈔本，予得諸北平廠肆，民國二十五年，校訂印行。

心于此中数十年，而始少有所得，不以公诸天下，亦乌知其于斯若是哉！'于是将枪法集成为诀，而明其进退变化之法，嘱序于予，因志其大略而为之序云。"此谱原系钞本，予得诸北平厂肆，民国二十五年，校订印行。

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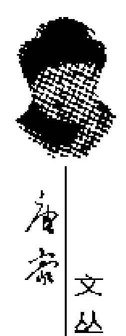
劍經一卷（世善堂目作二卷）

明史藝文志著錄，俞大猷撰。正氣堂集所載不分卷，世善堂目作二卷，當誤。單行本世鮮其傳，予未之見。紀効新書轉載者，與正氣堂集微異，并多圖勢十四，當是戚氏所增改。武備志從紀効新書轉錄者，析之爲二，鈀法載八十七卷，棍法載九十一卷。查劍經除鈀法十二條外，餘皆爲棍，其所由名爲劍者，蓋中國古以劍爲重，名此所以尊之也。近人向愷然，易名爲子母三十六棍，爲之注釋，歸振民編譯社出版，其圖皆左手在前，與紀効新書右手在前者不同，當非俞氏舊法。

棍

《剑经》一卷（《世善堂目》作二卷）

《明史·艺文志》著录，俞大猷撰。《正气堂集》所载不分卷，《世善堂目》作二卷，当误。单行本世鲜其传，予未之见。《纪效新书》转载者，与《正气堂集》微异，并多图势十四，当是戚氏所增改。《武备志》从《纪效新书》转录者，析之为二，钯法载八十七卷，棍法载九十一卷。查《剑经》除钯法十二条外，余皆为棍，其所由名为剑者，盖中国古以剑为重，名此所以尊之也。近人向恺然，易名为《子母三十六棍》，为之注释，归振民编译社出版，其图皆左手在前，与《纪效新书》右手在前者不同，当非俞氏旧法。



唐豪 文丛

陣記

卷二有拳棍一篇，謂：『學藝當先學拳，次學棍，拳棍明，則刀槍諸技特易易耳。』

少林棍法闡宗三卷

讀書敏求記著錄，明程宗猷撰。此書宗猷所刻者有兩本：一爲萬曆單行本；一爲與弩，槍，刀三書合刊之天啓本，四書總名耕餘剩技。萬曆本今有上海龍文書店景印者一種，大東書局，百新圖書公司翻印者二種。龍文本仍題原名，現歸千頃堂發行。大東本易名爲少林棍法圖說。百新本易名爲少林白眉棍法。查宗猷籍休甯，嘗迎少林僧名按號craft堂者至六安從學，書賈徐

《阵记》

卷二有拳棍一篇，谓："学艺当先学拳，次学棍，拳棍明，则刀枪诸技特易易耳。"

《少林棍法阐宗》三卷

《读书敏求记》著录，明程宗猷撰。此书宗猷所刻者有两本：一为万历单行本；一为与弩、枪、刀三书合刊之天启本，四书总名《耕余剩技》。万历本今有上海龙文书店景印者一种，大东书局、百新图书公司翻印者二种。龙文本仍题原名，现归千顷堂发行。大东本易名为《少林棍法图说》。百新本易名为《少林白眉棍法》。查宗猷籍休宁，尝迎少林僧名按号墨堂者至六安从学，书贾徐

鶴林序少林白眉棍法，以所據鈔本，出錦江陳氏，以闡宗後序有墨堂至六安事，竟言宗猷爲蜀人，寄籍皖省六安，可笑彌甚！又徐因其書末多落地梅花一勢，故自詡爲佳本，不知宗猷原著，並無此勢，乃後人所加也。書中紀略述其棍起源云：『元至正間，紅軍作難，苦爲教害。適爨下一人出慰曰：「惟衆安穩，我自禦之，」乃奮神棍，投身灶煬，從突而出，跨立於嵩山御寨之上，紅軍自相辟易而退。寺衆異之，一僧謂衆曰：「若知退紅軍者耶？乃觀音大士化身緊那羅王是也。」因爲編籐塑像，故演其技不絕。』此一神話，係從文載所撰嵩山祖庭大少林寺那羅延神示跡碑衍出。碑云：『據景躅集所載，乃大元至正十一年辛卯三月二十六日巳時，潁州紅巾初起，大亂來至，少林有一聖賢，先在廚中作務，數年殷勤，負薪執爨，鑿頭

鹤林序《少林白眉棍法》，以所据钞本，出锦江陈氏，以《阐宗》后序有墨堂至六安事，竟言宗猷为蜀人，寄籍皖省六安，可笑弥甚！又徐因其书末多落地梅花一势，故自诩为佳本，不知宗猷原著，并无此势，乃后人所加也。书中纪略述其棍起源云："元至正间，红军作难，苦为教害。适爨下一人出慰曰：'惟众安稳，我自御之，'乃奋神棍，投身灶炀，从突而出，跨立于嵩山御寨之上，红军自相辟易而退。寺众异之，一僧谓众曰：'若知退红军者耶？乃观音大士化身紧那罗王是也。'因为编藤塑像，故演其技不绝。"此一神话，系从文载所撰嵩山祖庭大少林寺那罗延神示迹碑衍出。碑云："据《景躅集》所载，乃大元至正十一年辛卯三月二十六日巳时，颍州红巾初起，大乱来至，少林有一圣贤，先在厨中作务，数年殷勤，负薪执爨，鑿头

洗足，單裩形赤，朝暮寡言，不動衆念，無姓貫名，常修萬行。至日，紅巾臨寺，菩薩持一火棍，獨鎮高峯，紅巾畏之而退，即時則沒，後覓不見，乃知菩薩示跡，永爲少林寺護法，坐伽藍之地。僧子用記。」示跡碑撰於正德十二年丁丑，碑中祇記緊那羅退紅巾事，並無演其棍法之說，嘉靖四十年，俞大猷自北雲中奉命南征，因聞名動天下之少林棍法，技出神傳，故特地取道至寺，一觀其技，事載正氣堂集新建十方禪院碑。以二碑爲證，足見神傳一說，其出現時期，當在正德十二年以後，嘉靖四十年以前，萬曆四十四年程宗猷撰少林棍法闡宗，方據添加之新傳說，敍於紀略中，此即少林棍出自神傳之由來。示跡碑至正十一年辛卯三月二十六日巳時下，文載注云：景躅集原作十年庚寅，因史載紅巾起事在十一年辛卯，故爲訂正。

洗足，单裩形赤，朝暮寡言，不动众念，无姓贯名，常修万行。至日，红巾临寺，菩萨持一火棍，独镇高峰，红巾畏之而退，即时则没，后觅不见，乃知菩萨示迹，永为少林寺护法，坐伽蓝之地。僧子用记。"示迹碑撰于正德十二年丁丑，碑中只记紧那罗退红巾事，并无演其棍法之说。嘉靖四十年，俞大猷自北云中奉命南征，因闻名动天下之少林棍法，技出神传，故特地取道至寺，一观其技，事载《正气堂集》新建十方禅院碑。以二碑为证，足见神传一说，其出现时期，当在正德十二年以后，嘉靖四十年以前，万历四十四年程宗猷撰《少林棍法阐宗》，方据添加之新传说，叙于纪略中，此即少林棍出自神传之由来。示迹碑至正十一年辛卯三月二十六日巳时下，文载注云：景躅集原作十年庚寅，因史载红巾起事在十一年辛卯，故为订正。

查元史順帝本紀，載至正十一年紅巾起事月日云：「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辛亥，潁州妖人劉福通爲亂，以紅巾爲號，陷潁州。」則紅巾起事，不在至正十年庚寅三月二十六日，亦不在十一年辛卯三月二十六日，而在十一年五月初三日，予用所記者固不符，文載訂正者亦不合，由此可以察知其根本出於揑造。茲姑撇開神話，對紅軍有無到過少林一點，以觀其究竟。予從洪武六年松庭所撰嵩山祖庭大少林禪寺寶應住持嵩巖俊公和尚碑中，考出至正之末，少林曾經落入紅軍手中，故緊那羅怖退紅巾神話，雖出揑造，而紅巾之到過少林，却係事實。失守以後之情形，少林碑羣中，有不少記載，但皆無歲月可查。嵩巖碑云：「至正之末，天下大亂，茲寺失守，乃避兵於汶水之中林，已而汶水亦亂，師挈其徒還本寺，以疾滅於少室之南

查《元史顺帝本纪》，载至正十一年红巾起事月日云："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辛亥，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则红巾起事，不在至正十年庚寅三月二十六日，亦不在十一年辛卯三月二十六日，而在十一年五月初三日，予用所记者固不符，文载订正者亦不合，由此可以察知其根本出于捏造。兹姑撇开神话，对红军有无到过少林一点，以观其究竟。予从洪武六年松庭所撰《嵩山祖庭大少林禅寺宝应住持嵩岩俊公和尚碑》中，考出至正之末，少林曾经落入红军手中，故紧那罗怖退红巾神话，虽出捏造，而红巾之到过少林，却系事实。失守以后之情形，少林碑群中，有不少记载，但皆无岁月可查。《嵩岩碑》云："至正之末，天下大乱，兹寺失守，乃避兵于汶水之中林，已而汶水亦乱，师挈其徒还本寺，以疾灭于少室之南

杜家寨；事稍甯，遷靈骨於祖塋，塔而葬之。」少林寺志藝林載山錫之重裝佛像碑云：『至正之末，天下板蕩，海內名刹。焚毀殆盡，祖庭僅存其半，殿中佛象，則刮金破背，疑中有物」又載賈元善重修法堂銘云：『迨至元末，兵燹倏興，衲子散處，寺門猶存。」洪武六年松庭所撰嵩山祖庭大少林禪寺松源訓公提點碑，記松源亦避難於秦，與前引嵩巖碑，記其師徒避兵於汶水，僅爲賈碑所述之鱗爪。其他衲子之散處，今雖無可查考，然即此鱗爪，已足爲失守後之少林寫照矣。惟各碑均未載明失守年月，則對此問題尙須進一層研究，方能解決。查洛陽天慶寺住持海印所撰河南府登封縣少林寺蓋公提點塔銘，謂蓋公於至正辛卯十一月十有七日因疾而逝；塔題至正十年月日建，銘署至正十一年八月日，以預建預撰，故年月在寂滅前

杜家寨；事稍宁，迁灵骨于祖茔，塔而葬之。"《少林寺志·艺林》载《山锡之重装佛像碑》云："至正之末，天下板荡，海内名刹，焚毁殆尽，祖庭仅存其半，殿中佛像，则刮金破背，疑中有物。"又载贯元善《重修法堂铭》云："迨至元末，兵燹倏兴，衲子散处，寺门犹存。"洪武六年松庭所撰《嵩山祖庭大少林禅寺松源训公提点碑》，记松源亦避难于秦，与前引《嵩岩碑》，记其师徒避兵于汶水，仅为贯碑所述之鳞爪，其他衲子之散处，今虽无可查考，然即此鳞爪，已足为失守后之少林写照矣。惟各碑均未载明失守年月，则对此问题尚须进一层研究，方能解决。查洛阳天庆寺往持海印所撰《河南府登封县少林寺盖公提点塔铭》，谓盖公于至正辛卯十一月十有七日因疾而逝；塔题至正十年月日建，铭署至正十一年八月日，以预建预撰，故年月在寂灭前

也。在八月之先，請撰碑文，精求貞石，道途之跋涉，鐵筆之鐫刻，如此安然營葬，可證至正十一年間少林未曾失守。松源碑中記其院門監寺在職十年後避難地點云：『至正中，淳拙先師，主盟吾道，遷院門監寺一職，十年不解，衆咸稱其能。至正之末，避難於秦，及迴，爲院門提點。』嵩巖碑記淳拙兩度主盟少林云：『天曆中，淳拙主盟吾道，至正中，無爲住持，無爲化去，淳拙再繼席。師舉意掤鐘樓，新南莊，闢崇德之基，益普照之田，其功業不可具述焉；至正之末，天下大亂，茲寺失守……』由斯以觀，松源碑所云之『至正中，淳拙先師，主盟吾道，』即嵩巖碑所云之『至正中，無爲化去，淳拙再繼席。』無爲塔墳，建於至正五年六月，有題額可證，則淳拙二次爲少林方丈，以及松源任十年院門監寺，爲至正五年至十四

也。在八月之先，请撰碑文，精求贞石，道途之跋涉，铁笔之镌刻，如此安然营葬，可证至正十一年间少林未曾失守。《松源碑》中记其院门监寺在职十年后避难地点云："至正中，淳拙先师，主盟吾道，迁院门监寺一职，十年不解，众咸称其能。至正之末，避难于秦，及回，为院门提点。"《嵩岩碑》记淳拙两度主盟少林云："天历中，淳拙主盟吾道，至正中，无为住持，无为化去，淳拙再继席。师举掤瓶钟楼，新南庄，辟崇德之基，益普照之田，其功业不可具述焉；至正之末，天下大乱，兹寺失守……"由斯以观，《松源碑》所云之"至正中，淳拙先师，主盟吾道"，即《嵩岩碑》所云之"至正中，无为化去，淳拙再继席。"无为塔坟，建于至正五年六月，有题额可证，则淳拙二次为少林方丈，以及松源任十年院门监寺，为至正五年至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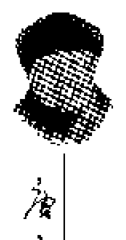


年間事無疑。無爲圓寂於至正五年，淳拙於其年再任住持，就職之後，卽遷松源爲院門監寺，直至十四年爲止，松源恰恰任職十年，少林之失守，以嵩巖碑觀之，係在淳拙再繼席以後，以松源碑觀之，決不在至正十四年以前，否則衲子散處，松源避難於秦，其院門監寺安得云十年不解乎？洪武壬申，沙門來復所撰嵩山祖庭少林寺淳拙禪師才公塔銘序，雖曼漶不堪卒讀，然碑中『至正乙酉，少林主席復虛，執事者請至再四，□□辭，遂延諾之，至正壬辰三月，退居西堂，至四月十□□，吉祥而寂』諸語，尚勉可辨識；乙酉爲至正五年，與予所考繼席之歲相合；其塔墳題至正十四年二月吉日建者，淳拙寂後二年所立也。此外，尚有庵主清公一塔，成於至正十一年八月；副寺清公一塔，成於至正十四年四月，使緊那羅果退紅軍，此數

年间事无疑。无为圆寂于至正五年，淳拙于其年再任住持，就职之后，即迁松源为院门监寺，直至十四年为止，松源恰恰任职十年，少林之失守，以《嵩岩碑》观之，系在淳拙再继席以后，以《松源碑》观之，绝不在至正十四年以前，否则衲子散处，松源避难于秦，其院门监寺安得云十年不解乎？洪武壬申，沙门来复所撰《嵩山祖庭少林寺淳拙禅师才公塔铭序》，虽曼漶不堪卒读，然碑中“至正乙酉，少林主席复虚，执事者请至再四，□□辞，遂延诺之，至正壬辰三月，退居西堂，至四月十□□，吉祥而寂”诸语，尚勉可辨识；乙酉为至正五年，与予所考继席之岁相合；其塔坟题至正十四年二月吉日建者，淳拙寂后二年所立也。此外，尚有庵主清公一塔，成于至正十一年八月；副寺清公一塔，成于至正十四年四月，使紧那罗果退红军，此数

僧既得塔葬，安有嵩巖師徒反播遷流離，避兵在外，甚至寂滅於少林附近之杜家寨，而不敢回寺，其塔墳直至洪武六年易代而後始建乎。再證諸順帝本紀：至正十一年五月，劉福通陷潁州。六月據朱皐，破羅山，眞陽，確山，犯舞陽，葉縣等處；九月陷汝甯，息州，光州；十二月，也先帖木兒復上蔡。查葉縣爲南陽府屬，餘爲汝甯府屬，少林在河南府路登封縣，是年紅軍既未至少林，安得有緊那羅怖退之事？十二年三月，命亦憐眞班等討南陽賊；四月，命月魯帖木兒等討南陽，鄧州賊；十二月，潁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信陽州羅山人，李思齊同起兵破賊有功；十三年十二月，答兒麻討南陽賊有功；十四年十一月，答失八都魯復苗軍所據鄭，鈞，許三州；十二月復河陰，鞏縣，南陽。鄧州爲南陽府屬；潁州，信陽州爲汝甯府

僧既得塔葬，安有嵩岩师徒反播迁流离，避兵在外，甚至寂灭于少林附近之杜家寨，而不敢回寺，其塔坟直至洪武六年易代而后始建乎。再证诸《顺帝本纪》：至正十一年五月，刘福通陷颍州。六月据朱皋，破罗山、真阳、确山，犯舞阳、叶县等处；九月陷汝宁、息州、光州；十二月，也先帖木儿复上蔡。查叶县为南阳府属，余为汝宁府属，少林在河南府路登封县，是年红军既未至少林，安得有紧那罗怖退之事？十二年三月，命亦怜真班等讨南阳贼；四月，命月鲁帖木儿等讨南阳、邓州贼；十二月，颍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儿，与信阳州罗山人，李思齐同起兵破贼有功；十三年十二月，答儿麻讨南阳贼有功；十四年十一月，答失八都鲁复苗军所据郑、钧、许三州；十二月复河阴、巩县、南阳。邓州为南阳府属；颍州、信阳州为汝宁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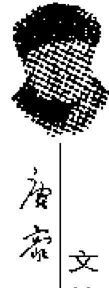


屬；鄭，鈞，許三州及河陰，爲汴梁路屬；鞏縣爲河南府路屬，由此以觀，自至正十二年至十四年，河南革命軍勢力，雖由南陽，汝甯兩府，蔓延至汴梁路，河南府路，惟河南府路祇一鞏縣爲苗軍所據，可證登封少林，在此三年間未失守。查至正共有二十八年，少林失守時期，既不在十四年以前，則當在十四年以後，玆再就十四年以後考之。洪武二十五年荊南衞指揮僉事鄭□所撰少林禪寺第十九代住持嵩溪禪師定公行實之碑，有云：「當元季至正庚子，少林虛席，疏請開堂，遭天下毆勦，飢歉相仍，會食者尚二十餘鉢，師之導化日隆，率衆農作，以身先之，日則耕耘，夜則參道，於是緇素依附者夥；住持三載，退居西堂，仍自力田給衆；會洪武初，本山復請主席。」查庚子爲至正二十年，嵩溪從此年起，住持三載，雖退居西

属；郑、钧、许三州及河阴，为汴梁路属；巩县为河南府路属，由此以观，自至正十二年至十四年，河南革命军势力，虽由南阳、汝宁两府，蔓延至汴梁路、河南府路，惟河南府路只一巩县为苗军所据，可证登封少林，在此三年间未失守。查至正共有二十八年，少林失守时期，既不在十四年以前，则当在十四年以后，兹再就十四年以后考之。洪武二十五年荆南卫指挥佥事郑□所撰《少林禅寺第十九代住持嵩溪禅师定公行实之碑》，有云："当元季至正庚子，少林虚席，疏请开堂，遭天下殴勦，饥歉相仍，会食者尚二十余钵，师之导化日隆，率众农作，以身先之，日则耕耘，夜则参道，于是缁素依附者夥；住持三载，退居西堂，仍自力田给众；会洪武初，本山复请主席。"查庚子为至正二十年，嵩溪从此年起，住持三载，虽退居西

堂，仍自力田給衆，至洪武初，又爲主席，採此爲證，則至正最後之九年間，即二十年至二十八年，少林並無失守之事，可以斷言。查元史察罕帖木兒傳，至正十九年，政府軍曾將河南全部克復，則少林之失守，以察罕帖木兒傳爲證，應在至正十九年以前，十四年以後。順帝本紀：十五年八月，命南陽等處義兵萬戶府，召募毛胡盧兵萬人，進攻南陽；十一月，賊陷懷慶；十二月，答失八都魯大敗劉福通等於太康；十六年七月，賊侵河南府路，洪丑驢以兵敗之；十一月，河南(府路)陷；十二月，太不花駐軍于南陽，嵩，汝等州，叛民皆降，軍勢大振；十七年二月，征河南太康，嵩，汝大捷，詔赦天下；六月，劉福通犯汴梁；七月歸德陷；八月劉福通兵陷衛輝路；十八年三月劉福通遣兵犯衛輝，孛羅帖木兒擊走之；五月，賊兵踰

堂，仍自力田给众，至洪武初，又为主席，采此为证，则至正最后之九年间，即二十年至二十八年，少林并无失守之事，可以断言。查《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九年，政府军曾将河南全部克复，则少林之失守，以察罕帖木儿传为证，应在至正十九年以前，十四年以后。《顺帝本纪》：十五年八月，命南阳等处义兵万户府，招募毛胡芦兵万人，进攻南阳；十一月，贼陷怀庆；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大败刘福通等于太康；十六年七月，贼侵河南府路，洪丑驴以兵败之；十一月，河南（府路）陷；十二月，太不花驻军于南阳、嵩、汝等州，叛民皆降，军势大振；十七年二月，征河南太康、嵩、汝大捷，诏赦天下；六月，刘福通犯汴梁；七月归德陷，八月刘福通兵陷卫辉路；十八年三月刘福通遣兵犯卫辉，孛罗帖木儿击走之；五月，贼兵逾



唐豪 文丛

太行，察罕帖木兒部將關保擊走之；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遁，福通遂入其城：七月，福通遣降將周全，引兵攻洛陽，守將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劉福通殺之。案：至正十五年戰事，革命軍方面，南陽被攻，太康大敗，政府軍方面，懷慶陷落，從地理上考察，少林失守，決不在此年。十六年七月，革命軍侵河南府路，雖遭洪丑驢擊敗，然四閱月後，河南（府路）即陷，著者以爲少林失守，即在其時。十六年末至十八年，雙方之戰事範圍，係在南陽，嵩，汝，太康，汴梁，歸德，衛輝，洛陽，而登封則尚在紅軍之手，此等革命隊伍，據程宗猷闡宗所述，既苦爲教害，則少林僧徒之流亡得還，應在至正十九年五月察罕帖木兒底定河南以後。前引嵩溪禪師碑，可以窺見至正二十年少林僧歸後景象，其歲月足與予所斷相印證也。

太行，察罕帖木儿部将关保击走之；刘福通攻汴梁，守将竹贞遁，福通遂入其城；七月，福通遣降将周全，引兵攻洛阳，守将以大义责全，全愧谢退兵，刘福通杀之。按：至正十五年战事，革命军方面，南阳被攻，太康大败；政府军方面，怀庆陷落，从地理上考查，少林失守，绝不在此年。十六年七月，革命军侵河南府路，虽遭洪丑驴击败，然四阅月后，河南（府路）即陷，著者以为少林失守，即在其时。十六年末至十八年，双方之战事范围，系在南阳、嵩、汝、太康、汴梁、归德、卫辉、洛阳，而登封则尚在红军之手，此等革命队伍，据程宗猷《阐宗》所述，既苦为教害，则少林僧徒之流亡得还，应在至正十九年五月察罕帖木儿底定河南以后。前引《嵩溪禅师碑》，可以窥见至正二十年少林僧归后景象，其岁月足与予所断相印证也。

緊那羅怖退紅軍神話，在予未以史實證其誣妄之先，著說嵩之景日昣，早即斷爲無稽。其說云：「佛經有四緊那羅王：一法緊那羅，一妙法緊那羅，一大法緊那羅，一持法緊那羅；釋云：『神似人而有角』，今寺中像，蓋取諸此。」又云：少林緊那羅殿，在大雄殿東，西向，奉神三像，裸體執棍，靈動欲活，前向如將仆，中像扶摩之，動輒移時，旁兩像不動也，見者無不肅然。史載：元成宗大德中，建天壽萬甯寺，寺中塑秘密佛，形像醜怪，皇后幸寺，見之惡焉，以帕障面而過。少林像蓋秘密類也，禦寇之說，其信然歟？」元以蒙古人主中國，象設秘密，其俗所尚，少林住持福裕，嘗希承忽必烈意旨，摧毀道教，故並世僧侶，惟裕最受崇信，至賜光宗正法大禪師之號，贈大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榮顯一時無比。裕又於外蒙和林及燕

紧那罗怖退红军神话，在予未以史实证其诬妄之先，著《说嵩》之景日昣，早即断为无稽。其说云："佛经有四紧那罗王：一法紧那罗，一妙法紧那罗，一大法紧那罗，一持法紧那罗；释云：'神似人而有角'，今寺中像，盖取诸此。"又云："少林紧那罗殿，在大雄殿东，西向，奉神三像，裸体执棍，灵动欲活，前像如将仆，中像扶摩之，动辄移时，旁两像不动也，见者无不肃然。史载：元成宗大德中，建天寿万宁寺，寺中塑秘密佛，形象丑怪，皇后幸寺，见之恶焉，以帕障面而过。少林像盖秘密类也，御寇之说，其信然欤？"元以蒙古入主中国，像设秘密，其俗所尚，少林住持福裕，尝希承忽必烈意旨，摧毁道教，故并世僧侣，惟裕最受崇信，至赐"光宗正法大禅师"之号，赠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荣显一时无比。裕又于外蒙和林及燕

薊，長安，太原，洛陽分建五少林，弘揚佛法，以佐外族治化，此皆可由程鉅夫所撰裕公碑以證景說之是，禦寇之說爲不足信也。至少林棍之所從出，宗猷闡宗原有線索可尋，特前人未之深考耳。闡宗紀略云：『緊那羅之後，有哈嘛師者，似亦緊那羅王之流亞，曾以經旨授淨堂，以拳棍授匾囤。』查少林寺志匾囤和尚碑云：『年踰二十，投少林寺，禮梵僧喇嘛爲師。』闡宗總論之末云：『殲醜虜，壯皇圖，於緊那羅王之聖傳，喇嘛神僧之祕授，庶不忝矣。』可證匾囤之師爲喇嘛，紀略哈字乃誤刻。又匾囤碑云：『嘉靖四十二年，至夔州江中，曰：「道曠無涯，逢人不盡，」登岸端坐而逝。』考匾囤圓寂時期，上距正德丁丑文載之撰示跡碑，前後祇四十七年，少林神傳棍法一說，予前已明其從示跡碑衍出，爲正德十二年後嘉靖四十年

蓟、长安、太原、洛阳分建五少林，弘扬佛法，以佐外族治化，此皆可由程钜夫所撰《裕公碑》以证景说之是，御寇之说为不足信也。至少林棍之所从出，宗猷《阐宗》原有线索可寻，特前人未之深考耳。《阐宗纪略》云："紧那罗之后，有哈嘛师者，似亦紧那罗王之流亚，曾以经旨授净堂，以拳棍授匾囤。"查《少林寺志·匾囤和尚碑》云："年逾二十，投少林寺，礼梵僧喇嘛为师。"《阐宗总论》之末云："歼丑虏，壮皇图，于紧那罗王之圣传，喇嘛神僧之密授，庶不忝矣。"可证匾囤之师为喇嘛，《纪略》哈字乃误刻。又《匾囤碑》云："嘉靖四十二年，至夔州江中，曰：'道旷无涯，逢人不尽'，登岸端坐而逝。"考匾囤圆寂时期，上距正德丁丑文载之撰示迹碑，前后只四十七年，少林神传棍法一说，予前已明其从示迹碑衍出，为正德十二年后嘉靖四十年

前之事，則少林棍若非匾匜之師喇嘛所傳，其時期安得如此密合乎？清褚人穫除知緊那羅神話外，又知唐裴漼少林寺碑中有『大業之末，九服分崩，羣盜攻剽，無限眞俗，此寺爲山賊所刼，僧徒拒之』一故事，於是在其堅瓠集中，將兩者結合，杜撰一少林棍起源云：『隋大業天下亂，流賊萬人，將近少林寺，寺僧議散走。有火工老頭陀云：「爾等勿憂，老僧一棒掃盡。」衆笑其妄。頭陀卽持短棍衝賊鋒，當之者辟易，皆遠避不敢入寺。遂選少壯僧人百餘，授棍法而去，蓋緊那羅佛現身也。』梁啓超序馬良新武術棍術科，采褚說外，又杜撰『唐太宗征王世充，用僧衆以棍破之。』以實厥說。水竹村人徐世昌序馬書，謂『棍之名，隋唐間始見諸史，短兵逼戰，以制刀矛，古皆尚之，至戚南塘而其法益備，蓋卽隋唐間少林僧徒之所傳

前之事，则少林棍若非匾匜之师喇嘛所传，其时期安得如此密合乎？清褚人获除知紧那罗神话外，又知唐裴漼《少林寺碑》中有“大业之末，九服分崩，群盗攻剽，无限真俗，此寺为山贼所劫，僧徒拒之”一故事，于是在其《坚瓠集》中，将两者结合，杜撰一少林棍起源云：“隋大业天下乱，流贼万人，将近少林寺，寺僧议散走。有火工老头陀云：‘尔等勿忧，老僧一棒扫尽。’众笑其妄。头陀即持短棍冲贼锋，当之者辟易，皆远避不敢入寺。遂选少壮僧人百余，授棍法而去，盖紧那罗佛现身也。”梁启超序马良《新武术棍术科》，采诸说外，又杜撰“唐太宗征王世充，用僧众以棍破之”，以实厥说。水竹村人徐世昌序马书，谓“棍之名，隋唐间始见诸史，短兵逼战，以制刀矛，古皆尚之，至戚南塘而其法益备，盖即隋唐间少林僧徒之所传，



，馬生棍術之所從出。」徐所云隋唐少林僧徒之所傳，亦本堅瓠集。二人不知諸說杜撰由來，故皆從之，予以其出學者手筆，故爲附辨於此。南塘之棍，采自俞大猷，名爲荆楚長劍，本非少林；馬棍演練法，與闌宗絕不同，亦非少林，徐之變僞諸說，較梁爲尤甚。世界書局出版之寫眞少林棍法，亦摭梁徐等牙慧，冒其棍爲少林，其實少林何嘗有此等棍法，典籍具在，可資考證也。宗猷撰闌宗之前五十六年，少林棍雖已因假託神傳而得名，然其技實無足觀。俞大猷詩送少林寺僧宗擎序云：「予昔聞河南少林寺，有神傳擊劍之技。後自雲中回，取道至寺，僧自負精其技者十餘人，咸出見呈之。予視其技，已失古人眞訣，明告衆僧。皆曰：「願受指敎。」予曰：此必積之歲月，而後得也。」衆推年少有勇力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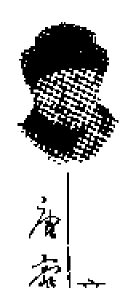
马生棍术之所从出。”徐所云隋唐少林僧徒之所传，亦本《坚瓠集》。二人不知诸说杜撰由来，故皆从之，予以其出学者手笔，故为附辨于此。南塘之棍，采自俞大猷，名为荆楚长剑，本非少林；马棍演练法，与《阐宗》绝不同，亦非少林，徐之变伪诸说，较梁为尤甚。世界书局出版之《写真少林棍法》，亦摭梁徐等牙慧，冒其棍为少林，其实少林何尝有此等棍法，典籍具在，可资考证也。宗猷撰《阐宗》之前五十六年，少林棍虽已因假托神传而得名，然其技实无足观。俞大猷《诗送少林寺僧宗擎序》云：“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技。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僧自负精其技者十余人，咸出见显之。予视其技，已失古人真诀，明告众僧。皆曰：‘愿受指教。’予曰：‘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众推年少有勇力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从，

，隨予南行，出入營陣之中，時授以陰陽變化眞訣，復教以知慧覺照之戒。及三餘載，二人曰：「噫！有餘矣。」乞歸，以所受之教轉授寺衆，以永其傳可也。遂許辭去。倏爾又十三載矣，門者忽報有一僧求見，與之進，乃宗擎也。謂：「昔從已化爲異物，惟宗擎回寺，以劍訣禪戒，傳之衆僧，所得最深者近百人，其傳可永也。」予觀宗猷所著闡宗，其演練之法，根本與劍經不同，可證其非宗擎之傳；而理明法備，亦不類俞氏所見已失眞訣之棍，可證其非梵僧之舊。查宗猷之師洪轉，著有夢綠堂槍法傳世，宗猷之棍，三分棍法，七分槍法，予故疑宗猷所得之少林棍，乃洪轉改編，僅理論中「舊力略過，新力未生，」出諸俞氏耳。

手臂錄四卷附錄二卷

随予南行，出入营阵之中，时授以阴阳变化真诀，复教以知慧觉照之戒。及三余载，二人曰：'噫！有余矣。'乞归，以所受之教转授寺众，以永其传可也。遂许辞去。倏尔又十三载矣，门者忽报有一僧求见，与之进，乃宗擎也。谓：'昔从已化为异物，惟宗擎回寺，以剑诀禅戒，传之众僧，所得最深者近百人，其传可永也。"予观宗猷所著《阐宗》，其演练之法，根本与《剑经》不同，可证其非宗擎之传；而理明法备，亦不类俞氏所见已失真诀之棍，可证其非梵僧之旧。查宗猷之师洪转，著有《梦绿堂枪法》传世，宗猷之棍，三分棍法，七分枪法，予故疑宗猷所得之少林棍，乃洪转改编，仅理论中"旧力略过，新力未生"，出诸俞氏耳。

《手臂录》四卷附录二卷



卷四有大棒說一篇云：「余見少林有一家棍法，名曰五虎攔，唯一打一揭而已。打必至地，揭必過腦，平平無奇，殆如農夫之墾土者，而久久致工，打揭得勢，則少林諸法，亦甚畏之，不可以平平而輕視也。」案：俞氏劍經總訣歌有云：「一打一揭，遍身着力，步步進前，天下無敵。」故予斷此即宗擎所傳之法。

陳氏拳械譜二卷

彙編本有盤羅棒，旋風棍譜兩種，三省堂本祇旋風棍譜一種。盤羅棒歌云：「古剎登出少林寺，堂上又有五百僧，百萬紅軍滅佛教，悖羅在地顯神通，要知此棒出何處？盤羅留傳在邵陵。」案：登出當是登封之訛，邵陵當是少林之訛，盤羅當是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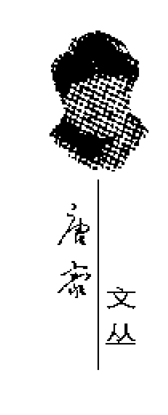
卷四有《大棒说》一篇云："余见少林有一家棍法，名曰五虎拦，唯一打一揭而已。打必至地，揭必过脑，平平无奇，殆如农夫之垦土者，而久久致工，打揭得势，则少林诸法，亦甚畏之，不可以平平而轻视也。"按：俞氏《剑经总诀歌》有云："一打一揭，遍身着力，步步进前，天下无敌。"故予断此即宗擎所传之法。

《陈氏拳械谱》二卷

汇编本有盘罗棒、旋风棍谱两种，三省堂本只旋风棍谱一种。《盘罗棒歌》云："古刹登出少林寺，堂上又有五百僧，百万红军灭佛教，悖罗在地显神通，要知此棒出何处，盘罗留传在邵陵。"按：登出当是登封之讹，邵陵当是少林之讹，盘罗当是那

羅之訛，悖羅當是盤羅之轉，據此以觀，陳溝似亦習少林棍矣，然盤羅棒祇朝天，担山，地蛇，跨劍四勢與少林棍同，旋風棍祇担山一勢與少林棍同，餘皆非少林。

罗之讹，悖罗当是盘罗之转，据此以观，陈沟似亦习少林棍矣，然盘罗棒只朝天、担山、地蛇、跨剑四势与少林棍同，旋风棍只担山一势与少林棍同，余皆非少林。



中國武藝圖籍考

古今圖書集成

第二百九十二卷，雜載棒部文獻，其彙考援引之典籍，詩以前卽無徵。案：木材之獲得與加工，較石材爲易，故考古學者間，推定木器時代之出現，應先於石器時代，並推定人類最初使用之木器，卽爲棍棒，先史時代遺址，所以不見木器出土者，以其質易朽滅，不如石器、骨器之能保存耳。

萇氏武技書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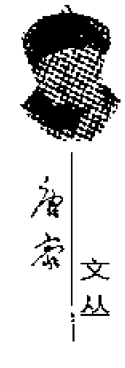
卷六有猿猴棒譜一種，其中搶背，蘇秦背劍，摔棒，皆花法不足取。

《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百九十二卷，杂载棒部文献，其汇考援引之典籍，《诗》以前即无征。按：木材之获得与加工，较石材为易，故考古学者间，推定木器时代之出现，应先于石器时代，并推定人类最初使用之木器，即为棍棒，先史时代遗址，所以不见木器出土者，以其质易朽灭，不如石器、骨器之能保存耳。

《苌氏武技书》六卷

卷六有猿猴棒谱一种，其中抢背、苏秦背剑、摔棒，皆花法不足取。


唐豪 文丛

戈

古今圖書集成

第二百九十一卷，雜載戈部文獻，其彙考援引之典籍，以詩爲最古，詩以前卽無徵。案：中國之戈，因各處出土者，皆非得自嚴格的科學發掘，故其來歷，學者間至今猶無定論。民國二十五年，在浙江杭縣古蕩出土之石戈二，爲衛聚賢等試掘所得，衛以爲是新石器時代之物，而胡行之，劉之遠等均認爲殉葬品，或石銅併用時代所遺，此須待日後正式發掘解決其爭點。又十年前，予在開封博物館見有河南閿鄉出土之石戈二，其一完整者有長胡下垂，形質單薄，不似實用之物，疑爲倣製之明

戈

《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百九十一卷，杂载戈部文献，其汇考援引之典籍，以《诗》为最古，《诗》以前即无征。按：中国之戈，因各处出土者，皆非得自严格的科学发掘，故其来历，学者间至今犹无定论。民国二十五年，在浙江杭县古荡出土之石戈二，为卫聚贤等试掘所得，卫以为是新石器时代之物，而胡行之、刘之远等均认为殉葬品，或石铜并用时代所遗，此须待日后正式发掘解决其争点。又十年前，予在开封博物馆见有河南阌乡出土之石戈二，其一完整者有长胡下垂，形质单薄，不似实用之物，疑为仿制之明

器。此外，安特生在直隸龍關縣湯池口得一石戈，形較銅戈爲簡陋，厚而且粗，兩方相稱，刃根較寬，並附有兩肩角，似爲納入柄中所設，其制之古拙，可以視爲殷虛出土有肩無胡銅弋之祖型。然安特生以標本祇得一種，猶疑其非新石器末期之物，予取岑家梧史前史概論中所載西伯利亞安格拉河一帶出土之石斧圖形比觀，深以李濟所斷此戈由石斧變出之說爲然，故安氏發見者雖祇一枚，藉安格拉河一帶遺物作證，則安氏曩疑其爲倣銅戈製成者，可以釋然矣。由此石戈，演進而爲銅戈，最初祇有援，內，肩，繼則有孔，再進則有胡；無胡者另一方向變爲有鋬之瞿，代歷商周，不出上述之制。其使用方法，黃伯思銅戈辨，程瑤田治氏爲戈戟考，皆謂其刃橫而弗縱，可句可啄而非用刺，予則認商周之戈，誠如黃程所言，漢制卽不然也

器。此外，安特生在直隶龙关县汤池口得一石戈，形较铜戈为简陋，厚而且粗，两方相称，刃根较宽，并附有两肩角，似为纳入柄中所设，其制之古拙，可以视为殷墟出土有肩无胡铜弋之祖型。然安特生以标本只得一种，犹疑其非新石器末期之物，予取岑家梧《史前史概论》中所载西伯利亚安格拉河一带出土之石斧图形比观，深以李济所断此戈由石斧变出之说为然，故安氏发见者虽只一枚，借安格拉河一带遗物作证，则安氏曩疑其为仿铜戈制成者，可以释然矣。由此石戈，演进而为铜戈，最初只有援、内、肩，继则有孔，再进则有胡；无胡者另一方向变为有鋬之瞿，代历商周，不出上述之制。其使用方法，黄伯思《铜戈辨》、程瑶田治氏为《戈戟考》，皆谓其刃横而弗纵，可句可啄而非用刺，予则认商周之戈，诚如黄程所言，汉制即不然也。

。金石索所印漢武梁祠壁刻像人物，持器如戈而刃直上者數四，就中以紂像爲尤顯，且注文亦謂之戈，安特生因與其友袁復禮討論此事，袁氏以爲或係二物，其單獨無長木柄者爲戈，而其他刻像中則爲帶鉤之矛，注係後人補作，安氏認其說爲臆度，然亦存疑未決，其說見地質彙報中華遠古之文化。予考唐顧愷之女史箴圖及宋聶崇義三禮圖之戈，刃皆直上與武氏像同，可證唐宋之戈，仍襲漢代遺制，而非帶鉤之矛也。

《金石索》所印汉武梁祠壁刻像人物，持器如戈而刃直上者数四，就中以纣像为尤显，且注文亦谓之戈，安特生因与其友袁复礼讨论此事，袁氏以为或系二物，其单独无长木柄者为戈，而其他刻像中则为带钩之矛，注系后人补作，安氏认其说为臆度，然亦存疑未决，其说见地质汇报《中华远古之文化》。予考唐顾恺之《女史箴图》及宋聂崇义《三礼图》之戈，刃皆直上与武氏像同，可证唐宋之戈，仍袭汉代遗制，而非带钩之矛也。

戟

古今圖書集成

第二百九十卷載棨戟部文獻。予考戟之一名，最早見於秦風無衣，似春秋時代，始有此器。古今考戟制者不一家，而皆不能與其用吻合。程瑤田治氏爲戈戟考云：『戈戟並有內有胡有援，二者之體大略同矣，其不同者，戟獨有刺耳。是故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爲戈之不平頭者矣。又曰：「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爲戟之無枝者矣。說文言枝，考工記言刺，枝刺一物也。』又云『古戈所見不下廿餘事，而戟不應不一見，乃取所嘗見諸戈之拓本觀之，見內末有刃者數事中，其援更

戟

《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百九十卷载棨戟部文献，予考戟之一名，最早见于《秦风·无衣》，似春秋时代，始有此器。古今考戟制者不一家，而皆不能与其用吻合。程瑶田治氏为《戈戟考》云："戈戟并有内有胡有援，二者之体大略同矣，其不同者，戟独有刺耳。是故《说文》曰：'戈，平头戟也'，然则戟为戈之不平头者矣。又曰：'戟，有枝兵也。'然则戈为戟之无枝者矣。《说文》言枝，《考工记》言刺，枝刺一物也。"又云："古戈所见不下廿余事，而戟不应不一见，乃取所尝见诸戈之拓本观之，见内末有刃者数事中，其援更

昂於他戈者，恍然曰：「是乃所謂戟也，刺非別爲一物，內末之刃卽刺也。」程氏言戟有刺而戈無之，其辨是矣；惟以內末之刃爲戟之刺，則未審也。頃見孫海波新出河南吉金圖志賸稿，其戰鑑圖中之戟，柲頭安矛，矛下安戈，因知矛戈兩合，古稱曰戟，出土遺物，戟不一見者，柲朽以後，二物分離故也。此鑑河南輝縣出土，爲戰國時器，藏河南古物保管委員會，頸腹及下腹兩處，滿飾戰跡圖，中有持戟作刺殺狀者，其刺與考工記無異，柲身旁出四枝，與說文所云枝兵相合，程氏以枝刺爲一物實非，所謂刺者，乃柲端之矛耳。宋聶崇義三禮圖之戟，三鋒直上似叉，非漢以前古制，今以戟刀稱戟，則又非宋人之舊矣。

昂于他戈者，恍然曰：‘是乃所谓戟也，刺非别为一物，内末之刃即刺也。’”程氏言戟有刺而戈无之，其辨是矣；惟以内末之刃为戟之刺，则未审也。顷见孙海波新出《河南吉金图志剩稿》，其战鉴图中之戟，柲头安矛，矛下安戈，因知矛戈两合，古称曰戟，出土遗物，戟不一见者，柲朽以后，二物分离故也。此鉴河南辉县出土，为战国时器，藏河南古物保管委员会，颈腹及下腹两处，满饰战迹图，中有持戟做刺杀状者，其刺与《考工记》无异，柲身旁出四枝，与《说文》所云枝兵相合，程氏以枝刺为一物实非，所谓刺者，乃柲端之矛耳。宋聂崇义《三礼图》之戟，三锋直上似叉，非汉以前古制，今以戟刀称戟，则又非宋人之旧矣。

刀

陣記

卷二技用第九篇言刀。

耕餘剩技六卷

刀之類不一，專書論其藝者惟單刀，而多推尊倭法，耕餘剩技中之單刀法選，即其一也。考東土斯技，受我影響者，厥證有三：史載魏明帝景初二年，賜倭女王卑彌呼刀鏡，今東土之刀，不獨形制似漢，即其演習之法，與魏文帝所云相類，此有我國出土漢刀及子桓典論可證。倭法與朝鮮劍相同，朝鮮之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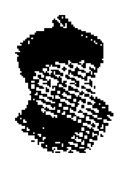
刀

《阵记》

卷二技用第九篇言刀。

《耕余剩技》六卷

刀之类不一，专书论其艺者惟单刀，而多推尊倭法，《耕余剩技》中之单刀法选，即其一也。考东土斯技，受我影响者，厥证有三：史载魏明帝景初二年，赐倭女王卑弥呼刀镜，今东土之刀，不独形制似汉，即其演习之法，与魏文帝所云相类，此有我国出土汉刀及子桓《典论》可证。倭法与朝鲜剑相同，朝鲜之剑，



得自中國，日本之刀，一稱曰劍，間接傳往，跡象甚顯，此有武備志及日本圖譜可證。日本刀劍古書，其理論每摭中國舊籍，此有其出版之武藝叢書可證。惟當明代倭寇入犯之時，我於斯器斯技，因退化而相形見絀，彼遂以此名世耳。程宗猷書中述其制度用法云：『器名單刀，以雙手用一刀也，其技擅自倭奴。煅煉精堅，制度輕利，靶鞘等物，各各如法，非他方之刀可並，且善磨整，光耀奪目，令人寒心。其用法，左右跳躍，奇詐詭祕，人莫能測，故長技每每常敗於刀。余故訪求其法，有浙師劉雲峯者，得倭之眞傳，不吝授余，頗盡壼奧，時南北皆聞亳州郭五刀名，後親訪之，然較之劉，則劉之妙又勝於郭多矣。恨元受劉刀，有勢有法而無名，今依勢取像，擬其名，使習者易於記憶。』

得自中国，日本之刀，一称曰剑，间接传往，迹象甚显，此有《武备志》及日本图谱可证。日本刀剑古书，其理论每摭中国旧籍，此有其出版之《武艺丛书》可证。惟当明代倭寇入犯之时，我于斯器斯技，因退化而相形见绌，彼遂以此名世耳。程宗猷书中述其制度用法云："器名单刀，以双手用一刀也，其技擅自倭奴。锻炼精坚，制度轻利，靶鞘等物，个个如法，非他方之刀可并，且善磨整，光耀夺目，令人寒心。其用法，左右跳跃，奇诈诡秘，人莫能测，故长技每每常败于刀。余故访求其法，有浙师刘云峰者，得倭之真传，不吝授余，颇尽壶奥，时南北皆闻亳州郭五刀名，后亲访之，然较之刘，则刘之妙又胜于郭多矣。恨元受刘刀，有势有法而无名，今依势取像，拟其名，使习者易于记忆。"

武備志

第八十六卷有日本隱流刀法六勢，後附戚繼光刀法十六勢。茅元儀曰：「武經總要所載刀凡八種，而小異者猶不列焉，其習法皆不傳。今所習惟長刀腰刀，腰刀非團牌不用，故載於牌中。長刀則倭奴所習，世宗時進犯東南，故始得之。戚少保於辛酉陣上，得其習法，又從而演之，并載於後，此法未傳。」查十六勢前爲日本刀譜，即戚少保辛酉陣上所得也。十六勢，則戚氏從而演之之法，皆有圖無訣，故元儀謂其法未傳。

手臂錄四卷附錄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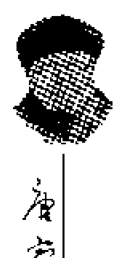
卷三有單刀圖說一卷。其自序云：「唐有陌刀，戰陣稱猛，其

《武备志》

第八十六卷有日本隐流刀法六势，后附戚继光刀法十六势。茅元仪曰："《武经总要》所载刀凡八种，而小异者犹不列焉，其习法皆不传。今所习惟长刀腰刀，腰刀非团牌不用，故载于牌中。长刀则倭奴所习，世宗时进犯东南，故始得之。戚少保于辛酉阵上，得其习法，又从而演之，并载于后，此法未传。"查十六势前为日本刀谱，即戚少保辛酉阵上所得也。十六势，则戚氏从而演之之法，皆有图无诀，故元仪谓其法未传。

《手臂录》四卷附录二卷

卷三有《单刀图说》一卷。其自序云："唐有陌刀，战阵称猛，其



法不傳。今倭國單刀，中華間有得其法者，而終不及倭人之精。每見單刀高手，平日侈言破槍，及至赴敵，莫不驚槍而往，則其實用可知矣。蓋短器降長，惟碓鬬擁塞，槍至于不能出後手，乃爲短器所困，行列稍疎，短無破長之理。遊場槍之受破者，惟一單殺手，至于閃賺顚提，則槍猶畏之如虎，況單刀乎？程冲斗刀法，唯破單殺手，其疎可知。余法不然，單刀敵輕長之器，則避其虛而擊其實，何也？槍之虛處，變幻百出，必非刀所能禦，而實處惟有一桿，苟能制之，則無以用其虛矣。單刀敵短重之器，則避其實而擊其虛，何也？大棒，鐵鞭，長斧，木鑵，不可直當，必斜步偏身，避其重器，擊其身手，乃可必勝。擊虛之刀易見，擊實之法則在斫其槍桿，槍桿被斫，不斷折必黏住，桿被黏住，則不能閃賺顚提，刀更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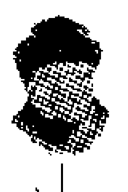
法不传，今倭国单刀，中华间有得其法者，而终不及倭人之精。每见单刀高手，平日侈言破枪，及至赴敌，莫不惊枪而往，则其实用可知矣。盖短器降长，惟碓斗拥塞，枪至于不能出后手，乃为短器所困，行列稍疏，短无破长之理。游场枪之受破者，唯一单杀手，至于闪赚颠提，则枪犹畏之如虎，况单刀乎？程冲斗刀法，唯破单杀手，其疏可知。余法不然，单刀敌轻长之器，则避其虚而击其实，何也？枪之虚处，变幻百出，必非刀所能御，而实处唯有一杆，苟能制之，则无以用其虚矣。单刀敌短重之器，则避其实而击其虚，何也？大棒、铁鞭、长斧、木镋，不可直当，必斜步偏身，避其重器，击其身手，乃可必胜。击虚之刀易见，击实之法则在斫其枪杆，枪杆被斫，不断折必黏住，杆被黏住，则不能闪赚颠提，刀更进步，

必傷人矣。削亦黏槍，而勢力不如斫，大進步又拙，是以次之。句革皆用，槍得滑去，百變生焉。余選刀法十八勢：從下斫上，則有左右撩刀二勢。從上斫下，則有朝天，斜提二勢。削槍則有左右定膝勢。出入于六勢之間，而可上可下，可左可右，可斫可削。可進可退，則有二拗步勢。實用止此八法，餘十餘勢，不過小變其形，以眩人耳。斫削黏桿，余本得之漁陽老人之劍術，單刀未有言者，移之爲刀，實自余始，安得良倭一親炙之。」案：倭法破長技，以跳躍爲能事，乘勢飛入，使槍成棄物，較黏桿爲勝多多，故戚繼光破倭，用牌筅居首者，使倭無所用其長耳。

十三刀法一卷

必伤人矣。削亦黏枪，而势力不如斫，大进步又拙，是以次之。句革皆用，枪得滑去，百变生焉。余选刀法十八势：从下斫上，则有左右撩刀二势。从上斫下，则有朝天、斜提二势。削枪则有左右定膝势。出入于六势之间，而可上可下，可左可右，可斫可削。可进可退，则有二拗步势。实用止此八法，余十余势，不过小变其形，以眩人耳。斫削黏杆，余本得之渔阳老人之剑术，单刀未有言者，移之为刀，实自余始，安得良倭一亲炙之。"按：倭法破长技，以跳跃为能事，乘势飞入，使枪成弃物，较黏杆为胜多多，故戚继光破倭，用牌筅居首者，使倭无所用其长耳。

《十三刀法》一卷



明遺民王餘佑撰。據趙衡形意拳學序，舊爲寫本，民四以前，北平始有梓而行者。民國二十年，上海蟬隱廬亦取舊鈔本付諸石印，易名曰太極連環刀法，其中誘敵三式，末式殘缺，不知北平所刊，是全豹否？

古今圖書集成

第二百八十六卷至二百八十九卷雜裁刀部文獻。

陳氏拳械譜二卷

兩儀堂及彙編本有單刀譜一種，三省堂本有兩種，皆不同，是陳溝單刀共有三套。

以上單刀

明遗民王余佑撰。据赵衡《形意拳学》序，旧为写本，民四以前，北平始有梓而行者。民国二十年，上海蝉隐庐亦取旧钞本付诸石印，易名曰《太极连环刀法》，其中诱敌三式，末式残缺，不知北平所刊，是全豹否？

《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百八十六卷至二百八十九卷杂载刀部文献。

《陈氏拳械谱》二卷

两仪堂及汇编本有单刀谱一种，三省堂本有两种，皆不同，是陈沟单刀共有三套。

以上单刀。

武編

卷前五有雙刀譜一種。

手臂錄四卷附錄二卷

卷四有雙刀歌一首。其法係石砫瓦氏女傳天都俠少項元池，元池傳吳殳，殳得漁陽老人劍法，又變通之。瓦氏即嘉靖間與倭寇作戰之女將軍。

陳氏拳械譜二卷

彙編本祇有單演雙刀譜一種，三省堂本則多對演譜十套。

《武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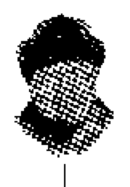
卷前五有双刀谱一种。

《手臂录》四卷附录二卷

卷四有双刀歌一首。其法系石砫瓦氏女传天都侠少项元池。元池传吴殳，殳得渔阳老人剑法，又变通之。瓦氏即嘉靖间与倭寇作战之女将军。

《陈氏拳械谱》二卷

汇编本只有单演双刀谱一种，三省堂本则多对演谱十套。



上以雙刀

以上双刀。

剣

劍道三十八篇

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劍也。」師古曰：「劍論，劍術之論也。」按此三十八篇中，當有司馬氏所傳之論。』索隱曰：『何法盛晉書及晉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並云在趙者名凱。今司馬氏劍論與此書，皆佚而未傳，惟莊子，吳越春秋，子桓典論所言劍法劍理，略可窺見古之遺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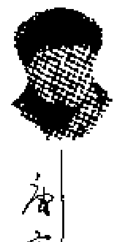
武編

剑

《剑道》三十八篇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司马氏在赵者，以传剑论显。服虔曰：'世善剑也。'师古曰：'剑论，剑术之论也。'按此三十八篇中，当有司马氏所传之论。"《索隐》曰："何法盛《晋书》及晋司马无忌作《司马氏系本》"，并云在赵者名凯。今司马氏剑论与此书，皆佚而未传，惟《庄子》、《吴越春秋》、子桓《典论》所言剑法剑理，略可窥见古之遗绪。

《武编》



卷前五有古劍訣一首，較武備志所載多一句，其語隱晦，故茅元儀謂不詳其說。

陣記

卷二技用第九篇言劍。

武備志

卷八十六有古劍訣一首，中國傳朝鮮劍法二十四勢。予以日本之劍，與朝鮮同者有三：一，雙手之執持同。二，格洗不走青同。三，基本諸勢同。又以中國古文化，往往由樂浪傳往日本，故斷彼邦劍道，亦間接受我影響，其說詳拙著中國古佚劍法。茅元儀敍其所得朝鮮譜曰：「古之劍，可施於戰鬥，故唐太

卷前五有古剑诀一首，较《武备志》所载多一句，其语隐晦，故茅元仪谓不详其说。

《阵记》

卷二技用第九篇言剑。

《武备志》

卷八十六有古剑诀一首，中国传朝鲜剑法二十四势。予以日本之剑，与朝鲜同者有三：一、双手之执持同。二、格洗不走青同。三、基本诸势同。又以中国古文化，往往由乐浪传往日本，故断彼邦剑道，亦间接受我影响，其说详拙著《中国古佚剑法》。茅元仪叙其所得朝鲜谱曰："古之剑，可施于战斗，故唐太

宗有劍士千人，今其法不傳，斷簡殘篇中有歌訣，不詳其說。近有好事者，得之朝鮮，其勢法俱備，固知中國失而求諸四裔，不獨西方之等韻，日本之尚書也。』此譜二十四勢，悉以格洗擊刺四字統之，可見世法劍不見劍之說，實非盡然。民國二十年上海百新圖書公司出版之君子劍，郎係取朝鮮勢法改編而成，察其內容，竟變異原作爲套子，已失本來面目。

手臂錄四卷附錄二卷

卷四有劍訣兩首。

陳氏拳械譜二卷

彙編本有雙劍譜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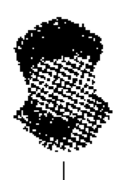
宗有剑士千人，今其法不传，断简残篇中有歌诀，不详其说。近有好事者，得之朝鲜，其势法具备，固知中国失而求诸四裔，不独西方之等韵，日本之尚书也。”此谱二十四势，悉以格洗击刺四字统之，可见世法剑不见剑之说，实非尽然。民国二十年上海百新图书公司出版之《君子剑》，即系取朝鲜势法改编而成，察其内容，竟变异原作为套子，已失本来面目。

《手臂录》四卷附录二卷

卷四有剑诀两首。

《陈氏拳械谱》二卷

汇编本有双剑谱一种。



古今圖書集成

第二百八十六卷至二百八十九卷雜載劍部文獻。

萇氏武技書六卷

卷六有雙劍三十六勢，其中王郎砍地，犀牛望月，夜叉尋海，太阿出匣等，皆屬舞法。

劍法真傳三卷

原爲三卷，光緒三十四年出版，蜀西廣石山人宋仔鳳賡平氏撰。其法，仔鳳得諸兄友軒，友軒得諸吳玉生，玉生得諸山東王耀臣。劍川趙藩，統四川游擊軍，仔鳳承領偏師，即以其技教

《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百八十六卷至二百八十九卷杂载剑部文献。

《苌氏武技书》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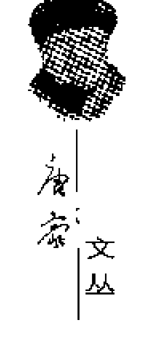
卷六有双剑三十六势，其中王郎砍地、犀牛望月、夜叉寻海、太阿出匣等，皆属舞法。

《剑法真传》三卷

原为三卷，光绪三十四年出版，蜀西广石山人宋仔凤赓平氏撰。其法，仔凤得诸兄友轩，友轩得诸吴玉生，玉生得诸山东王耀臣。剑川赵藩，统四川游击军，仔凤承领偏师，即以其技教

部曲。居恆言曰『軍中利器，今莫火器若矣。顧邂逅臨迴溪險隘，火器不得施，則短兵肉搏，能者勝焉。是非平時鍊膽固氣，有以奮全力於臂肘間，使弄寸鐵如轉丸，可以衛身，可以制敵，而冀倉卒收擊刺之效也難矣。夫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亦在乎上之有以教，與教之得法而已矣。』今德國陸海軍體育中，有擊劍一目，其所以致用者，亦此旨耳。民國元年，安吳吳廣霈以書中內功無圖，說焉不詳，人得之，無從按法行功；又劍舞子毋七，次十三，繼二十四，圖形粗具，次第不明，說解亦多欠醒豁，爰與潛川吳學廉增修圖說，改為二卷，重刊問世。予觀此書，其中仰撩，下掃，皆非善法，蓋習劍不用護具，往往流於虛套，與眞際相違，此可為知者道，難為不知者言也。民國九年，上海大東書局，易名為劍法圖說，付諸石印。案：

部曲。居恒言曰："军中利器，今莫火器若矣。顾邂逅临回溪险隘，火器不得施，则短兵肉搏，能者胜焉。是非平时练胆固气，有以奋全力于臂肘间，使弄寸铁如转丸，可以卫身，可以制敌，而冀仓促收击刺之效也难矣。夫巧者不过习者之门，亦在乎上之有以教，与教之得法而已矣。"今德国陆海军体育中，有击剑一目，其所以致用者，亦此旨耳。民国元年，安吴吴广霈以书中内功无图，说焉不详，人得之，无从按法行功；又剑舞子毋七，次十三，继二十四，图形粗具，次第不明，说解亦多欠醒豁，爰与潜川吴学廉增修图说，改为二卷，重刊问世。予观此书，其中仰撩、下扫，皆非善法，盖习剑不用护具，往往流于虚套，与真际相违，此可为知者道，难为不知者言也。民国九年，上海大东书局，易名为《剑法图说》，付诸石印。按：



廣霈未改編此書前，嘗筆記仔鳳撩摸八法進退攻守等形勢，爲飛鳳劍法一書，後佚失。

广霈未改编此书前，尝笔记仔凤撩摸八法进退攻守等形势，为《飞凤剑法》一书，后佚失。

斧

古今圖書集成

第二百九十卷載斧鉞部文獻，其彙考援引之典籍，以詩書爲最古，詩書以前，文獻即無徵。案：斧爲新石器時代之利器，安特生在河南甘肅等處掘得之石斧，其考古編年，爲新石器末期，距今約五千年左右。

斧

《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百九十卷载斧钺部文献，其汇考援引之典籍，以《诗》、《书》为最古，《诗》、《书》以前，文献即无征。按：斧为新石器时代之利器，安特生在河南甘肃等处掘得之石斧，其考古编年，为新石器末期，距今约五千年左右。


唐豪
文丛

干盾

牌論

明松江府同知羅拱辰於嘉靖倭患時作，胡宗憲籌海圖編，唐順之荊川武騙皆載之。

武編

卷前五有牌訣一篇，即紀効新書所載之試牌跳牌舊法也。案：書稱牌曰干，詩稱牌曰盾；般父辛爵，有挽盾執戈之文，周獵壺，有持盾揮劍之圖，其來甚古。此器主衛而不主殺，利於前驅，然必佐以長短之器，爲之應援，而後進退左右，可以無所

干盾

《牌论》

明松江府同知罗拱辰于嘉靖倭患时作，胡宗宪《筹海图编》，唐顺之《荆川武编》皆载之。

《武编》

卷前五有牌诀一篇，即《纪效新书》所载之试牌跳牌旧法也。按：《书》称牌曰干，《诗》称牌曰盾；般父辛爵，有挽盾执戈之文，周猎壶，有持盾挥剑之图，其来甚古。此器主卫而不主杀，利于前驱，然必佐以长短之器，为之应援，而后进退左右，可以无所

不利，故戚繼光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今戰車之用，護以轟炸之機，隨以攻殺之卒，其制不同，其揆則一。惟戰車遇田塍泥濘之區，羊腸崎嶇之道，游擊機動之戰，即不能如干盾之可盡其前驅之能事，此戚氏之能平倭於古，德國之能逞志於今，中國之抗戰所以不同於歐陸也。拈而出之，以爲讀其書者告。

紀効新書

卷十一有籐牌腰刀總說一篇，其說曰：千古有圓長二色，其來尚矣。主衞而不主刺，矢石槍刀皆可蔽，所以代甲冑之用。在南方田塍泥雨中，頗稱極便。用牌之間，復有所謂標者，所以奪人之目，而爲我之疑兵，所賴以勝人者也。牌無標，能禦而不能殺，將欲進步，然後起標，勿輕發以敗其事，腰刀用於發

不利，故戚继光称其众可合而不可离。今战车之用，护以轰炸之机，随以攻杀之卒，其制不同，其揆则一。惟战车遇田塍泥泞之区，羊肠崎岖之道，游击机动之战，即不能如干盾之可尽其前驱之能事，此戚氏之能平倭于古，德国之能逞志于今，中国之抗战所以不同于欧陆也。拈而出之，以为读其书者告。

《纪效新书》

卷十一有《藤牌腰刀总说》一篇，其说曰："千古有圆长二色，其来尚矣。主卫而不主刺，矢石枪刀皆可蔽，所以代甲胄之用。在南方田塍泥雨中，颇称极便。用牌之间，复有所谓标者，所以夺人之目，而为我之疑兵，所赖以胜人者也。牌无标，能御而不能杀，将欲进步，然后起标，勿轻发以败其事，腰刀用于发

標之後以殺敵，非長利輕泛，則不能接遠。以此置於行伍之先，爲衆人之藩蔽，衛以長短之器，爲彼之應援，以此臨敵，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進退左右，無所不利，此藤牌之功用也。」其圖勢八，武備志卷八十七轉載之。

陣記

卷二有藤牌一篇。

手臂錄四卷附錄二卷

卷四有藤牌腰刀說一篇，其說曰：「槍叉長兵，雖失其精緻，而渣滓猶有可用，刀牌器短，精微既失，即同赤手矣。琴瑟箜篌，若無妙指，不發妙音，用兵者勿以戚公之嘆美刀牌，而輕

标之后以杀敌，非长利轻泛，则不能接远。以此置于行伍之先，为众人之藩蔽，卫以长短之器，为彼之应援，以此临敌，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进退左右，无所不利，此藤牌之功用也。”其图势八，《武备志》卷八十七转载之。

《阵记》

卷二有《藤牌》一篇。

《手臂录》四卷附录二卷

卷四有《藤牌腰刀说》一篇，其说曰：“枪叉长兵，虽失其精致，而渣滓犹有可用，刀牌器短，精微既失，即同赤手矣。琴瑟箜篌，若无妙指，不发妙音，用兵者勿以戚公之叹美刀牌，而轻

用之也。』案：繼光之用刀牌，必衞以長短之器，爲之應援，故言其衆可合而不可離，此正妙指發妙音也。吳殳戒勿輕用。似猶未知戚氏五兵配合之妙。

古今圖書集成

第二百六十八卷載干盾部文獻。

用之也。"按：继光之用刀牌，必卫以长短之器，为之应援，故言其众可合而不可离，此正妙指发妙音也。吴殳戒勿轻用，似犹未知戚氏五兵配合之妙。

《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百六十八卷载干盾部文献。

狼筅

紀効新書

卷十一有狼筅總説一篇并圖勢六，武備志卷八十七轉載之。案：槍爲軍中利器，非短兵可敵。惟短兵一入槍身，即同棄物。程宗猷單刀法選，謂倭之用刀，其法左右跳躍，奇詐詭祕，人莫能測，故長技每每敗於刀。戚繼光創鴛鴦陣破倭，用狼筅遮蔽於前，以阻其跳躍之利，以長槍夾筅左右，以盡其刺殺之用，於是形體重滯，轉移艱難之物，遂爲當時軍中利器。

陣記

卷二有筅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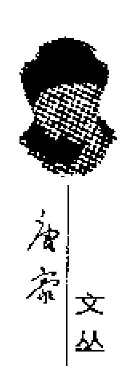
狼　筅

《纪效新书》

卷十一有《狼筅总说》一篇并图势六，《武备志》卷八十七转载之。按：枪为军中利器，百短兵可敌。惟短兵一入枪身，即同弃物。程宗猷《单刀法选》，谓倭之用刀，其法左右跳跃，奇诈诡秘，人莫能测，故长技每每败于刀。戚继光创鸳鸯阵破倭，用狼筅遮蔽于前，以阻其跳跃之利，以长枪夹筅左右，以尽其刺杀之用，于是形体重滞，转移艰难之物，遂为当时军中利器。

《阵记》

卷二有筅一篇。



手臂錄四卷附錄二卷

卷四有狼筅說一篇。

《手臂录》四卷附录二卷

卷四有《狼筅说》一篇。

钂鈀

武備志

第八十七卷有钂鈀圖勢七，圖前諸說，出紀効新書劍經，圖則武備志所獨有也。案：劍經爲俞大猷撰，故茅元儀曰：「钂鈀與棍法，皆出俞大將軍猷劍經，載紀効新書者分析明著，故採之。」據紀効新書云：此器有倭時始用，爲軍中最利者。今雖已廢，苟能用於白刃，其利有四：一，可擊可禦，兼矛盾兩用，能制步兵之鎗刺，騎兵之長刀。二，上可叉人，下可叉馬。三，伸縮自如，長短咸宜。四，方法簡易，旦夕可學。綜此四利，其効較大刀爲勝，惟攜帶微有不便耳。

钂　钯

《武备志》

第八十七卷有钂钯图势七，图前诸说，出《纪效新书》剑经，图则《武备志》所独有也。按：《剑经》为俞大猷撰，故茅元仪曰："钂钯与棍法，皆出俞大将军猷《剑经》，载《纪效新书》者分析明著，故采之。"据《纪效新书》云：此器有倭时始用，为军中最利者。今虽已废，苟能用于白刃，其利有四：一、可击可御，兼矛盾两用，能制步兵之枪刺，骑兵之长刀。二、上可叉人，下可叉马。三、伸缩自如，长短咸宜。四、方法简易，旦夕可学。综此四利，其效较大刀为胜，惟携带微有不便耳。



手臂錄四卷附錄二卷

卷四有叉說一篇。案：正氣堂集，稱钂鈀曰虎叉，此篇稱曰叉。紀効新書劍經，有钂鈀習法，而無钂鈀圖勢，此書誤以武備志七勢出紀効新書，故說中有紀効七勢之語。

《手臂录》四卷附录二卷

卷四有叉说一篇。按:《正气堂集》,称镗钯曰虎叉,此简称曰叉。《纪效新书》、《剑经》,有锐钯习法,而无锐钯图势,此书误以《武备志》七势出《纪效新书》,故说中有"纪效七势"之语。

器制

利器圖考

明何良臣撰。據萬曆己丑黃道月陣記後序，此書似未付梓。陣記卷二技用注云：『以下器具矩式，製法，用法，別載利器圖考。』則其書內容，可由技用十五篇推見。

武備志

卷一百零二至一百零五，載弓，矢，弩，刀，槍，棍，牌，劍，鐗，簡，蒺藜，蒜頭，鐵鏈夾棒，飛撾，飛鉤，飛鎚，钂鈀，傷杷，扒，钂，斧，鏟，狼筅，盔甲諸器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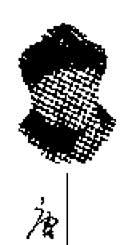
器　制

《利器图考》

明何良臣撰。据万历己丑黄道月《阵记》后序，此书似未付梓。《阵记》卷二技用注云："以下器具矩式、制法、用法，别载利器图考。"则其书内容，可由技用十五篇推见。

《武备志》

卷一百零二至一百零五，载弓、矢、弩、刀、枪、棍、牌、剑、锏、简、蒺藜、蒜头、铁链夹棒、飞挝、飞钩、飞锤、镋钯偒杷、扒、镋、斧、铲、狼筅、盔甲诸器制。



古今圖書集成

第二百六十五卷，第二百六十六卷爲器械部。第二百七十二卷，第二百七十三卷，第二百七十四卷爲弓矢部。第三百卷爲雜器械部。

武備圖

八史經籍志本明史藝文志著錄。

軍器圖說

見禁書總目，畢懋原著。

《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百六十五卷、第二百六十六卷为器械部。第二百七十二卷、第二百七十三卷、第二百七十四卷为弓矢部。第三百卷为杂器械部。

《武备图》

《八史经籍志》本《明史·艺文志》著录。

《军器图说》

见《禁书总目》，毕懋原著。

工部軍器則例二十四卷清史藝文志一部二十四卷一部六十卷

清朝文獻通考，清史藝文志均著錄。清朝文獻通考著錄者二十四卷，題嘉慶二十一年董誥等奉敕撰。清史藝文志著錄者：一部二十四卷，題嘉慶十九年敕撰。一部六十卷，題嘉慶十六年劉權之等奉敕撰。誥，權之生平，均略見中國人名大辭典。

兵仗記一卷

清王晫撰，其生平略見中國人名大辭典，書載昭代叢書合刻甲集。

以上諸器

武編

《工部军器则例》二十四卷(《清史·艺文志》一部二十四卷一部六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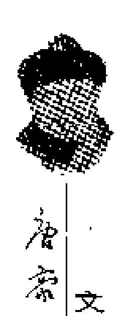
《清朝文献通考》、《清史·艺文志》均著录。《清朝文献通考》著录者二十四卷,题嘉庆二十一年董诰等奉敕撰。《清史·艺文志》著录者:一部二十四卷,题嘉庆十九年敕撰。一部六十卷,题嘉庆十六年刘权之等奉敕撰。诰、权之生平,均略见《中国人名大辞典》。

《兵仗记》一卷

清王晫撰,其生平略见《中国人名大辞典》,书载《昭代丛书合刻》甲集。

以上诸器。

《武编》



卷前五，輯程大昌，仲長統昌言，北征錄諸說爲甲一篇。

以上甲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漢書藝文志著錄，不題撰人，其書已亡。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引葉德輝之說曰，「漢郭氏孝堂山畫像，獵者以弓仰地，一弓二矢，以足踏之，蓋古連弩射法之遺。」歷來注釋連弩，最荒唐者，莫如服虔，張晏兩家之說，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引服虔之說曰：「三十弩共一弦，」引張晏之說曰，「三十絭共一臂，」皆無此理，故劉攽指爲妄說。

弧矢譜一卷

卷前五，辑程大昌、仲长统《昌言》、《北征录》诸说为甲一篇。

以上甲。

《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

《汉书·艺文志》著录，不题撰人，其书已亡。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引叶德辉之说曰："汉郭氏孝堂山画像，猎者以弓仰地，一弓二矢，以足踏之，盖古连弩射法之遗。"历来注释连弩，最荒唐者，莫如服虔、张晏两家之说，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服虔之说曰："三十弩共一弦"；引张晏之说曰："三十絭共一臂"，皆无此理，故刘攽指为妄说。

《弧矢谱》一卷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述古堂，也是園目均著錄，不題撰人。遵王曰：『（此書）詳論弓弩箭之制，其稱蹺蹬弩，張憲伏之於中林而捉眞珠郎，時俊用之於射狐關而敗四太子，殆是紹興年間經進之書也。』粵雅堂本述古堂目注鈔字，非刊本。玉簡齋也是園目無此書。

弩考

千頃堂書目著錄，明孫掑撰。案：堪字志健，餘姚人，能文，精騎射。嘉靖間，中武會試第一，善用強弩，教弩卒教千人以備邊，年七十卒，其生平詳見明史孫燧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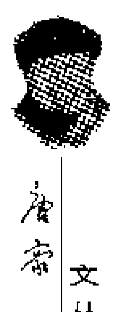
漢建安弩機考一卷

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述古堂目》、《也是园目》均著录，不题撰人。遵王曰："（此书）详论弓弩箭之制，其称跷蹬弩，张宪伏之于中林而捉真珠郎，时俊用之于射狐关而败四太子，殆是绍兴年间经进之书也。"粤雅堂本《述古堂目》注钞字，非刊本。玉简斋《也是园目》无此书。

《弩考》

《千顷堂书目》著录，明孙堪撰。按：堪字志健，余姚人，能文，精骑射。嘉靖间，中武会试第一，善用强弩，教弩卒数千人以备边，年七十卒，其生平详见《明史·孙燧传》。

《汉建安弩机考》一卷



清吳雲撰，其生平略見中國人名大辭典，書載兩壘軒著述，光緒間出版。

以上弓弩

九射格一卷

彙刻書目著錄，宋歐陽修撰，其生平具見宋史本傳，書載說郛正續合刊弓一百一，古今圖書集成第二百七十九卷，宋志未著錄。

益津射格一卷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其書已亡，晁公武曰：「宋朝錢師益。序以五善圖及武陵格疏密不同，參酌為之。」

清吴云撰，其生平略见《中国人名大辞典》，书载两垒轩著述，光绪间出版。

以上弓弩。

《九射格》一卷

《汇刻书目》著录，宋欧阳修撰，其生平具见《宋史本传》，书载《说郛正续合刊弓》一百一，《古今图书集成》第二百七十九卷，宋志未著录。

《益津射格》一卷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其书已亡，晁公武曰："宋朝钱师益。序以五善图及武陵格疏密不同，参酌为之。"

五善圖

見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撰人未詳，其書已亡。

五善正鵠格一卷

宋鄭樵通志著錄，不題撰人，其書已亡。案：宋代射侯圖之稱格者，有歐陽修之九射格，疑郡齋讀書志著錄之五善圖，即此書之別稱。

武陵格

見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撰人未詳，其書已亡。

《五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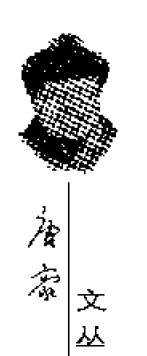
见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撰人未详，其书已亡。

《五善正鹄格》一卷

宋郑樵《通志》著录，不题撰人，其书已亡。按：宋代射侯图之称格者，有欧阳修之九射格，疑《郡斋读书志》著录之《五善图》，即此书之别称。

《武陵格》

见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撰人未详，其书已亡。



射格一卷

宋鄭樵通志著錄，不題撰人，其書已亡。

古今圖書集成

第二百七十九卷載有三禮圖射侯及九射格等。

以上射侯

相寶劍刀二十卷

漢書藝文志著錄，不題撰人，其書已亡。案：中國之劍，似源出新石器末期，惟以出土情形宋明，尙難斷言之耳。十年前，予在開封骨董商人手，獲一磨製石劍，莖較朝鮮慶州者爲長，

《射格》一卷

宋郑樵《通志》著录，不题撰人，其书已亡。

《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百七十九卷载有三礼图射侯及九射格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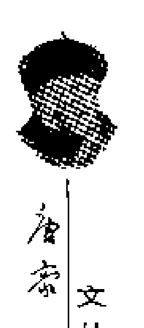
以上射侯。

《相宝剑刀》二十卷

《汉书·艺文志》著录，不题撰人，其书已亡。按：中国之剑，似源出新石器末期，唯以出土情形未明，尚难断言之耳。十年前，予在开封古董商人手，获一磨制石剑，茎较朝鲜庆州者为长，

質與貔子窩石斧無殊，附有朱色黃土，足證其爲新石器末期或石銅併用時代之殉葬品。此外，在蒙古東部發見者，其標本載鳥居龍藏東蒙古古人種考；在朝鮮慶州發見者，其標本載濱田青陵東亞文明之黎明。鳥居書予未獲覩，安特生甘肅考古記論之曰：『日人鳥居龍藏氏，於南滿及東蒙所發見之器物，內中不乏新石器時代之眞品，但大半則屬仰韶期無疑。其中陶器，類多小件，而說明及復簡短，故實難與他處所得者互相印證。』濱田書中國已有兩種譯本，皆與原書無所出入，其出土情形與可資參考之他器，俱無說明，故亦無從印證。石劍之實用者，木質嵌以石刃，否則薄長易折，祇爲儀飾或指揮所用，洎夫後世，質易以銅，始成利器，戰國時代，詳其制者有考工記。此書卷帙多至二十卷，殆集舊說以成者。

质与貔子窝石斧无殊，附有朱色黄土，足证其为新石器末期或石铜并用时代之殉葬品。此外，在蒙古东部发见者，其标本载鸟居龙藏《东蒙古古人种考》；在朝鲜庆州发见者，其标本载滨田《青陵东亚文明之黎明》。鸟居书余未获睹，安特生《甘肃考古记》论之曰："日人鸟居龙藏氏，于南满及东蒙所发见之器物，内中不乏新石器时代之真品，但大半则属仰韶期无疑。其中陶器，类多小件，而说明及复简短，故实难与他处所得者互相印证。"滨田书中国已有两种译本，皆与原书无所出入，其出土情形与可资参考之他器，俱无说明，故亦无从印证。石剑之实用者，木质嵌以石刃，否则薄长易折，只为仪饰或指挥所用，洎夫后世，质易以铜，始成利器，战国时代，详其制者有《考工记》。此书卷帙多至二十卷，殆集旧说以成者。



相寶劍經二卷

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謂七錄載相寶劍經二卷。案：七錄爲梁處士阮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家書記，參較官簿所成。

古今刀劍錄一卷

宋史藝文志著錄，題陶弘景，其生平具見梁書本傳。四庫提要曰：『關，張，諸葛亮，黃忠皆蜀將，不應附入吳將中，疑傳寫誤佚蜀將刀標題三字。又董卓，袁紹，不應附魏，亦不應在鄧艾，郭淮之間，均爲顚舛。至宏景生於宋代，齊高帝作相時，已引爲諸王侍讀，而書乃稱順帝準爲楊玉所弑，不應以身歷之事，謬誤至此。且宏景先武帝卒，而帝王刀劍一條，乃預著

《相宝剑经》二卷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谓《七录》载《相宝剑经》二卷。按:《七录》为梁处士阮孝绪博采宋齐以来王公家书记，参较官簿所成。

《古今刀剑录》一卷

《宋史·艺文志》著录，题陶弘景，其生平具见《梁书本传》。《四库提要》曰："关、张、诸葛亮、黄忠皆蜀将，不应附入吴将中，疑传写误佚蜀将刀标题三字。又董卓、袁绍，不应附魏，亦不应在邓艾、郭淮之间，均为颠舛。至宏景生于宋代，齐高帝作相时，已引为诸王侍读，而书乃称顺帝淮为杨玉所弑，不应以身历之事，谬误至此。且宏景先武帝卒，而帝王刀剑一条，乃预著

武帝謚號，並直斥其名，尤乖事理，疑其書已爲後人所竄亂，非盡宏景本文。然考唐李綽尚書故實，引古今刀劍錄云：「自古好刀劍，多投伊水中，以禳膝人之妖，」與此本所記漢章帝鑄劍一條，雖文字小有同異，而大略相合，則其來已久，不盡出後人贋造，亦或張華博物志之流，眞僞參半也。」其書載百川學海，說郛，漢魏叢書，古今圖書集成等書。

銅劍贊一卷

宋史藝文志著錄，梁江淹撰，其生平具見梁書本傳，書載秘册彙函，明鐵器以前之劍爲銅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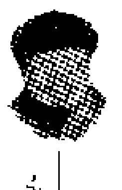
名劍記一卷

武帝谥号，并直斥其名，尤乖事理，疑其书已为后人所窜乱，非尽宏景本文。然考唐李绰《尚书故实》，引《古今刀剑录》云：'自古好刀剑，多投伊水中，以禳膝人之妖，'与此本所记汉章帝铸剑一条，虽文字小有同异，而大略相合，则其来已久，不尽出后人赝造，抑或张华《博物志》之流，真伪参半也。"其书载《百川学海》、《说郛》、汉魏丛书、《古今图书集成》等书。

《铜剑赞》一卷

《宋史·艺文志》著录，梁江淹撰，其生平具见《梁书本传》，书载秘册汇函，明铁器以前之剑为铜铸。

《名剑记》一卷



明李承勛撰，其書載說郛正續合刊續弓三十六，古今圖書集成第二百八十六卷。承勛字立卿，嘉魚人。正德間邊備久弛，開原尤甚，士馬纔十二，牆堡墩臺圮殆盡，將士依城塹自守，城外數百里悉爲諸部射獵地，承勛巡撫遼東，疏請修築。會世宗立，發帑銀四十餘萬兩，承勛命步將四人，各一軍守要害，身負畚鍤先士卒，凡爲城塹各九萬一千四百餘丈，墩堡百八十有一，招逋逃，開屯田，而邊防固。嘉靖十年卒。

劍記二卷

四庫全書存目著錄，明郭子章撰，其生平略見中國人名大辭典，書載寶顏堂祕笈廣集。書首有說云：『古有刀劍錄，載古今名劍，未免脫漏，隟取其未備者，合爲上下篇。上篇皆据劍之

明李承勋撰，其书载《说郛正续合刊续》卷三十六、《古今图书集成》第二百八十六卷。承勋字立卿，嘉鱼人。正德间边备久弛，开原尤甚，士马才十二，墙堡墩台圮殆尽，将士依城堑自守，城外数百里悉为诸部射猎地，承勋巡抚辽东，疏请修筑。会世宗立，发帑银四十余万两，承勋命步将四人，各一军守要害，身负畚锸先士卒，凡为城堑各九万一千四百余丈，墩堡百八十有一，招逋逃，开屯田，而边防固。嘉靖十年卒。

《剑记》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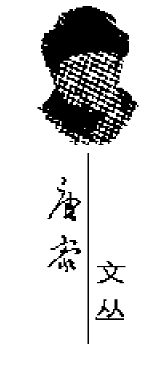
《四库全书存目》著录，明郭子章撰，其生平略见《中国人名大辞典》，书载《宝颜堂秘笈广集》。书首有说云："古有刀剑录，载古今名剑，未免脱漏，隟取其未备者，合为上下篇。上篇皆据剑之

實者紀之，下篇皆紀其寓言，如莊生所謂天下劍諸侯劍是也。」此書上篇，子章自云据劍之實者記之，然大抵摭拾荒唐，未足爲典要。

以上刀劍

实者纪之，下篇皆纪其寓言，如庄生所谓天下剑诸侯剑是也。”此书上篇，子章自云据剑之实者记之，然大抵摭拾荒唐，未足为典要。

以上刀剑。


唐豪
文丛

儀節

尤射一卷

魏繆襲撰，其生平具見三國志魏書本傳，書載說郛正續合刊卷一百一，古今圖書集成第二百七十九卷。

雜鄉射等議三卷

八史經籍志本隋志著錄，晉庾亮撰，其書已亡。丁辰補晉書藝文志注曰：『按七錄通典，晉咸康五年征西庾良，行鄉射之禮，依古周制親執其事，是書當成於彼時。』案：亮生於太康十年，卒於咸康六年，其生平具見晉書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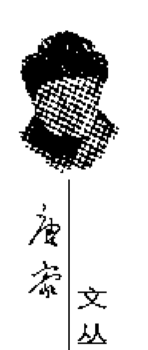
仪 节

《尤射》一卷

魏缪袭撰，其生平具见《三国志·魏书本传》，书载《说郛正续合刊》卷一百一、《古今图书集成》第二百七十九卷。

《杂乡射等议》三卷

《八史经籍志本隋志》著录，晋庾亮撰，其书已亡。丁辰补《晋书·艺文志》注曰："按《七录》、《通典》，晋咸康五年征西庾良，行乡射之礼，依古周制亲执其事，是书当成于彼时。"按：亮生于太康十年，卒于咸康六年，其生平具见《晋书本传》。



射禮集解一卷

明史藝文志著錄，題朱縉。

射禮集要一卷

明史藝文志著錄，題陳鳳梧，其生平略見中國人名大辭典。

飲射圖解一卷

明史藝文志著錄，題聞人銓，其生平略見中國人名大辭典。

鄉射禮圖注一卷

明史文志著錄，題王廷相，其生平具見明史本傳。

《射礼集解》一卷

《明史·艺文志》著录，题朱缙。

《射礼集要》一卷

《明史·艺文志》著录，题陈凤梧，其生平略见《中国人名大辞典》。

《饮射图解》一卷

《明史·艺文志》著录，题闻人铨，其生平略见《中国人名大辞典》。

《乡射礼图注》一卷

《明史·艺文志》著录，题王廷相，其生平具见《明史本传》。

射禮儀注一卷

明史藝文志著錄，爲萬曆間制式，不題撰人。

射禮集

明李蒲汀藏書目著錄，不題撰人。

射禮儀注易覽（續通志圖譜略儀作圖）一卷

明李蒲汀藏書目錄，朱睦㮮萬卷堂書目均著錄，蒲汀書目不題撰人，萬卷堂書目題林文奎。

燕射禮儀

《射礼仪注》一卷

《明史·艺文志》著录，为万历间制式，不题撰人。

《射礼集》

明《李蒲汀藏书目》著录，不题撰人。

《射礼仪注易览》(《续通志图谱》略仪作图)一卷

明《李蒲汀藏书目》、朱睦㮮《万卷堂书目》均著录，《蒲汀书目》不题撰人，《万卷堂书目》题林文奎。

《燕射礼仪》



明湛若水撰，其生平具見明史本傳，書載再續百川學海。

射禮一卷

世善堂書目著錄，明人撰。

鄉射直節一卷

明何景明撰，其生平具見明史本傳，書載說郛正續合刊續弓三十六，古今圖書集成第二百八十卷。

鄉射約

明周孔教重刻，□歸德著。周序云：『易曰：「弧矢之利，以

明湛若水撰，其生平具见《明史本传》，书载《再续百川学海》。

《射礼》一卷

《世善堂书目》著录，明人撰。

《乡射直节》一卷

明何景明撰，其生平具见《明史本传》，书载《说郛正续合刊续》卷三十六、《古今图书集成》第二百八十卷。

《乡射约》

明周孔教重刻，□归德著。周序云："易曰：'弧矢之利，以

威天下，」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學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學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擇而取也。自儒者以文學名爲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爲武，而文武從此分矣。或曰：自文武之途分，而千萬世之儒，皆爲婦人，此其言不無過激，而要之平居所學非所用，異日所用非所學，而疆場宿衛之任，不得不推之於二三武夫，甚至武夫且不好武，思以文自見，一旦聞

威天下'，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祀之间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择而取也。自儒者以文学名为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为武，而文武从此分矣。或曰：自文武之途分，而千万世之儒，皆为妇人，此其言不无过激，而要之平居所学非所用，异日所用非所学，而疆场宿卫之任，不得不推之于二三武夫，甚至武夫且不好武，思以文自见，一旦闻

鼓鼙而思將帥之臣，踉蹌四顧，往往乏人，大可嘆也。今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狼虎窺藩，燕雀處堂，異日有急，其不能以鄉飲酒之禮，應干戈之衝明甚，乃所重在彼，所輕在此，此天下緦緦然抱疆場之憂，而有一日之虞也。嗟夫！虞允文一書生耳，采石之捷，史稱允文慷慨多大略，善騎射，乃知其所習者豫也。然則歸德公斯約也，憂深者其有綢繆未雨之思乎？此固老成之先憂，藎臣之用心也，余故梓而廣之，使天下之鄉，皆如歸德之鄉，則處處皆勝兵，此固寓兵於農之意，亦古人折衝樽俎意也。」歸德之書今不傳，孔教之序尚存，載古今圖書集成二百八十一射部藝文一，言教戰必豫，然後國可圖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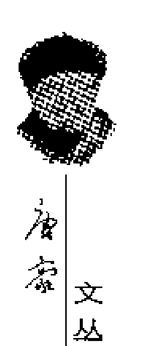
古今圖書集成

鼓鼙而思将帅之臣，踉跄四顾，往往乏人，大可叹也。今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狼虎窥藩，燕雀处堂，异日有急，其不能以乡饮酒之礼，应干戈之冲明甚，乃所重在彼，所轻在此，此天下緦緦然抱疆场之忧，而有一日之虞也。嗟夫！虞允文一书生耳，采石之捷，史称允文慷慨多大略，善骑射，乃知其所习者豫也。然则归德公斯约也，忧深者其有绸缪未雨之思乎？此固老成之先忧；荩臣之用心也，余故梓而广之，使天下之乡，皆如归德之乡，则处处皆胜兵，此固寓兵于农之意，亦古人折冲樽俎意也。”归德之书今不传，孔教之序尚存，载《古今图书集成》二百八十一射部艺文一，言教战必豫，然后国可图存。

《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百七十六卷，二百七十七卷，載儀禮鄉射禮。二百七十八卷，載儀禮大射儀。二百七十九卷，載繆襲尤射，何景明鄉射直節。

第二百七十六卷、二百七十七卷，载仪礼乡射礼。二百七十八卷，载仪礼大射仪。二百七十九卷，载缪袭尤射，何景明乡射直节。



選舉

歷代武舉考一卷

清史藝文志著錄，譚吉聰撰，其生平略見中國人名大辭典，書載學海類編。

武場條例八卷

滿清武科，多襲前明規制，此書於各條後，附康熙至光緒例案，足備一代典章，清史藝文志不著是書，甚異。

选　举

《历代武举考》一卷

《清史·艺文志》著录，谭吉聪撰，其生平略见《中国人名大辞典》，书载《学海类编》。

《武场条例》八卷

满清武科，多袭前明规制，此书于各条后，附康熙至光绪例案，足备一代典章，《清史·艺文志》不著是书，甚异。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七日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發行

定價八角

中國武藝圖籍考

輯者　唐豪
發行者　上海市國術協進會
印刷者　現代印書館

代售處　本外埠各書局

责任编辑／王跃平　封面设计／吕雁军

ISBN 978-7-5377-2976-5

9 787537 729765 >

定价：30.00元